

SF 科學恐怖小說叢書

微小人

超小人的奮鬥

R・馬西遜原著 劉錦昌編譯



微小人

超小人的奮鬥



R・馬西遜原著
劉錦昌編譯



介紹版出新

科學未來幻象興趣最引入勝的益智書



本店不惜巨資聘請名譯作家劉萬來先生為愛讀者

選擇教育性的書陸續出版請期待!!



大山書店的好書全省各大書局都有經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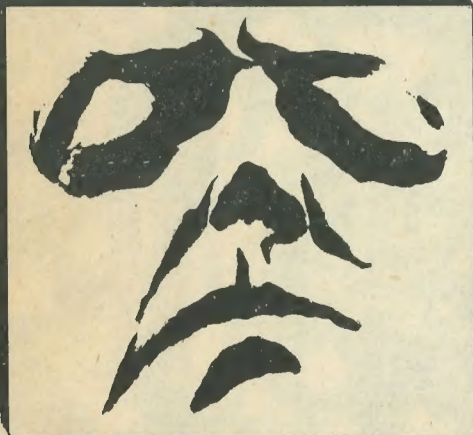
每冊特價35.00

SF 科學恐怖小說叢書 ●●●●

微小人 超小人的奮鬥

R・馬西遜原著 劉錦昌 編譯

原子塵的遺後症



這是文明科學造成的禍害!!

斯克德，微小人的命運將如何?!



兒童故事叢書
 兒童的人類 人小類

編者 呂靜儀 著者 呂靜儀

兒童故事叢書

北京：中華書局



寫在前面的話

本書裏介紹的故事是個令人類生怕的，恐懼的故事。自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被使用於戰爭的「原子能武器」在「實用」於日本・廣島之前，在試驗中，便有幸的人，蒙上「放射塵」此後，更因被「殺虫劑」的濃霧包圍住之後，……

這個人，說也奇怪，身高一天天地縮小過來。各位聽了這說明之後，也許感到詫異，莫名其妙，豈有此理？

為什麼一個人蒙上「放射塵」被「殺虫劑」的煙霧包圍住之後就「縮小」他的身子。這殆不可能發生的事。但是這幾乎不能給人類相信的事，却發生於大家的眼前。其正確率，幾乎是百萬分之一。

這個故事的「主角」——史克德先生是個遭了厄運的不幸者。他發見自己的身長，在一天之內，會縮短七分之一英吋（約合〇・七三公分），這突如其來的變化，難怪他，立即為此恐怖起來。

請教醫學界的泰斗，診斷的結果，大夫們却束手無策，無話以對。只好坦白地「告

知」現代醫學的「無能為力」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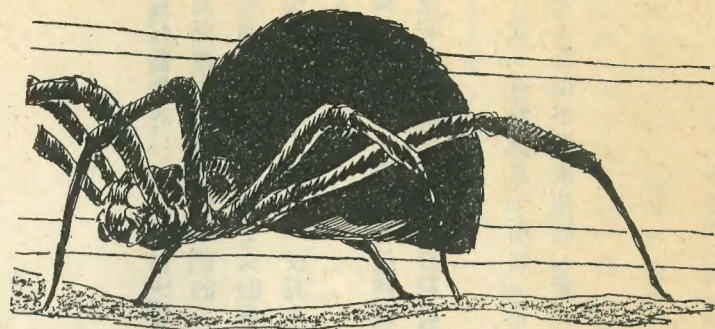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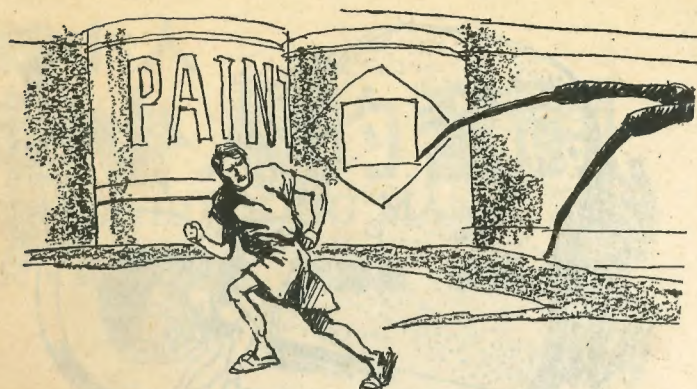
史克德先生聽了醫師們的「宣告」他絕望了！不知如何是好！史先生，他是一家之主，是個好丈夫，是個子女的好爸爸！……但是「日漸縮短」的史克德先生，好奇的人們，愛管閒事的人們，却投於奇異的眼光譏笑他……在家庭裏，他的「立場」似乎站不穩了！

史先生，每天為此愁眉苦臉，不知如何去克服這恐怖的「環境」。

這個故事就是那恐怖的放射能，把史克德先生逼小到一英吋時，最後「七天」的奮鬥史。

他被「食物與水」所困，還得接受巨身「毒蜘蛛」的挑戰。這種勇氣，各位讀者，讀了它！不得不佩服他的「奮鬥歷程」而向這位勇敢的鬥士致敬！

編輯者 劉錦昌 敬啓



微小人

超小人的奮鬥

第一章 日漸縮短的男人

悲劇開幕了……………	一〇
地下室中的叢林……………	一二
(五呎八吋的回憶)……………	一九
在餓殍線上……………	二六
(五呎四吋的回憶)……………	二九
爲了尋覓食物……………	三五
(四呎八吋時的回憶)……………	四七

第二次襲擊……………五四

(三呎六吋時的回憶)……………	六三
-----------------	-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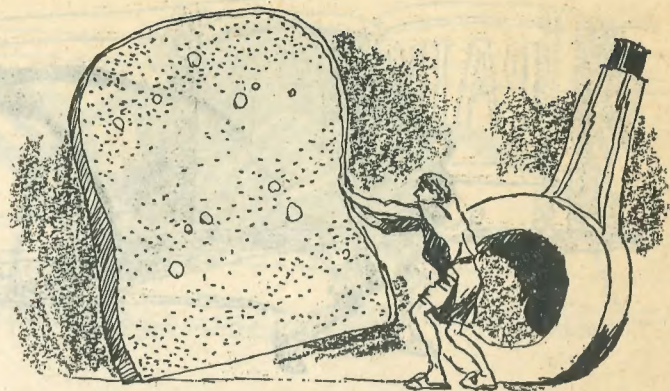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章 恐怖與絕望

拖不動的大頭針……………	七一
(三呎一時時的回憶)……………	七四
浸濕的「克拉加」——餅乾……………	八二
巨大女人……………	八六
(二呎十吋的回憶)……………	九八
擴展的指套……………	一一五
饑餓與發燒……………	一二二
(一呎九吋時的回憶)……………	一二九

縮小人 超小人的奮鬥

THE SHRINKING MAN

R·馬西遜原著 劉錦昌 編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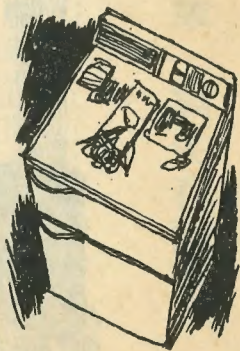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章 爲生存而戰

果斷……………	一四三
(一呎六吋時的回憶)……………	一五一
不顯身的敵人……………	一六六
(十吋時的回憶)……………	一八四
殊死鬥……………	一九二
(七吋時的回憶)……………	二〇七
搬家……………	二一一
(三吋時的回憶)……………	二一七
到新世界……………	二二二

第一章

日漸縮短的男人

悲劇開幕了



在甲板上的安樂椅裏躺著，沐浴於陽光下的「史克德·肯亞利」忽然看見從正前方，洶湧的大波濤，發著怒吼，向帆船這邊猛撲過來。

史克德，看情形不對，立即由安樂椅中，站上來。但是碧藍的天空，萬里無雲，可說這一大「波浪」是「青天」波濤。「心想」洗刷「整個甲板之後，向那邊遁形而去，被這一波「從頭蓋過的史克德」刷乾了甲板，這倒是感到「有趣了」……

這「有趣」的事兒，不知怎麼的，在心底下忽而湧起了「怪兆頭」似乎有靈神將光臨似的，史克德的這預感，使他頓感想逃避它。

爲了消除這個恐怖的「預感」他喊道：

「麥帝！麥帝！」

他邊喊，邊跑，想把在船室裏的哥哥給喊出來。但是無法得到他的「回答」

「喂！麥帝！……」

這是個「速度競賽」船室的入口看見了！但是它還是遲了一步，史克德「敗」了，這個洶湧波濤如小丘的大波浪，毫不留情地，從史克德的頭上蓋過去。全身都濕淋淋的。這一波，立即消逝匿跡了！

他茫然無知地兀立在甲板上，目送著那肆虐船上的大波濤，不知手措！

船兒——兩兄弟的船隻——快艇，安然無恙，只見被陽光燒灼的甲板，留下的海水，被陽光反射著閃爍不已。

在這刹那，他感到身上來了一陣不可思議的戰慄，沐浴海水的肌膚，覺得一陣疼痛，身上的水珠閃閃發光，他趕緊用毛巾擦拭它去。

這種「疼痛」說它是「疼痛」不如說「它」是剃鬚鬚般的「快感」「刺激」這種刺激，身上的水珠乾了，自個兒消逝而去。

史克德，見事情過去，走進船室去，把午睡中的麥帝給叫醒過來。向他說明剛過去

的「恐怖」的一幕，那「帳幕」一般大的波濤。

「少見多怪，我在海上混了幾年，什麼樣子的波濤我都看過了！不要鬧開好啦！」

麥帝，感到史克德的話，不足取，把被子一拉，又蒙頭大睡。

過了一陣子，史克德，把這一件事給忘了。但是……不知命運之神，如何安排，這一「波」却成了史克德，悲劇的開幕好戲！

地下室的叢林

有巨大身材的「蜘蛛」看了人就向他這邊猛撲過來，那蛋形的「軀幹」黑得發亮。

那個男人，全身麻痺似的，絲毫沒有動彈。那魁梧身材的大蜘蛛，目光炯炯，放著恐怖的眼光，凝視著這邊。

那隻「巨大蜘蛛」的身高，幾乎超越男人的肩膀。

那隻「大蜘蛛」蠢動著，由牠的眼光來看，似乎要獵耳似的……過了半分鐘光景，他背後的金屬容器「銀杯」「咚！」一聲響，發著火焰燃燒起來。

這個「休克」那個男人，驚醒了！站上來！

飛也似地向外跑！

他邊跑，邊喊道……他從地面上翻了身，爬起來之後，向那邊馳騁而去。背後的大蜘蛛，步步進逼而來，牠是在「蛋黃」中懷有猛毒的「巨型毒蜘蛛」

他不由得戰慄起來。但是爲了躲避這恐怖的攻擊，他向前拼命跑，腳下，砂路的砂，被他的涼鞋踩得「沙！沙！」作聲。

大約五分鐘光景！「啊！懸崖呀！」看情形不對，立即沿著懸崖跑，渾身解數地跑，不敢回頭看牠一下，那隻可怕的大型蜘蛛，聽了牠的「覺聲」得知，牠步步進逼而來。

他想辦法，躲過牠的耳目，穿梭於「大水槽」的間隙中，向前跑，這個大蜘蛛的身子，又圓，又大，沒法兒穿梭於群立著的大水槽間，牠却很狡猾，立即跳上「金屬蓋」上面去，飛也似地追著他上來。

這隻可怕的大蜘蛛，在他穿梭於黃色，紅色水槽之時「牠」却在「水槽」上「相機進剿」看了牠的攻勢，他又躲到「水槽間隙」去。

這樣「追擊戰」不知過了幾分鐘，前面又出現一片灰色的陡峭懸崖，定神一看，前面出現了一塊突起物。他盡了平生的力氣跳了。

很僥倖，給攀上了這突起物的「角」

那隻「大蜘蛛」煞住了！瞪了眼睛看了他，這一來，雖說巨型的大蜘蛛，也無法飛躍。過去，拿他無可奈何！他趁機給滑下，這橘黃色突起物的「斜坡」去。

他回頭一看，這恐怖的大型毒蜘蛛，開始吐出「白絲」，看樣子，想吐出「白絲」利用風力，給吹上這邊的突起物，角。纏住它之後「架橋」而過似的，牠架橋完成，一定會再追上來的。

他一口氣向坡麓滑下「啊！」在中途失足了！好在掉下的地方是軟軟的，有花紋的地方，腳踝疼痛不堪。

抬頭仰望上面，那隻「大蜘蛛」還是不斷地吐著白絲，向下投下來。他從那軟綿綿的地方下來之後，到谷底去，谷底的前面就是一片廣大的平原，看了廣大的平原，向前盡平生的力氣，飛也似地跑！穿在腳上的涼鞋，發著「吧噠！吧噠」聲。

右前方有一座高高的塔，這塔中的中層，冒著火焰，而且有個怪聲怒吼著，響徹了

四下。

蜘蛛也竭力，放下了蛛絲，怒力向下「紮根」在牠的努力下，已下到有「花紋」地方來了。他爬上疊得高高的圓木材堆上去。他想盡辦法，以匍匐的方法穿進「圓木材」的間隙裏去。

這個「間隙」中有一個令人難聞的「微氣」有一點冷的感覺，他不得回頭看後面的情況。

那隻身著「漆黑衣裳」的黑色大型毒蜘蛛，幾乎在咫尺之間，但是軀幹太大了，無法穿進來。

他放下些心，在間隙中的「空地」上給躺下來，閉上眼睛，從口裏吐著氣，呼吸著，大鼾聲。這是大蜘蛛，爲了要「取」他的命，把長腳給從間隙中嘗試看看，牠的攻擊方向……

掙扎了幾下，終於知難而退。

他起身，從間隙中看牠到底又要搞出什麼花樣，但只見牠向灰色的懸崖上端爬。他爲此放下了「心」嘆個大口氣，向自己的藏匿之處去。



走過了赤褐色的鐵塔下，這正是「汽油爐」又穿過大圓木材的旁邊。這是撒水用的橡皮管，又走過軟綿綿的花紋地方，這是沙發椅，……巨大的橘黃色的建築物，這是把庭院裏的「賓吉」（休憩用長板櫈）給兩架疊起來的，……還有水槽，這是棚架上的油漆用空罐……

這隻令人恐怖的巨型毒蜘蛛，有人稱之為「黑色未亡人」是雌的黑色大蜘蛛，牠因為有個習性，在時間一到，都把雄蜘蛛給一口「吞噬」所以有這個綽號。

「他」名叫「史克德」住於地下室，他的家在蒸汽鍋爐之下，他小心翼翼地爬上「水泥磚」在其上面裝有「蒸汽鍋爐」爐下很溫暖。

剩下最後一個星期了！也是他生命上最後的一個星期，今天是三月十日，星期一，身高已經縮短到七分之二吋（約合二・二公分，一吋（英吋）約二・五四公分）

如依照縮短率，再六天……他就從地球上消逝掉了。

汽油爐的猛烈火焰轟轟作響，因在頭上的屋內溫度降低，恒溫裝置「發生了作用，電紐自個兒上了！

在屋內住有兩個人，一個是他的妻子——露伊斯，還有一個是他的女兒——貝斯「如今

他們倆的態度都變了！變得有如“仇人”。

被蜘蛛追逐的他，由她們兩人看來，她的“丈夫”“她的”爸爸“如同一條「小虫」過去一年之間，他一天以縮短身高七分之一之比率，一直縮短下來。起初，家人都慌了，他自己也慌了，天下大奇聞“豈有此理，每天會縮短，而且很正確地，日漸縮短下去。”

原來有一百七十五公分左右的彪形大漢，第二天只剩下一百七十四又七分之六公分，第三天就剩下一百七十四又七分之三分了，如此縮短下去，不幾天之間，得由地球上消逝了！

家人求神托佛，深盼神祇顯靈，阻止它的「進行」……但是，這些事兒，好像「絕望」了，神祇似乎也無能為力，在這絕望中，他們家人，還不放棄「希望」希望有著一天，奇蹟出現……

如能「恢復原狀」多好！一家人才能恢復原來的美滿、幸福的生活，但是……如今……一切的方法，求神托佛“物理治療，醫藥治療……巫婆的治療……都施過，但是這些努力都歸於水泡。

家人——妻子和女兒，在絕望下，在心底下，暗暗地想“為什麼沒有被那毒蜘蛛吃掉？……還是給他逃命了！留在人間，使他們家人，感到莫大的困擾”……

我們東方人而言，她們已經是「久病無孝子」的田地了！

五呎八吋時的回憶

有一天，史克德“把自己的事兒——日漸縮短身高——告訴他的妻子露伊斯，她却“付之一笑”“以為天下豈有此理，那有每天縮短七分之一長吋的事兒。

但是，看了他——丈夫——的那表情，這並不是“開玩笑”“是一本正經的。她安慰他道：

「天下絕沒有這麼一回事呀？……」

露伊斯的說話聲，帶些戰慄！

「這是事實呀！你看！……」

史克德，回答他的妻子的剎那，打量一看，這事情發生以來一個月間，不敢開口的

「恐怖」給表露在他妻子的前面，他的妻子，從頭上到腳下，給仔細的打量一看，果然不錯，比以前縮短都「可怕」了！

不是鬧著「玩」的，不能不相信！因為事實已經擺在眼前，她爲了維護丈夫的「身高」立即給帶到街上著名的大夫醫院裏，接受檢查：

在大夫的一番詳細檢查，診斷，這位大夫只能告訴他道：

「這是您旅行的疲勞和環境的變化而來的，體重減輕」的現象，身高方面，沒有可能縮短「的呀！」

大夫很肯定地說道！

但是事實上「縮短」工作，還是依然進行著，史克德本身，不等待大夫的診斷，請求大夫爲他再做「詳盡」的身體檢查。舉凡「愛克斯光檢查」「血液檢查，甚至抽出骨髓來檢查，腦下垂體分泌出的「荷爾蒙」也抽出來檢查了！

經過四天，各部分都檢查過了！終於獲得了結論，求得出答案來，已經把「謎底」解開出來。

「醫師告訴我，我在這四天之間，縮短了半吋，不僅是身高，身子裏的骨骼也以同

樣的比率在縮短中，那些醫師測量給我看了！……」

「我想，沒有這回事呀！我曾經聽說過，至老年，因脊椎骨間，可能機能衰老而縮短，但是我並沒有聽說過，身子會日漸縮短的呀！

那位醫師，並不是專門醫師吧！去紐約給「行家」診斷看看！」

露伊斯，還是兀自不相信，否定檢查結果。

「那位大夫也告訴我，最好要我到紐約，哥倫比亞長老院醫療中心去，接受一次詳盡檢查！……」

「這樣的話，早一點動身……」

「但是，這種「縮短病」的醫療費，一定是驚人的呀！如果爲了治病，借錢……這怎麼行？……」

露伊斯的身子不覺地戰慄起來，但是還振起精神喊道：

「生命要緊，借錢算什麼？……」

她的臉上，洋溢著恐怖，焦立，不安的心緒……

「不會的！一定不會的！天下絕對沒有這回事！……」

史克德把妻子擁抱上去。

「那位李大夫說，最好到紐約去檢查，甲狀腺，生殖腺中的荷爾蒙的檢查，除此之外得再測驗」基礎代謝「進行的情況，……」

「這些檢查，和判斷身高的縮短有關係？……」

「事實證明它呀！因為愛克斯光是不會說謊的呀！……所以……」

「是不是大夫的誤診？醫師也是人，不是神呀！有時會錯誤的呀！……」

史克德，心情沈重，說到這裏，沈默無語，這可怕的靜寂過了片刻，自個兒突破這個寂靜道：

「你仔細打量看看我的身子！……」

曾是「六呎」綽綽有餘的彪形大漢，現在，竟成了和妻子露伊斯同高了！只剩下五呎七寸高，（註：原身高六呎，合公制約一公尺八十公分，一英呎。約合三〇・五公分，等於十二英吋……）

妻子，露伊斯也不覺詫異起來，果真，如今竟「降下」了十餘公分，這到底是為何而來的「魔鬼」在作祟，這就不得而知了！

——
從來，一家愉快的，豐富的晚餐，爲了史克德的「縮短病」家人都浸於陰霾的天氣裏。

史克德的手腳都酥軟了，把執在手中的叉子給掉上碟子上去，雙手也垂地了！嘆個大氣道：

「啊！到醫療中心去，那邊的大夫告訴我，必須住院一個把月……現在沒有錢呀！那來的治療費用？」

這樣一來，必須向工廠請假，麥帝，自己也正在周轉不靈，自己朝不保夕，無能爲力的地步……請假一個月，怎麼向人家要「薪水」……」

又嘆了個大氣！

「你哪！要想一想，自己的身體要緊，如果有了健康的身體，將來把病治好！很快就可以把債還了吧！……」

史克德，聽了她愛妻的一番話，似乎振起精神，在這當兒，他的妻子露伊斯，忽然提高了嗓子，歇斯底里似的高叫道：

「麥帝也會了解我們立場的呀！這當然呀！……」

他咬緊口唇……桌上有一大疊的「請款單」在這窮途末路的當兒，最現實的是「生活」在心底下不得不喊！「爲什麼？煞神偏偏找上門來！……」

女兒·貝斯忘掉了用餐，把自己的父親看得「入木三分」史克德，靜默無語。

母親看她發呆著，立即催促她：

「快吃呀！時間不早了！……」

貝斯，被母親催促後，醒過來似的，把叉子用力插進馬鈴薯去，狠狠“地送進口裏去。

「妳想想看！我們平時沒有醫療保險……爲了前次，醫療費，從麥帝借來的五百塊錢也光了！……以後往那裏借錢去……到那裏湊錢去……」

「……那以後該怎麼辦？……」

露伊斯的聲音，帶了些恐怖，戰慄……接著道：

「你要我忘了一切……是嗎？要我眼巴巴地看你日漸縮短，成個不像人樣的人呀！……」

史克德把坐在左鄰的愛妻——露伊斯的手，抓得緊緊的。她的手顫抖著，冷冰冰的。和史克德的手，一模一樣，幾乎沒有“血色”

在晚餐之後，史克德，自個兒走進自己的書齋去。把布帘給打開，靜靜地站立在窗邊，眺望“夜景”露伊斯到裏頭去，陪女兒貝斯睡覺去，屋子裏靜悄悄的……靜得驚人，汽車的燈光，偶爾掠過窗戶，馳騁而去。

在這窘境，他考慮投「生命保險」

到東部來，在哥哥的“事務所”裏做事，幹活，這個也是目的之一。本來已經向政府申請「貸款」做個合夥人，往後的「生活」就有改善的希望。

一面，爲了「防老」擬參加生命保險，醫療保險……然後在銀行裏頭開個戶頭……買了最新年代的汽車來「代步」……又買了一幢高級公寓……

這些都是到紐約，這個地方之前，在夢中也描繪過的「遠景」。

但是……如今，這些一切的理想都歸泡沫了。自己也朝不保夕，在何時何日，隨時會從地球上匿跡而去。有如幾萬年前的恐龍，被冰封在「北極」的冰窖裏一般。動彈不

得，……到底不能遏止這個世界未有的「罕有病例」嗎？……自己也不知如何是好！

在餓殍線上

地下室的飲料設備，却很齊全，幫浦“的旁邊放了個大水桶，什麼時候都有清澈的水滴著下來，水不斷地往桶外溢出，水滴下的地方，不知什麼人放的，有個「裁縫用指套」。

水源充足，但是「糧食」却幾乎要告罄了，這五個星期之間，每餐只吃那些「硬化」的麪包，時至今日，連那些硬化的「麪包」也沒有了！空空如也。

在地下室的天花板附近，釘有一個棚架，這個棚架的一角，還給放了一小撮麪包。

……但是那個地方是個「極危險地方」因為那個棚架的深處是那隻毒蜘蛛的「家」如果接近去，牠“就露出猙獰面目，向你猛撲過來！

已經旁晚時分，史克德，坐在這一片蒙了厚厚沙塵的地下室裏，沐浴在由窗戶透過來的餘暉。

這個地下室的窗子，共有三處，油槽的上面，還有木材堆的上面，還有一個是爲了防止毒蜘蛛而設的附近的壁兒。但是，這一所的「玻璃」已經破了！夜幕漸漸低垂，四下逐漸昏暗下來！

那遙遠的地方，垂下了一條，拉電燈的帶子。如果能拉住它，地下室在瞬間，火光通明，不必再懼怕「黑夜」了！……但是如今的他，已經不可能了！因爲他「太小」了！以他，現在的身高來說，那個有「電燈」開關用帶子而言，「它」是約「五百呎」高一樣的地方了！

史克德的前面，放個大型電冰箱，他抬頭仰望它。這個電冰箱是以前的主人遺留下來的，它有如百年之前的「傑作」有隔世之感。

其實，這個「事情」是發生於僅僅五個月前的事，在這「超巨型電冰箱」的上頭，放有個「餅盒」那個裏頭還記得留些「餅乾」這個餅盒是史克德在以前「丟上去」的，這件事，好像曩昔的事。

不！不！「曩昔」的事，這種形容的方法，不太合邏輯了！記得幾天前，不！不！幾個月前的前的事。

他被“幻像”苦惱著，不是我在「縮小」不！不！是世界正在擴展開來的，時鐘也正在“慢行”著，直覺上不得不這麼樣！矛盾的心緒油然而生。

這些幻象，倒可以拋開一邊，目前必須先解決的是——解決饑餓問題了！在電冰箱上端的「餅乾」要竭精殫慮，去得到它。不然和生命攸關，眼巴巴地，看著自己餓死嗎？史克德抬頭仰望，那平而不知邊際的，聳立的“冰箱”門壁，看著……束手無措，不知如何是好！正在發呆的當兒，忽然，從油爐裏冒出火焰來，轟隆！轟隆！怒吼的聲音，震天動地。

他幾乎暈厥過去，在肚子裏下個力氣，忍耐著腳部的麻痺，不知自己的命運在旦夕之間……

夜幕低垂了，地下室，在頓時成了「高山叢林」它撿來了一塊布，給折成兩折後，在中間開個能穿個頭進去的，給穿好，像帳篷的這種衣服實際不足以「禦寒」。

史克德戰慄著，去探看“蒸汽鍋”的下面。

從裏面傳來了「咯！咯！」的聲響，在這個當兒，在上面掠過一個“黑影”……「啊！那個蜘蛛！……」史克德，確認是那個東西，他的防禦本能，使得他不得不跑起來

一口氣跑到蒸汽鍋的下面，把棄置在鍋邊的厚紙盒蓋子一拖，給蓋在全身上面，蒙身“睡了！過了一會兒。這個紙盒蓋，似乎正燒了，焦味兒瀰漫於“屋”裏。史克德感到自己被焚一般。

「環境的恐怖，使它忘却了肚子咕嚕咕嚕作響！那冰箱上端的“餅乾”等待明天再想辦法去取「它」來吃，現在，只好躺下來「睡」睡得飽就夠了！

五呎四吋時的回憶

……心情很沈重。
現在，家用車是由露伊斯來駕駛了！史克德却深深地靠在倚背，發呆似地看著外面

他已經辦好了，出院手續“離開了！他的出院，並不是表明他的病已“痊癒”了，院方「群醫」束手無措，在委婉的勸導下，逼“他離開醫院！

還有一個重大的原因，因為“財力”已經不堪負荷了！

在這個當兒，他的眼前却忽然浮現出“露伊斯”進入病房那利那的臉兒……他已經厭惡自己了！那一天，在測量之下，得知史克德已經比她矮了四吋，不得不驚慌起來！……

「好啊！死掉好啦！……」

史克德凝視著前方，大聲喊道。

「爲什麼要悲觀！不要自暴自棄呀！……」

其實，她喉嚨的肌肉都痙攣著。

「算了！都是我不好！自個兒出院來……」

史克德把話說了一半截，喉頭似乎哽住了，沈重的心情，溢於言表。

「我必須有肚的呀！所以我願意到外頭找工作去……錢，我想，我有自信籌借它出來！……」

「勞累妳去工作，這也不是辦法呀！……而且那些要錢的大夫，連我的病因也查不出其究竟，那能“對症下藥”這一定是徒勞的呀！……沒有希望了！……」

「史克德！那些醫師說過了嗎？你的病，需要幾個月的功夫才能見效……檢查方面

也還沒完全做好！所以你……你這悲觀是不對的啊！……」

「但是，事實證明了呀！他們拿我無可奈何……他們竟把我當玩具，當試驗品，他們在心底下，一定想著，醫院裏來個新的“玩藝兒”縮短的人，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……他們一定爲我“慶幸”呀！」

「但是……在醫院的人，都說醫師們都一流的？」

「所以，他們對患者也很苛刻，醫藥費也“一流”的呀！如果要把我當做“試驗品”那不要取我們的錢才對呀！豈可再付錢！……」

在駕駛臺上的露伊斯，沈默下來，史克德從旁邊偷偷地看她一眼，顯得很刷白。

「妳可知道！蛋白質的檢查，基礎代謝的測驗……令人煩死了！吃下了放射性碘素，巴留姆……有什麼好處，沒有一點幫助！……」

妳很幸福：沒有患過必須檢查的病，檢查，測驗，幾乎和拷問一樣呀！……妳看！結果怎麼樣，等於零嗎？費了幾千塊錢，結果是這樣……」

史克德，已經不能再忍下去了！憤怒填膺，最後嘆個大口氣，靠下椅背去，把眼睛閉下來……不覺地那甜美的西海洋——加里福尼亞——的生活，浮現眼前。

雖然很平凡，但是那是美滿，又幸福的日子。
爲了謀求發展，爲了和東部的哥哥，攜手合作，到東岸來，結果不能如願……假使沒有來東岸，也許，現在是幸福的呀……但是後悔也來不及了！

翌天早晨，郵差送來了幾封信來，其中一封信是由人壽保險公司的申請書，……史克德，拿在手裏，絕望之餘，把它撕成片段，丟進紙屑箱去。

……

隔了幾天，史克德乘著車，拜訪母親去。

車子開向“布爾克林”街，母親的住宅途中。他一路焦立不安。

在馬路上，兩個少年人正在投擲球，練習棒球，一個少年給接落之後，球兒跑到他腳下來！

「喂！你！把球給丟過來！好不好！……」

北邊的少年，大聲喊過來。

因個子太小了！被看做「小孩子」這對他的衝擊太大了。但是，爲了試試自己的體力，把球撿起來之後，盡平生的力氣給擲回去。



「喔！好球！好球！你的球技超群呀！……」

史克德的臉兒立即變了鐵青了，但是他，默默地離他們而去。

到了媽媽的家，媽媽直提麥帝哥哥的事。說麥帝哥哥能按月送了「養老金」給母親，所以能勉強維持了生活。但是對「史克德」面臨的難題却隻字不提。

媽媽送上了咖啡和餅乾，這杯咖啡，有如地獄的「滾湯」把喉嚨給燒了！餅乾則毫無味道，如嚼蠟一般。

想離去的時候，站其身來，母親才問道：

「你在發見那個事之後，還上醫院，請教大夫嗎？」

史克德把「醫療中心」的檢查，測量的經過，一五一十的奉告母親。

「那，太好啦，那些高明的醫師，一定會為你治療的，近代的醫學，可以說，萬能的，什麼樣的病，大概都能把它治好的呀！……」

母親聽了他的說明，好像放下了一百個心似的，他能了解母親的心理，兒子的事，必須兒子自己去解決，自己的現今環境，不願再有人來「打擾」呢！

他以為母親會為自己兒子的病而擔憂，同情……但是效果是「適得其反」的，暗然

神傷，拖著沈重的脚步，回到家裏去。

隔天早晨，從醫院來信，寫道：

「您的症狀是罕有的病例，如果以科學的能力來研究它，也許對醫學的進步將作莫大的貢獻。」

為此我們，將為 先生作免費檢查！……」

史克德，雖然已知道「結果」但是還是願意走一趟。

經過三天的詳細檢查，還是被宣布為「無藥可救」徒勞往返了！

爲了尋找食物

一覺醒來，紙盒下，還是一片昏暗，但是我的本能告訴我，時刻已經是黎明了。

史克德，從海綿墊的床，仰起身來。輕輕地把紙盒的蓋子，從床上，推開，在紙盒蓋子的外頭，也許有那可怕的，黑色未亡人——巨型毒蜘蛛——藏匿著，向我相機進剿也不可逆料。

昨個兒晚上，隱約聽見，牠用牠那恐怖的脚步去，試試想鉤掉紙盒蓋子。

史克德，他由泥磚給滑下來，走到木尺旁邊去，這條木尺，倚靠於一輛漂亮的黃色割草機輪邊。

他把身體給靠在木尺，手給放到頭上，走開看看，自己的高度，却剩下「七分之五吋」吧了！被送進這地下室以來五個星期，他雖然幾度想開溜出去，但是全都歸於失敗了！

令人悲哀，如今，身高已經「縮短」為「原長」的六分之一吧了！

外頭下著滂沱大雨，灰色的光線，射進窗子來，那毒蜘蛛却没有顧身來。他走到水泥製的階梯去。這一階，足足有十二吋高，在階梯的盡頭處有「幫浦」和水槽。

史克德，藉著自己造成的一「絲梯」向下滑去，這個階梯，雖說十二吋，就他目前的身高而言，這是等於百呎高了！「絲梯」一直搖幌，一搖，一幌時，爲了不使自己的身子給撞上「泥牆」以拳頭去擋住它。

但是下完了十二吋的泥壁，拳頭上已經「遍體鱗傷」了！皮破血流。

下到「地面」走到水槽邊，掬起冷水來洗臉，費了九牛二虎的力量，才把手給弄上

裁縫用手指套去，依「縮短率」而言，也許兩天之後，沒法兒給弄上水槽了吧！

喝的水夠冷了！冷得把牙齒的精神都凍痛了！

洗了臉兒，喝了水，再循著原路線回去，手抓「絲梯」仰望上去。這絲梯，有如「粗繩」邊爬邊看了上面，想到，不再幾天，就無法再使用這「粗繩」大的絲梯了！

如果現在——那隻蜘蛛，出現於頭上，來不及躲藏，這是不符贅言的。想及於此，他不覺戰慄起來，喉嚨因恐怖，或緊張……不知其因了，水分全給乾涸。

很僥倖，這次並不見那恐怖毒蜘蛛的，終於爬「階梯」上來。他走過巨大的橡皮管邊，穿越有如「樹幹」大的掃帚柄旁，向電冰箱方向去。

就目前「七分之五吋」高的史克德而言，這個電冰箱，是大约有十層高的高樓大廈了，它的頂端幾乎聳立於雲霄般地。

飢腸轆轆，餓得幾乎無法忍耐，胃腸時予痙攣，他抬頭仰望上去，冰箱真是夠高了。聳立雲間，那頭上放有一盒「餅盒」如果能取到它，民生「問題就迎刃而解，但是目前的情況而言，要取得它，這是難中難的事了！要眼巴巴地看著自己，坐以待斃「嗎？棚架上的「麪包」沒有意思向那個方向走去，雖然飢餓到極點，也不得不防備，隨

時會來襲的那毒蜘蛛，蜘蛛的恐怖當然比飢餓來得大。

史克德想過了爬冰箱去的幾道辦法，不過任何一道辦法，都是「不易實現」。

其一是，倚靠在水槽邊的木梯給爬上「割草機」輪上，跳到水槽，然後又順著槽沿走到盡頭，再跳上疊在水槽邊的紙盒堆上。到此就，還有一段距離吧了！

這最後一段路程才是冒險的地段，那個衣箱，又「高」又大，但是必須跳上去之後，利用由冰箱垂下的「大繩索」給攀登而上，這就可到「穀倉」去。

還有一道，比較可靠的路線，那是冰箱旁邊的「組合式桌子」的桌腳，利用它攀高之後，到桌子面上，然後又跳上紙盒箱上，以後就和前一法，採取同樣路線。

這只不過是「路線」但是要攀高，必須有「腳臺」這個「腳臺」又是令人傷腦筋的事。

它從「石油桶」下面的大紙盒裏，覓出一個裁縫箱，翻箱倒櫃之後，找出一枝「大頭針」來，這隻大頭針拿在右手，威風凜凜，有如中世紀的「騎士」真是中世紀騎士的縮影。

有了「大頭針」之後，又從裁縫箱裏取出有如桶大的「大絲輪」抽出八吋左右的絲

線來。他把這條八吋絲線給捲在「手臂」大小的木片上去！

這樣「攀登用工具」給造成了。

那個組合式桌子，以「格子式小木棒」編成，棒是打算用木片給投上去之後，使之鉤住於格子上，絲線就垂下來，藉這個垂下的絲線來攀登上去的。

因為「高度」很高，只要反覆做了十來次就可以登高，但是它是有個「冒險性」在這十來次的「反覆爬升」活動中，如果是體力不支，會怎麼樣？一定會墜地而死！這是很顯然的，可以預見的事實。

上了桌上之後，和冰箱之間，還有一段「間隔」史克德而言，這是「千仞深壑」了！如果能躍過這個「鬼門關」這就可以暫時解決「民生問題」了！

它盡了平生的力氣，往冰箱上跳，把眼睛閉上，……「助跑」之後一躍而上。

果然，不錯，雖然盡平生力氣，一躍而去，但是，腳給踩上冰箱邊，在這個時候，身翻了，落在空中，向地板「加速度」地墜落下去。

「啊！……」一個尖叫聲，求生的本能，使他伸出手臂來，盡力去想拉住東西，很僥倖，他給拉住不知什麼東西，在恐懼中，把眼睛打開來看，自己的手給拉住於冰箱的

「門柱」。

但是仔細一看，拉住的並不是冰箱的門柱，是「油漆桶」的人工把手，……這次的空中飛人「演出技術，端賴於懸崖此佑，否則這一墜，一定」撒手西歸「了！」

史克德，恢復鎮靜了，再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向上爬，到上端的時候，已經精疲力竭！

到上端，雖然幾乎「不省人事」，但是克服了一切困難的滿足感，使他在心坎裏點燃了「希望」的火光。

「嘿！成功了！……」

史克德不覺地喊叫道。

他恢復的力氣之後，給站上來，封緘處已開的這盒餅乾，伸踵探一看，手脚都酥軟了。

盒裏的餅乾都腐朽了，發著霉，它已經不能「入口」箱子裏不僅發著霉，而且，蜘蛛網滿盒。這個「餅盒」的上面是廚房的流理臺，從排水管的裂痕，露了水，一滴一滴地滴下來。

史克德給這情景楞住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找到的竟是不能入口的「餅乾」。這樣，「坐以待斃」之外沒有他途可循，……經過了片刻的靜默，失望……自己也感到，事到如今，已無法再如何了！既然「無計可施」又走上「窮途末路」天要滅它，那有辦法？……

一切都看破了！坐在「鐵板」上，只等待死神來「迎接」上「天國」去……但是現實又另一回事，肚子餓得一直疼痛起來，喉嚨乾涸得幾乎要裂了！這個剎那，不知那來的勇氣，自言自語地喊道：

「混蛋！如此就降伏！怎麼行！……」

史克德咬緊了牙根，府看箱底下，他利用油紙，滑到餅盒的箱底下去。

一在這發霉的餅盒中，一定也有幾塊好的呀！……」

他把餅屑撿起一塊，這餅乾却很脆弱，在他的手中被「抓碎」了！已成了糊狀的餅乾，放著難予形容的味道，令人嘔吐，史克德惡心了幾下。

他還是不氣餒，再找別的餅乾去，雖然個個都發著青色的黴，但是還沒含有大量的水份，史克德把餅乾上的黴給輕輕地拭去，爲了「止飢」屏住了呼吸，把餅屑送進口裏

去。……

「哇！……」可不得了，胸部立即起了反應，有灼燒般的疼痛，忍住了這一刻，等待不再噁心的時候，想把餅屑囫圇吞下，但是到底是沒有辦法的。

史克德在一氣之下，把所有的餅乾給踢了，這些「陳年」的發霉餅乾，不堪一踢，都被粉碎無遺，他氣憤極了！惡言拳加，餅盒中，煙霧瀰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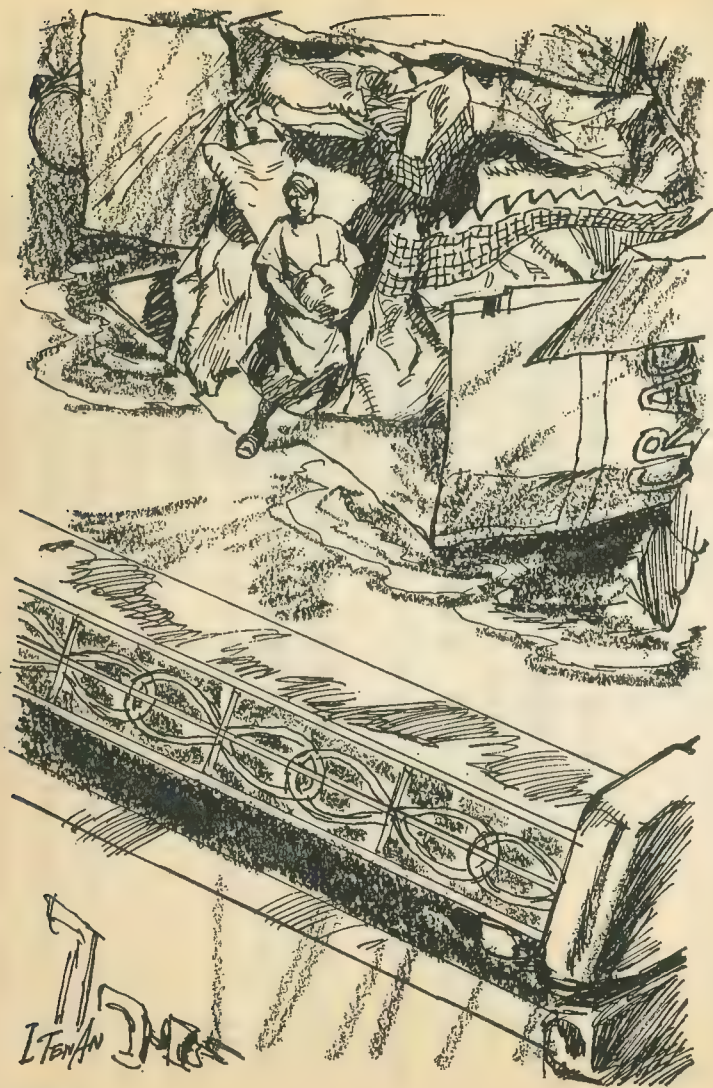
他剛剛「活下去」的勇氣，又頓時銷沈了。走到紙壁旁的油紙，把頭兒埋於其中，……自個兒感覺到心悸亢進。已經耐不住了！無名火不知冒了幾十丈，處處受了打擊，這樣一來，只好坐以待斃吧了！

在這個剎那，從那邊傳來了不知什麼的聲響。

這正是告知「危機」的信號。由本能得知「紅燈」亮了！它由那個地方立即退舍三避。史克德的身上，被一片玻璃打中而碎了，感到非常疼痛。

接著「第二彈」這顆彈却，射中「他的腳甲上。其他的玻璃碎片，却發著閃光，插進餅乾去，被吸收了！

「啊！水滴呀！由上面滴下的！……」



史克德，只好在狹窄的箱子裏東躲西藏，餅乾在水滴的浸蝕，立即成了「泥濘」它沾上了身，使來往甚不便。史克德，盡了力氣，把它油紙撕開，躲進它的後面去。那些可不小的水滴，一直滴答！滴答！不斷的滴下餅盒。悅耳的聲音，現在聽起來，不得不憎惡它。

肩膀以至腳部，被鐵槌打上般的疼痛不已。

在這時候，忽然飄來了一陣令人懷念的，垂涎的香味，陣陣撲鼻而來。那無可置疑的，不是發霉的，更不是腐爛的，是新鮮的餅乾的味道。

史克德給仔細嗅它，這個味道，竟由腳底起來似地，他拼命了，把四下翻尋一看，不覺地尖叫起來。

「啊！有了！有了！……」

他從「油紙」底下檢出一塊餅乾來，有了這個油紙，它底下的「餅乾」得救了！因為這些油紙是不怕「潮濕」東西。

這些還新鮮的餅乾，隨心所欲，取起來吃它，滿口都是餅乾，一面以雙手掌，掬那些滴下來的水滴來，幫助「嚥下」。這條約十分鐘——過了，「豐富的一餐」。

心緒給穩定下來。

這樣，在水滴下的紙盒裏生活，這個地方，並不是可做「長居」的地方，而且是一「高山」上。史克德，想了想，必須脫離這個「虎口」「險境」如果沒有快一點想辦法，一定會「葬身餅盒中」。

爲了求生，他想出了「投奔自由」的方法來。這種方法甚爲簡單，但是現在的史克德來說，這又是一件「大工程」是天大的難事。

史克德想盡了辦法，用腳去踢了柔軟的油紙，倦了，以他那小小的拳頭打破，撕破它，爲自己在餅盒外頭「建」個「腳臺」這些工事做好了之後，把盒裏的餅乾一個個地給拖出來之後，往下「丟」

這種「搬糧」工作約費了一個把小時。

他爲了「搜括」更多的糧食——餅乾——走到油紙後面去給巡禮一番，他把掉落在油紙底下的餅塊，餅屑……一一收拾後，給丟到冰箱下的「廣場」這樣大概有兩天份的糧食，可以維持生命，自己感到很滿意。

如果這批糧食告罄，打算到時候再想辦法了。史克德，在這環境下，只得過著「吃

一天算一天“的生活。

史克德，把油紙撕下一大塊，用它來包裹「餅乾」用塑膠繩給捆綁妥當之後，必須由電冰箱的「懸崖」上丟下去。他本來想一片片丟下，但是這樣「損失」太大了。一片片都是維持生命所必需，豈可浪費。

他把它捆綁之後，認為如果，捆綁的繩子鬆了，散亂在地板上也只要再搜集一下，事情就容易解決了！他主意拿定，決定這樣做。

但是，爲了滴下來的水滴，他身上的「碰日式衣裳」（註：南美入用的外套式披衣）已經濕淋淋了，成個落湯雞，感覺到有些「冷意」。

爲了取暖，爲了確保糧食，爲了自己的安全，不能徬徨，不能猶豫了……他以熟練的手法，把它捆成「包」之後，連拖帶拉，把它帶到冰箱的「懸崖」邊去，然後準備給踢下那「懸崖」下的廣場。

那「包」兩天份的糧食，「隆」的一聲響，掉落在「廣場」——地板上，史克德，聳著耳朵聽著回聲，他笑了，是勝利的鬨聲，歡呼聲，這「包裹」由懸崖上掉落在「千仞」的溝壑下，並沒有鬆。

搜集糧食工作告一段落，想歇歇一會兒再下「山」去。忽然，見了覆蓋在冰箱頂端的一張舊報紙。被排水管的水滴，那些活字已經有些模糊，但是由字面還窺見得出它的全貌，它是「紐約·環球郵報」

它把它瀏覽一看，竟有一件自己的「記事」一則。史克德，看了這段記事，想起那一天“有報社的新聞記者來訪的「往事」。

現在——這些都是成了「歷史」的陳跡。

四呎八吋時的回憶

麥帝哥哥，把史克德的「縮短性怪病」前古未曾有的罕例病症，告訴一個他的摯友。他又給傳了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如火燒遼原，在幾天之中，如“公諸於世“般地，各地的報館都派了記者，川流不息的來採訪。

有的報館，竟提出「條件」如果願意「接見記者」的話，可以致贈一份不薄的禮。就史克德的環境而言，現在是“需款孔急“的時候，醫療中心的「免質檢查」過了

，但是起初的檢查費，測驗費是可觀的。向麥帝哥哥那裏借來的五百塊錢，臻今尚未償還。

加上，由西部的洛杉磯，舉家遷到此地——美國東岸——因水土不服，害了幾次病，這些醫藥費也費了不少。

但是，史克德，對自己患了「縮短病」這罕有的病例，憤怒了，悲嘆不已。眼看著悲劇的「開幕」情緒不穩，一切的見聞都觸怒了，他，目個兒想，世上的人都嘲笑他似的，由後面指著他般地……

在這種理念下，把記者們要「拒於門外」這是必然結果。

「我要拒絕！叫他們給我滾蛋！他們存心要把我當做笑柄呀！……」

露伊斯，這位賢妻良母型的婦人，却以溫柔的口吻告訴他，是不是為了解決目前的困難「遷就」於他們……

賢妻的苦口婆心敦勸，還是受了「一有力」的反駁：

「妳的意思是，如果爲了家庭的話，一切都可以犧牲！……是嗎？這太不像話了！……」

史克德，那情緒，已經暴躁到了極點，見人便「咬」雖然知道，答了這些話是不理智的，不是聰明之舉。但是抑壓不住自己的心緒。

那是一個攝影記者來訪的那一天的事兒。

「史先生，您能不能給裝扮那雙鞋子還能穿，那」時代「的臉兒，給擺出姿態來，讓我拍一張照……」

史克德，爲了「生活」不得不從命，穿上如「航空母艦」大的鞋子，站立起來。麥帝哥哥則參加了一測量工作「把布尺給取來，站在他的身邊，表示著，史克德的「原身高」……

「紐約·環球郵報」上，每天文圖並茂的「縮短人」記事，佔去了廣大的篇幅。他們那些「愛管閒事」的人們，手法很妙，並沒有採取「報導」新聞方式，而是以「趣味」的方式作報導。

社會上的一般習俗，太可怕了！在三天之內，這個「環球郵報」銷售份量「直線上昇」由六十萬份，打破了百萬份之譜。

在大街小巷，不分男女老幼，都以「縮短病」爲題材，做茶餘飯後的題材。史克德的收入，和他精神上的苦痛恰巧成「反比例」晚上不能安睡，翻來覆去，公雞的叫更聲，叫曉聲，一一可聽見。

但是，「人」到底是理智的，以理智衡諸之，加上戚友的敦勸下，他終於接受「勸告」和報館方面訂下了「賣身契」

史克德，終於屈服在「現實生活」的深淵之前。

不僅是環球郵報，看了他們的報導，廣播電臺，電視臺，戲院，夜總會……無不一「邀請」他到他們的「營業場所」去，做他們的「搖錢樹」週刊，半月刊，月刊……等雜誌社記者也川流不息的來訪，想取得第一手資料……

自從「事情鬧大」之後，史克德的家，打從早晨就人山人海……都是那些「愛管閒事」的人們，這些「觀眾」竟有人帶來「簽名冊」要求簽名留念的也不乏其人。

還有……一些不知何種教的篤信者，寫信來安慰的，勸告，信教，的，親自來訪的，逼得史克德應接不暇。

「史先生，您的這種」縮短病，如果能信奉我的教，一定可以痊癒的……下次的集

會請光臨參加……」

傳教士的心腸是善良的。苦口婆心，循循善誘……但是這些行爲都不被史克德接受。反而被「斥責」這當然是他患的縮短病而產生的恐怖，自暴自棄來的，不待言。

有一天發生了家人的一場「不愉快事件」

麥帝哥哥的太太——蒂莉——來訪，站在史克德的後面，和他的妻子，露伊斯耳語，史克德回頭給怒吼了！

「妳們的談話，我聽見了！……」

「什麼？……」

「妳們破口罵人呀！罵著我呀！……」

「沒有呀！我們妯娌正談我們的私事呀！……」

「不要欺人太甚！我不是聾子呀！全給聽得一清二楚呀！妳們還說沒罵我！……」

「你說我說謊呀！不要信口開河呀！……」

「不要說了！罵人家，還要賴呢！……」

「你這個人，真沒有意思……你不要仗著你是先生的弟弟……就要耀武揚威，……」

「當然呀！妳也不要以為，是個董事長太太就仗勢凌人呀！稍加以檢點……不然……」

由此舌戰，得知「史克德」有時已經失去了理智，有如「見人便咬」的瘋狗了，也許爲了他的縮短病，可以幾分讓步，但是幾乎失去理智的，見人就咬的瘋狗態度，誰再能「容忍」。

史克德的暴躁脾氣，持續「了一沙相當長的時間。」

麥帝哥哥，在這一件「嫂叔舌戰」之後，第二天，把史克德給請到「董事長」室來，他却「理直氣壯」要來「挑戰」的姿態，把「麥帝董事長」凝視著不放。麥帝哥哥却容忍了一切，以溫和的口吻，侃侃地談來。

「我本來是不想開口的，……不過希望你，能夠檢驗得出真正的病因，才離家而去……你的心境，我是十分了解的，處境——我更同情你的，……」

何況，我們有手足之情……在目前的情況下，工作也無法放手去做了吧！……」

麥帝哥哥的話未完……他打插道：

「你的意思是要把我趕走……是不是！……」

「開玩笑！誰說要把你開革掉！你的薪水！照付呀！不過不能和現在一樣多，……但是我付給你足以生活的費用……不久，政府的貸款也可能順利通過……如果貸款通過了，週轉就靈活多了！……」

回憶……很多很多的回憶，如走馬燈般地迴轉著……有一件啼笑皆非的「回憶」那是到麥帝哥哥給「說清楚」回來之後的一天。回到了家裏，家裏一片寂靜，鴉雀無聲。露伊斯和貝斯，母女到街上購物去。

史克德，自個兒坐在床邊，在兩腳前後交替搖動著。

他忽然看到前面，那衣櫥，他不知什麼興趣使他站立起來，走向前面去，把門扉一看，裏面有幾件老舊的西裝「垂吊」著。

他把椅子給搬過來，做踏臺，取下一套西裝來，試穿它看看。穿好之後，……站到西洋鏡前面，那個「樣子」幾乎想學「爸爸」模樣的樣子一般，不合身的衣服

，手臂也無法露出袖口來，……這套衣服，數個月前是「定做」而合身的。

他啼笑皆非，史克德的喉嚨突出了。戰慄的嘴唇，沒有人的屋子裏，只有他啼笑皆非的回聲。

在鏡子裏的史克德，竟以淚洗面，他把袖子給前後擺看看，在鏡子裏的「稻草人」如被風吹動似的，動著他的身子。

這個「自己」的樣子太可笑了，他放聲大笑，笑！笑！笑夠了！突然間，肚子給疼起來。

這真是天下第一「傑作」。

他不知想到什麼？在屋子裏，婆婆起舞，把整個屋子裏給繞了幾圈，但是感到呼吸困難，體力不支……終於倒在地板上，氣喘如牛……

第二次襲擊

史克德把「舊報紙」看厭了！回到「繩索」邊來，順著它下到「冰箱」下來。

這條繩索太長了，不到「半路」他的手臂感到有些疼痛。到底到什麼地方，這個苦痛就會解開？……乾脆把手放了……這樣的話，如餅乾包一般，在床上彈一下，可輕鬆的著地了吧！我怎麼不這麼做？……

正在想的當兒，不覺地腳底下踩上了「地板」，穿上以小繩子編好的涼鞋。

下到「溝壑」下的「平地」必得先做的是把那辛苦得來的「兩天份糧食」給搬運到「安全」的地方。然後，把濕淋淋的衣服給脫去，躲進海綿墊所造成的「床」裏去，先吃個溫飽之後，蒙頭睡大覺。

為確保「糧食」爬下冰箱去取那些「餅乾」差點，把一條老命給丟了。現在，要把那包「餅包」帶到存放的場所，又是個大問題，他以一個人的力量要來推動它，這個當然不易辦到的事。

他只好使用「連拖帶拉」的方式，把餅包拖拉，但是「太重」了，拖了數碼就停下來歇歇，整理了自己的呼吸，通過了那巨大的桌子。又穿過盤踞著的水管旁，又拖過割草機與大梯子邊，終於到了「蒸汽鍋」旁來。

最後的二十五碼，史克德，彎著背，把「餅包」拼命拖著「它」走，再幾碼就到那

溫暖的床鋪邊了！

咬緊牙根，終於到泥磚下，……

「人生，有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穫」不知什麼心血，他自個兒自言自語道，目眈眈！……」

其實他夠疲倦了！

不覺地，又停住腳步，上頭好像有一陣陰影，猛然抬頭一看，「啊！黑蜘蛛呀！……」定神一看，牠爬在泥磚上端，虎視眈眈，凝視著這邊來，……

在這利那，牠和牠的視線「合致」了！史克德被牠的威力嚇住似地！「呆立如木雞」的站住，動彈不得。牠把牠的尖銳腳給向前爬動，大大如坦克車一般大的軀幹也隨著它前進，……突然地，牠一躍而下，把自己掉到泥磚的「通路」來。

「薩！」一聲響，笨重的東西，掉落的聲音，史克德意識到，牠原來就是埋伏著的呀！

他在這面臨大敵的當兒，陷入恐怖、戰慄中……爲了逃避這個突如其來的「災難」敏捷地旋踵，就向隧道方面跑……但是那毒蜘蛛却鏗而不捨地一步步追上來……沒辦法

躲到水管下去了！

如何躲進水管山裏，立即被發見，被拖出來，給「五馬分屍」！

史克德的防禦本能，不得不使他盡了平生的力氣跑，他想到，前面的大紙盒裏，有塊「布」那塊布太厚了！如果能躲在那塊布裏，把自己裹住，也許能逃避牠毒牙的「侵害」保住了自己的生命？……

他向前「加鞭」怒力向前跑，腳下的涼鞋發著聲響，衣服都飛揚了！喉嚨則幾乎裂開似地。

在前頭有個石油槽，史克德，跑進油槽的那邊去，毒蜘蛛，已逼近五碼後頭了！他看！一條「粗繩」由上面垂下來，跳上去抓住之後，以「泰山式」的「渡木法」把腳一跳，利用其「反動」的力量，作個「空中飛人」的動作。

這一動，很妙，也許天要他「勇敢的活下去」一飛，飛進大紙盒裏，把腳給「衝」進去。

「布！」一聲響！他很僥倖地掉進厚布上去……他很快，把布纏身，從洞口中，探出頭來，看看毒蜘蛛的動靜。牠竟以長腳給鈎著，卡薩！卡薩！「發著紙盒聲！」

他想站起來，但是，被布角絆倒了！在這個時候，巨大身子的毒蜘蛛出現於紙盒的洞穴，以笨重的脚步，一步步，向這邊逼近！

……沒有站起來的時間，千鈞一髮，……史克德連爬帶滾，拼命逃了！從躲進古衣的袖口中，……但是連這個空檔都沒有了！蜘蛛在後頭咫尺之間。

「啊！……」他尖叫，牠的鉤腳竟鉤上史克德的腳踝上來，他的防禦本能，使他不得不掙扎，他一躍而上，跳進裁縫箱裏面去！蜘蛛還是從後頭追著上來，又把長腳給伸過來。

在此時，他忽然抓住一根「鐵棒」回頭一看！竟是一根大頭針，史克德兩手抓住它，盡平生的力氣，向前衝去，是一場心驚肉跳的肉搏戰。

他向前衝，「本來力量是不夠的，但是蜘蛛自己向這邊猛撲過來，這衝與撲的兩種力量，合為一股，這下可不得了！……」

毒蜘蛛向後倒退了幾步，採取「撲」的攻勢，史克德，再盡了所有的力氣，把大頭針給刺上去，很妙，這一「針」又刺上牠的身上去。但是，牠「以牠全都刺的「毛腳」猛撲過來，好在，落空了，只掠過臉邊而去。

「混蛋！呀！……死掉呀！……」

史克德，邊喊邊猛衝過去，渾身解數揮著「棒」

但是牠還是沒有倒在他的「棒」下。倒退在數碼遠地方的古衣上彷徨著……我看牠，怎麼不去找「餌」吃。

這個毒蜘蛛，相當狡猾，但是，牠到底「學了」。史克德，把「大頭針」——大頭針給衝出去，牠就往後退了！

史克德，他抱著「大頭針」跟勁敵作殊死戰，他盯住牠的一舉手，一投足，不敢掉以輕心……

緊張過度了吧！頰、手、足……各部都感到一陣疼痛。兩者——人畜之間，不知凝視了多久，對峙了多久了，在僵持下……不知為什麼？牠忽然銷形匿跡。

他勉強支撐著身子，給站上來，腳部有麻痺現象，汽油爐，被點燃了火，地下室隨著震動起來，手腳酥軟了沒辦法站立。

他給蹲下去，又坐上地板之後，把四下給詳細觀察一看，那隻蜘蛛，已經沒有牠的踪影了！



雖然和他周旋到底，渾身無力，但是有個“滿足感”使他綻口微笑了！因為終能以自己的力量給打退了勁敵。

……但是可知，那隻恐怖的毒蜘蛛是未死的，也許“埋伏”在蒸汽鍋爐底下，再突襲來也說不定，……

煩惱的事多了，如果說爲“戰爭”倦了，暫時“停戰”……我自己來說，糧食也不過是兩天份，連吃的水也發生了問題。連穿的衣服也因日漸縮短的身長，必須改其長度。衣、食、水……等問題必須解決。

想及於此，眼前頓時昏暗下來，在何能才能從這裏逃出去，逃出這“人間地獄”。“史克德的一切都”絕望了！到底將來會變成什麼樣兒，回想起來，自悲劇“開幕”至今，幾乎每天過著「逃亡」的生活！

從那時起，他要從人，貓，禽獸……尤其是那可惡的毒蜘蛛的魔爪下，給逃離，才能保全於今天，也許這些原因作祟，對一切事的看法，做法都改變了，已經不合乎常態。從人生，從恐怖中……過著“逃亡”生活，如果長此以往，完全失去「人生的意義」了！

省察自己，目前的自己，却只爲了生活能而“奔波”毫無意義，和那些禽獸無異，無一是處……現在的史克德，完全不如那隻毒蜘蛛了。

因爲“蜘蛛”本身，不必過著從同類中過著逃亡的生活。只有爲了“求生存”這個本身就有“它”的意義嗎？史克德本身也不知道，怎麼去解釋它。

今個兒晚上，他決定不回「家」去，因爲那藏身匿形之處，極危險，乾脆在“縫隙箱”裏把身子給捲成了一“卷”“睡了！像一顆真珠似地。

三呎六吋的回憶

出了波德威恩市，約兩公里的郊外，史克德的“福特牌”自用車車胎，在突然間爆炸！車子以相當大的衝給上下左右搖盪。

在不能控制的情況下，向貿易中心的牆壁猛衝過去，車子也“煞”了！把眼睛打開一看，他的雙手還是放於駕駛盤上，心猶餘悸……

「混帳！怎麼爆炸了！滾蛋！……」

他怒吼了！

「電池也壞掉吧！引擎也壞掉吧！這種老爺車……混蛋……毀掉算啦！……」

他把自己檢驗一看，竟沒有一點兒損傷，邊慶幸自己的「無恙」但是……把眼睛閉下來……想：爲什麼「命」還是這麼大，怎麼沒有「車毀人亡」免得「麻煩」。

史克德，本身要下來換個輪胎，這已經是無能爲力的了！目前的身高，已縮成三尺六吋……使用「鐵人」把車子懸於空中，替車子換輪胎，已經沒有這種「能耐」了，因爲幾乎和小學一年級的學生同高呢！

他把外衣的領子給聳起之後，下車去看個「慘狀」外頭還相當冷，雖然已經是五月天氣……

他把車子的輪胎，仔細看一下，刺上了三叉三寸釘之後爆炸了！怪「缺德」的人，把它丟在馬路上，但是這些都無補於事了！必須趕緊搖電話請「汽車修理廠」的工人給請來，修理就對了！

但是他，到底感到這樣做是「不對」的。

……電話通了！服務就來……那些愛管閒事的工人……在修理中，一定會問長問短

，立即給「傳出去」說什麼「縮短的男人」是如何如何？……

也許在初見面的時間，不敢開口，但是在工作中……瞥了我一眼「成人顏，孩子身」一如馬戲團的「矮小丑」……他們，雖然沒有說得出口，但是在心底下是譏諷著，嘲笑著……這但還可「原諒」……

如果，他們多嘴，回家去之後，到處「宣染」這可不得了！新聞，雜誌的那些愛管閒事的「記者們」一定一窩蜂似地湧上來「採訪」最新消息。

或者，有的人裝著，表示他的關愛，同情，向我問話。

「這！你的家人也真糟糕了吧！好呀！先生！不用擔心！一定和這一輛老爺車一般，會恢復的……」

……想及於此……他把拿起來的「話機」給掛回去……在心坎裏道：「給陌生的人們同情我的處境怎麼行？……我才不！……」

史克德決心「棄車」回家去，把雙手插進外衣的口袋裏，走了！決定回家去！

邊走邊想……和報館的「賣名契」，他是不後悔的，爲了家人，露伊思，貝斯母女倆的將來，現實的生活，不得不如此做！

他穿著「孩子」的衣服，拖著沈重的脚步，向前走。

「喂！只有你一個人嗎？孩子！……」

一個口銜著煙斗，操著嘶啞聲音的人問話來！

他以爲我是個「小孩子」這樣倒對我有利，這樣他就不會爲了我的「身世」給問長問短了！

有一次，他邀請我，要我和「爸爸」一道來訪，請我看場很有意義的「電影文藝片」又有一次，在酒家喝酒，那個「調酒」的人，要我提出「身份證明」

「我要回家去的呀！……」

「一路，遠遠嗎？……」

這個人，看去，給人的印象是貌溫順，語誠懇，心地似乎善良的，這樣，也許不會被「識破」

「我家是鄰村，能讓我搭便車嗎？……」

「好呀！上來呢！……」

車中瀰漫著煙霧，威士忌的味道，史克德幾乎給窒息。

「好！出發呀！要出發前先點支煙……咽……火柴呢？」

「用米達錶邊的打火機就夠了吧！」

「喔！對！對！伯伯是喜歡聰明的孩子呀！……」

那個男人苦笑著，把打火機「卡咭！卡咭！」幾下，點著了，把打火機想給套回去，但是給露出於外，掉在「地板」去。這位伯伯彎下背撿它。車子也隨著歪了。

「喔！危險呀！我撿呀！」

伯伯把史克德的頭輕輕地拍打一下，說道：

「呀！做得很好！做得很好！……喔！對啦！你的家到底在那裏？那一條街？……」

「下一個村子呀！……」

他回答伯伯。

「喔！真的！對！我的太太，叫「恩爾姑」她是個不像話的女人呀！不但會吸煙，連白天也喝酒……最近，我爲了公司的事出差去，回來的時候，她竟沒在家了！

家裏沒人管埋，到處是蜘蛛網，不管是電視，沙發椅，衣櫥……到處都蒙上一層厚

厚的沙塵……這個不守婦道的壞女人，捲了細軟，遠走高飛！……」

史克德聽了他，酒後的真心話，脚都冷了一截，好像搭上了「海賊船」這位「伯」爲了「女人」從言行中窺得知自暴自棄。

這樣一來，會不會在下一個村子裏，讓我下車就成了疑問，他如今後悔也來不及了！伯伯接著道：

「……她在外面一定給另起爐灶，她也沒有回娘家去……她的母親以可怕的眼光看著我來！」

『你剛，出差，回來的呀！我那裏知道』恩爾咕，『會到那裏去？她是妳的太太呀！俗語說：能生得其身，不能生其心……這是父母……你也懂得它的道理了吧！……』

』
她的辭鋒，相當銳，剛，出差，回來，喔！相當長的出差！……只有，『五百塊錢』就弄進那邊，兩年，實在划不來！……我發誓，絕不再到那裏去了！……』

這位伯伯，從車墊下取出威士忌，再大大的喝它一口，剛剛看起來，似乎貌溫順，語誠懇，心腸善的伯伯，竟露出猙獰面目，臉色都變「黑」了！

史克德，暗吃驚，這個「伯伯」竟是剛「出獄」的竊盜犯，這樣不出息的男人，難怪！太太是會溜掉的。史克德想：如果沒有趕快設法，搭在這「馬賊車」上一定被「誘拐」賣掉，不然就是要爲他效犬馬之勞。

「好寶寶呀！你今年幾歲？……是不是十二歲？喔！你的衣服是高貴的貨品呀！你爹！一定是有錢人家！……」

「伯伯！好了！我在此下車……」

「沒有關係！我們一塊兒到，自由港市，去，那個地方好熱鬧，也有跟男孩子玩的女孩子呀……多得很！……」

伯伯沒有把車煞的意思。

「還早得很，九時剛過一刻，伯伯的朋友也在，我的冰箱裏還有很多冰淇淋呀！……」

「喂！把車子停下來！……」

史克德，終於怒吼了！這位伯伯看「小孩」發脾氣，用醉燻燻的眼睛去瞪他，一種不可思議的，可怕的臉兒：

「喂！喂！你這個『寶寶』好像大人的臉呀！……」

伯伯“把車子停於馬路邊，想打開「車廂燈」在這刹那，史克德，很機警地打開了車門，跳出車外……

「喂！小孩子！等一下！……」

他却連回頭也不敢，向前飛也似地跑了！

第二章 恐怖與絕望

拖不動的大頭針



從裁縫箱的一隅，睡醒的他，想抓起丟在身旁的「矛」——大頭針。它曾經幫它，擊退「了大蜘蛛。但是……現在，却無法拿動它，可見又「縮短」了！或是「興奮」過度而抬不起它！

史克德，攀上裁縫箱的「高牆」越過被揉成一團的黑布，走到紙盒旁有「洞」的地方去。他爲了，身懷武器“把大矛——大頭針——給順便帶著去。但是「它」太笨重了。爲此，拖到「洞口」已經精疲力竭，渾身無力。

雖然，已經「渾身無力」但是在這個時候，毒蜘蛛出現。一定揮動這枝「大矛」跟牠「作殊死戰」具有很大的信心。

！

史克德，從洞口，探出頭去看看，四下的情景，沒有蜘蛛的踪跡，氣喘也舒緩多了！

史克德，一時興趣勃然，把大頭針，給從「口」丟出去，「大矛」給一丟，轉到數碼的地方才停下來，他趕緊跑出紙盒，到「大頭針」的旁邊去。

唐哭的，聽來「呻吟聲」——不如說吼叫聲，他趕緊抓起「大矛」採取守勢……聳著耳朵，給聽一看，原來是「幫浦」起動的聲音，史克德——對這個聲音，老是不敢「領教」太可怕了！

史克德，把閃閃發光的「大頭針——大矛」靠在腰部，拖動著，向蒸汽鍋爐那邊走去，走到那大如坦克的旁邊，他掃視四下，是不是那勁敵——毒蜘蛛，埋伏著，相幾進剿。好像沒有在這個附近。

天色已經昏暗下來，地下室的窗子與四周的牆壁，沒法兒給分辨它出來。

回到「老家」的史克德，最先做的工作是把「餅乾」給堆積床頭了！堆積完之後，把「餅屑」給處理，一塊塊數著它吃。吃了餅乾，缺少了水是無法嚥下的，想到「幫浦」地方，但是懶得去。

又想，在這昏暗的屋子裏，如果從背後，被那「毒蜘蛛」一擊，這可不得了，不堪一擊。

在這當兒，睡魔頻催，眼睛幾乎合攏下來。午間，在紙盒裏睡個短暫的午覺，睡眠是不足的。

一種「想法」閃在腦裏。人說「死」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。但是自己而言，以七分之一的速度，正縮短下去。假使到「零點」這也要叫「死亡」嗎？為自己的「死亡」發生了疑問。

史克德把頭埋伏在海綿上思量；如果我不會失去思考能力多好……

忽然聽見了音樂。

在這地下室可聽到音樂，這是「大開」聳著耳朵，仔細地聽聽看！這是由樓上傳來的。一定是露伊斯，打開收音機，給播放出來的，這一支曲是「布拉姆斯交響曲」。

令人懷念的「古典音樂」史克德，洗耳恭聽，大約十分鐘光景……他嘆個大氣，幾乎不敢動一下身子。

聽了這些音樂，不覺地又一個自信心，湧上心頭，無疑是證明「我」是「地球上人

類之一」因為還聽懂了音樂。只不過是「個子」太矮小了吧！

在上面，隔一層的世界裏，有露伊斯，貝斯母女在欣賞著美妙的旋律。「我」則不知被什麼「魔力」給縮短了，成了「階下「人」」。但是欣賞能力是相同的。

在「那時」沒有把「揚音器」開得大一點是無法聽到露伊斯……如今，收音機的聲音，幾乎把史克德的鼓膜給衝破！

她們母女，在飯後，舒舒服服地在客廳裏，享受最美的一刻……史克德不覺地叫「賢妻」露伊斯的名字幾下……但是……一切的一切，如一溜煙的回憶，增加自己，無限的痛苦吧了！

三呎一时時的回憶

「哥倫比亞長老教會醫療中心」的檢查報告，送到手裏的時候，幾乎暈厥過去，但是他們的談話，一一清晰地可以聽見。

「這並不是」先天萎縮症「我們也確定他的身子，一天比一天在縮短……說到腦下

垂體也沒有「異常」。

先端也沒有「吉亞諾謝」皮膚也沒有青色斑點……性機能也保持著的……」西爾巴博士以嘶啞的聲音報告道：

「醫療中心」爲了檢查睪丸，副腎的機能，體內鉀量的平衡等，給檢查「尿」同時測定「克列亞丁」及「克列亞吉寧」的量。

結果，很快地被報告出來。

「史克德先生，你體內的砵量是（一）的，換句話「砵」這個成分逐漸減少，所以身材是一天天被縮短的。

克列亞吉寧的減少，更使「縮短率」給增加了！不僅是砵，磷，鈣也都在減少之中，其減少的百分之比是和骨體的百分率相同的。……」

爲遏止這些不正常現象——分解，代謝機能——大夫們爲他注射「腦下垂體荷爾蒙」但是毫無見效。醫師們，把他腦下垂體給抽出一部份來作詳盡的檢查。但是所施的「促進成長用荷爾蒙」注射的副作用太大了，幾乎可以「危險」來形容它。

「大夫！沒有關係！請試試看！失敗也沒有關係的，因為這是」天下第一大奇症「

……」
史克德自暴自棄地道：

他們投下，腦下垂體抽出物

……又是，無效“！

群醫，束手無措了！西爾巴博士決定孤注一擲，和助手們商量的結果，以「克洛瑪德測驗圖示法」來進行「體液檢查」這種測驗紙“只要把體液滴上去，滲透之後，如果有毛病“在特定的場所“會顯出斑點來。

在這「孤注一擲」的最後一道檢查中，發見了他的「新體液」中，竟含有一種「新毒素」這些著名的醫學界泰斗也未曾看過。

「史先生！你記得嗎？在過去的生活中，有沒有被“細菌“這一類的東西包圍住？是不是有這種經驗？……」

史克德把自己的平民生活，軍旅生涯給回憶看看，並沒有受過恐怖「細菌戰」包圍過。

「不然有沒有被噴射過大量的“殺虫劑“？……」

……過了片刻，他還是無法勾起了他的回憶……但是又過了十分光景……心底下湧現出一陣“不知名“的騷動……也許“那一天“的事也說不定。

那一天是暖和的六月，一個禮拜六的下午，四時頃，在「洛杉磯」的住宅區，林蔭廣道下散步著，從後面，忽然來了市公所的卡車，爲了「街道」的路樹噴灑“殺虫劑“不知是什麼藥，有DDT的味道。

回想起來，還記憶猶新，車子過後，那些「濃霧」噴上整個身體，眼睛感到一陣疼痛，全身幾乎要“裂開“的感覺。他把司機給大罵。

「這是原因嗎？……」

「不！不！我不是說，這個殺虫劑就是“縮短病“的原因……是這個“殺虫劑“上另一個東西，發生了“作用“……這個作用的東西是“不明物體“值得研究的恐怖東西，……作用於毒性不強的殺虫劑上，給破壞了它的成長……忽然造成能“縮短“物質——細胞的猛毒了吧！

這種邏輯，是不是成立就待我們去研究！……」

富於研究心的大夫們，爲了研究出這「猛毒」的物質，……他們不辭辛苦，把史克德的生活給作一番徹底的調查，……但是費了半個把月的努力，還是歸於水泡，沒有一點結果。

有一天，他忽然想起一件「芝麻小事」沐浴在船上忽而起來的大波濤，或者是一它……「它是「魔鬼」」

那一天下午，和哥哥操著遊艇在外海遊樂的時候，那一陣大波濤，倏爾起於一平如鏡的海面，那個大波濤……

這樣給解釋，邏輯……是有道理的。

含有強烈輻射能的波濤……

邏輯之下，有個結論了！因爲強烈的輻射能，使殺虫劑變爲「猛毒」了！它的正確率在百萬分之一。

換句話說，這些都出於偶然，若干量的殺虫劑，受了若干適量的輻射能的照射，經過了若干時間，……再給奇妙的過程，侵入人體，……但是這個輻射能，在一變化過程



「完成之後就消失了！」

輻射能，雖然走了，但是留下了「猛毒」。

這個可怕的「猛毒」正是破壞人類「成長能力」的大敵。因為「它」能從骨子裏奪去「鈣質」所以骨骼會軟化，進而萎縮了！

這樣一來，醫學界爲了史克德的研究，調查，告一段落，既然得知「原因」「症狀

「下一個步驟是「對症製藥」然而進之「對症投藥」了！

「對症製藥」當然製造「抗毒素」最爲要緊，他必須在家裏待著，等醫師們來到。

接到醫院方面的「宣告」已經得知「病因」大夫們，爲它製造必要的「抗毒素」要到「發明」出這種特效藥，這是個遙無可期的事。在何時能完成……這當然沒有人可指出那個「日期」大夫們要史克德，在家「等待」接到通知後，來「治療中心」接受治療。

史克德，自被發現病因之後，一日千秋之情等著「治療中心」的報佳音。凡是人的敲門聲，電話鈴聲，……他都衝著而去……精神上，保持緊張……緊張的生活……日子一久，精神的崩潰是不期然而來的。

整天，只待在家裏，無所事事。如今唯一的希望，是「綠衣天使」來到的時刻，……多天了，到那個時候，到「信件箱」去看看！

希望有著一天，來了治療中心的通知，寫道：

「萎縮病抗毒素特效藥發現，製造完成！希速來中心接受檢查、治療，……」這種內容的信函。

他感到，這樣，每天等著「綠衣天使」送了信，到家來，已經中午時分，決定到「郵局」租借「私但信箱」有了信箱之後，每天一大早，自個兒到郵局一趟。

就史克德的心境而言，難怪他要如此做法了！

到郵局取信件，這是一天中的「優先作業」從家到郵局的路中，心悸一直亢進，忐忑不安，雖然想跑步而去，但是一直給忍住下來「徒步」慢行。

每天把「郵局租用信箱」一開，這時的心情是難以形容的。如果沒有設身處地，難予體會得到。

裏面有了信件，心臟的跳動就加快，一把抓出信件，先看送信人，……但是，到底無法見到中心送來的信札。

長期的緊張，促成「疲勞」，有一天，取出來的信件竟是「水電行」的請款單，拆來一看，竟暈厥過去，經旁人的協助，才得以「省人事」被送回家。

浸濕的克拉加餅乾

從上面滴下來的水滴竟打中了史克德的臉上。這個水滴，有如水桶裏的水，非常冰冷，這一滴冷水給吵醒了！

「嘶啞！嘶啞！……」從那邊聽來，如巨人拳頭敲打的聲響。他防禦的本能，不得不使他採取「防禦」姿勢。他在海綿上把身子捲成一團。

這個大聲響，不斷地傳過來，令人頭痛，煩躁的大聲響，他想跑出去。這時，從前面吹來一陣「溫暖」的水汽，以水弄濕了腳，雙手去掩住耳朵……向箱子的那端走去，搖搖擺擺的……

紙盒已經濕了，他一不小心，失足了，把腳給滑了，跌了一跤，一陣疼痛，普及全身，被打中的脊椎骨幾乎裂開了！幾乎酥化了！

水滴又從上面滴下來，這一滴水，因加速度，打中了他，狠狠地把他打在「水泥板」上，仔細看去，蒸汽鍋在漏水了……

「這又是怎麼搞的？……」

史克德，把疼痛不已的大腿，搓揉著，勉強支撐，給站立起來，把蒸汽鍋抬頭仰望過去！

真糟！大顆粒的水珠，一滴滴，滴下「床舖」的箱子裏去，溫水在腳下積成水窪……這樣，再十分光景，地下室就被水淹蓋了！身上的衣服，已經濕透了，成個落湯雞……

「啊！糟糕！我的天！餅乾！……」

急忙跑了上去，跳上海綿墊上，抱上「餅乾包」。海綿墊，已經含有大量的水份，一踩上去，那些水都給擠出來。

把濕透了的「餅乾包」給打開一看，史克德的臉兒在瞬間，鐵青了！所有的，冒著生命的危險得來的那些「糧食」竟成「粉團」這些「餅乾」都成了「稀粥」般……

史克德，看了如「泥潭」的餅乾，一氣之下，給丟掉，把身子躺下海綿上嚎啕大哭

「混蛋！……」

他咬牙切齒，憤恨交集，……但是他的憤怒，却沒有一個地方可發洩的呢！……

……史克德在忽然跳上海綿墊上，喊道：

「我豈可屈服！餅乾屑是什麼東西！……」

現在，只剩下七分之四吋的史克德，從「包裏掬著」餅乾稀粥「給丟出去……」工作完了，他仰天長嘯，有如哀叫的可怕的笑聲……

看那積水的水窪，有蒸汽上昇，好像很溫暖，他把衣服脫光，跳進水窪去，果然不錯，好溫和，……打從一大早就泡在「溫水浴」裏，豈不是人生的一大享受！

在「大水槽」裏泡了半個把小時，感到舒服多了，走出「浴池」外，用自己的「衣服」給揩拭，又絞出了水之後，放到「蒸汽鍋」上去。蒸汽鍋的熱能，很快地把衣服「蒸乾」了！比魯賓遜的方法妙得多，方便得多。

他把手帕撕成條狀，把它捲在身上……暗地裏想：我大概，不會比此時窮困的時候了吧！如果，現在，那可怕的蜘蛛來，我也不動於衷了！

他又回到紙盒箱邊去，爬進裁縫箱給「搬出」裁縫用指套來。這個「指套」有如一「直徑一·五尺」大小的水泥管，矮人——史克德——只好把「指套」給倒下來，從後部推轉它，向前進。

把指套推到「蒸汽鍋」下的泥磚那邊給站立起來，由上面滴下來的水，不到半分鐘已經溢出了！他掬起裏頭的水來洗臉，喝了那微溫的水……但是……

這時候，他把水中的「自己」給看了！

「啊！」尖叫一聲，史克德嚇壞了！……爲了證實現在的自己，他把「指套」給拖開水，滴下處，水面靜下了，一平如鏡，……他站立「大頭針」給攀上去，照上自己的臉兒於水面上，「啊！」

又是一陣尖叫！

有如探看「深井」似的，「哇！好小呀！……」他不由得喊出來。那已經被縮小的可怕的「可憐相」……但是碧綠的眼睛，褐色的頭髮，鼻子，下巴的條條，耳朵，微笑時露出來的白牙齒，……一切的一切，如「六呎」時代，完全沒有兩樣……

可是，……從那「六呎」的彪形大漢，如今，縮成這麼小的小人，實在可怕了！

在水面上，映出來的「臉兒」這個表情是「鎮靜」的，沒有一點慌張！絲毫沒有長期陷入恐怖，緊張的人相，……這樣說來，地下室的「叢林生活」也許比「真實社會」的波濤起伏的生活來得「安靜」多。

至少在精神上，不必多負擔，根本不必爲了生活，東奔西跑，不必爲了公司，同事，朋友的應酬而忙。精神上的磨損少，這一定能「延年益壽，壽比南山」。

「再見吧！我的臉兒！……」

史克德在一起之下，把平靜的水面，用手去攪拌它。映在水面上的臉兒，隨波「散亂」於水中。曾經被朋友，同事之間「譽」爲「英俊，瀟灑」的美男子，……前途無可限量的他，如今……他的漂亮臉兒却無一是處了……

根本用不著了！因爲現今，只能過著「離群索居」的魯賓遜式生活。不必再使用它來給與人們，攫取好感，賞識，愛情了……！

巨大女人

有一天，使用長尺測量自己身高完，正走向蒸汽鍋的時候，從那邊發著強烈的光線，照射過來，同時傳來了幾聲天崩地裂的「轟隆」聲！

原來，有個巨人走下地下室的階梯，他的腳步聲太高了！

史克德，給這突如其來的「變化」嚇住了，不敢動彈，他把走近來的「巨人」給仰望過去。……她是個「女人」她腳上穿著的「巨人鞋」竟比史克德的頭部高出了許多。

她的腳步太笨重，她一踩地板，因震動太大，史克德給跳上來。

看樣子，沒有逃避到「黑暗地方」一不小心，會被踩死掉。主意拿定，一掉頭，飛也似地往昏暗處跑，暫時藏匿起來，看這個巨人，到底來搞什麼名堂？

她走了一步，那巨大的鞋子，有如鯨魚跳上海面一般……把鞋子給落在離他數呎地方，差一點，被巨人鞋蹂躪掉，……她——這個巨人——停住了腳步。

我從「鍋爐」的暗處，看到她底要耍了什麼花樣，……她從口袋裏掏出有「七層樓高」的大螺旋起子，蹲到蒸汽鍋前面去。

她的臉兒，懸在高空，幾乎能當「滑雪」的陡峭斜坡的鼻樑，有如火車，汽車也可穿過去的大洞口——大隧道，這就是巨女的鼻孔，耳孔……

蹲在鍋前的巨女，愁眉不展……露出來的牙齒間隙，幾乎能把史克德的手給插進去……「賤毛，有如『黑色武士刀』……向兩端翹！」

定神一看！她就是「賢妻」——露伊斯，美國杉一般大而直的指頭，大象也不敢去比的「粗大腳腿」尖如金字塔的隆起乳峰，……

看了愛妻，蹲在前頭，如今却不敢去叫她一聲「露伊斯」了，實在悲哀，命運的作弄，何等可怕！

史克德，不覺地悲從中來，……眼淚汪汪，……「時至今日，沒有什麼了！妻子，這個已經不再」擁有她，由露伊斯的眼光來看，史克德，已經是「隻『小毛虫吧了！微不足道的』小人了」吧！

過了十分鐘光景，露伊斯把蒸汽鍋爐，上下左右給檢查，鎖緊各部螺絲釘之後，站起來。她屋內的事兒，不顧一屑，走出地下室去……一時慌，或不知其用意何在？走出門外去，並沒有把門鎖得緊緊的，留個「空隙」。

——好！這正是我投奔「自由」的好機會——

史克德，要生活在這種地下室叢林，已經受夠了！如果說，外頭有何等的險象叢生

，願接受「考驗」在這失去自由的地方，如同「死」了！

看上去，要到外頭，階梯共有七層，一層大概有「五十呎」了吧！外面看去一片光明，好像朝曦。

史克德的主意拿定了，決定由此逃亡出去。爲了逃亡，他把階梯的四周做個「偵察」轉兩圈，終於發見最理想的搭架。那是「水泥」塗上的階梯，有一道裂痕，很適當地「通往」梯口，而且，其裂口，足於容納，現在的史克德而有餘……

這道裂痕成了「烟鹵型」直向上冒出一股，就史克德而言，這幾乎是「千仞，萬仞」的深壑。他打算，由「谷地」下穿身上去，穿上涼鞋，背靠岩壁，一步步向上走，向上爬……

這倒是一個極難的技術，五〇呎的「陡峭」嶙峋的岩壁，有七個，計三百五十呎，要爬上頂上，並不是鬧著玩的，必須小心翼翼地，一步一步踏實而上，這樣才免於「墜落」深谷地，做了「谷底鬼」。

主意拿定了，他決定幹了，把身子給穿進「谷底」間的「向上」通道。「鬼門關」或「求生關」當然二選一。不成功便「成仁」史克德把軍隊裏的「教訓」給想起來……

好！決心幹了！

史克德把身子給穿進嶙峋的谷間去，那尖銳的岩石，毫不留情地往背上刺……他忍住下去。

他在軍隊裏訓練的一切，想「致用」於今朝，爬了幾步，上氣接不上下氣時，他就站穩了腳之後，做個「深呼吸」，有時也給坐下來，作了充份的休息，養精蓄銳之後，再向上爬！

在建築當時的瑕疵，今日却是成了他「求生之路」人的命運是不可料的。在這求生之道中，到處可做他的攀手處，踏臺。

這樣把背子摩擦，一時，一呎地往上爬，背上也因摩擦，痛苦不堪言，汗水。由額旁冒出，有的流入眼中，非常痛苦，又無法去揩拭它……因疲憊而往上看，……真是一次「大冒險」

連「阿爾卑斯山」的登山家也會佩服了。

這如烟鹵型的「一道裂痕」似乎爲了史克德而設的，隔著相當的距離上，有「洞穴」爬得精疲力竭了，他就在洞穴「坐、臥」一會，恢復力氣之後，再往上爬！

史克德發見「稻草屑」他認爲這些稻草用處很大，可以把它拿來做「架橋」之用。這一段艱鉅的「逃亡生涯」夠刺激，但是風險太大。如果，不慎失足，或抓不住「岩石角」墜落下去，一定是一命嗚呼了！……不覺戰慄起來！

爲什麼，我今朝拿定了這個主意，沒有必要了吧。再數天，我的「人生」不就是結束了嗎？……今天已經到七分之五吋，剩下五天，有什麼必要來爲自己「延年益壽」？何必？……何苦？……

「縮短病」一定會把他追到「盡頭」了！

……但是自個兒回答了自己，搖搖首：「不！不！如果一個人抱著這一種觀念，一切都完了！

爬到此地，背部到股間的肌肉都幾乎發生了痙攣。但是求生之慾望，不得不使它站起來！勇敢地接受挑戰，決心「幹到底」！

二十五呎，四十呎……五十呎……！步步爬升，抓住了手能抓住的懸崖角，把自己的身子給拉上去。拉上身子之後，再給尋找搭腳之地！……這樣反覆做去，有如尺蠖的

前進……

正在透不過氣的當兒，上面出現了一道「黑影」掠過頭上而過。

史克德給這一道黑影嚇住了，幾乎失足了，他趕緊去抓好了，手抓處「心臟有如觸電一般，急促萎縮，心悸亢進，……定神一看！

「啊！猫呀！……」

他看見的「猫」有如中生代的恐龍一般，全身立即起了反應。他却振起精神，向上看去，凝視勁敵，「牠」也以「眼」還「眼」，用牠「綠色」的燈籠一般的眼光，注視這邊來。

這時的恐怖，比「女巨人」下來時的來得大，不敢絲毫動彈。

「牠」把長矛般的鬚鬚給搖動著，從階梯上面「猫」視眈眈「想把他一口吞噬，牠爬在地板上，把銳利的前腳給露出來，採取「攻勢」。

「牠」吐著口氣，噴上他身上來，一股難聞的臭氣，……他把牠凝視著，一步步往下走，「喔！……」這條恐龍大的猫，終於露出牠的獠牙……

他趕緊把自己躲進洞裏去。「哇哩！哇哩！」牠爬在地板上，使用銳利的前爪走撲

抓水泥板——嶙峋峭壁。

「停呀！……」

史克德耐不住了，給一聲怒吼！牠給這一聲「嚇住」似地，把前腳給縮回去，他利用這最好的空檔，把身子躲到洞裏去，……這時……雖然得了一時的苟安……倒不是永久之計……性子極執拗，狡猾的牠「看中」了獲物，牠就鑲而不捨，一直「守候」著。抬頭仰望「牠」老是爬在階梯最高層，如守株待兔……

……這……怎麼行！進退維谷！上下不得……時間一久，口渴了，肚子餓了！豈不是要「餓死」在這千仞的深谷裏，……這……這……

「喔！你在這兒呀！……」

大如雷霆的說話聲，響徹了地下室，他被這個聲音所誘，把頭給從洞裏探出來仰望，原來是女兒「貝斯」……怎麼這樣巧合……

「做什麼？是不是看到老鼠呀？……」

巨人們的巨人鞋，發著隆隆聲響下了階梯來。

「我們一塊兒來趕逐老鼠呀！……」



「傻瓜！……」他不由得罵出口「那個巨人——女兒——貝斯，給探看，千仞山谷——水泥板的裂痕，他在心裏喊道：『傻瓜！在這小小的谷中，懸崖裏，老鼠會躲進來嗎？快把牠帶走呀！……』」

不知從那裏傳來的「巨人」的母親，喊叫貝斯。

「真是討厭！都在與緻蓬勃的時候……叫人……」

這個女巨人說著，把嘴巴翹著，抱起貓就走了！

「好呀！……你也不必去尋找那鱗兮兮的老鼠！和我一道回去好啦！……」

過了片刻，這個女巨人，一回頭，把地下室的門，狠狠地關上去「轟隆！」一聲響，天地之間都搖撼了！

「危險」雖過了！那恐龍大的貓給貝斯抱走。但是「逃亡自由」的機會又失了！史克德，只好吞下唾沫，一步步，踩穩了腳臺下到「第七階」去，到地板上……

仔細地檢點一看！手、臂甯說，遍體鱗傷……真是一次划不來的「旅行」。地下室，還是一片寧靜，有時蒸汽鍋爐，著火之聲，劈拍「幾下之外……沒有任何聲響。

他坐下來，靜靜地把眼睛給閉下來！把身子一搖幌，全身都疼痛不堪！……

他拖著沈重而傷痛腳，走向蒸汽鍋下去，指套「裏還剩下些『水』」這僅有的水是「靈水」只要這麼一些，足以解渴，足以救命！史克德用雙手去掬起「生命的靈水」給喝了，一口氣喝了十餘口，口渴遏止了……

走到自己的「家」這藏匿之家，竟「面目全非」。

史克德想起這個災害原因：這一定不是那可惡的毒蜘蛛所為。是那「巨人·母親——露伊斯」來修理蒸汽鍋的時候，看那個地方一片凌亂，爲了整理「髒亂」給通通丟掉的呀！

手帕、海綿墊，餅乾的包子……全沒有了！箱子的蓋子給丟到地面上去……如果，現在要把這些東西，搬回原位，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……我也沒有起重機，更沒有雲梯，那有辦法把這些「生活資材」恢復。

胃腸已經告訴我時刻了！轉轉叫！他抬頭仰望，放有「餅屑」的棚架上，却依然如故，沒有被動！

雖然，被弄濕了的「餅屑」有如「稀粥」但是在這飢腸轆轆的時候，它却是個最好

的「食糧」史克德，慢慢地動個下巴去吃它！最有滋味的一餐！

吃個溫飽了！他想！爲什麼有了今天！……今朝，那個巨人——賢妻·露伊斯下來的時候，爲什麼沒有向她打個招呼！給「放走」她！是否怕自己「太渺小」了！深怕自己的聲音，不能傳到對方去？……或者是，自己既然，萎縮得這麼小，藉重於他們的力量也無濟於事而放棄！自己的自暴自棄而來的？

或是，自己的腦力衰退了，……自己幻象，使他的腦海裏，有個走馬燈旋繞著，……史克德在黑暗中，把眼睛打開，靜坐著片刻……想自己剩下的「人生」到底有何意義？……

二呎十吋的回憶

露伊斯要把貝斯帶去臥室睡覺的這一段時間裏，史克德却坐在大廳裏，靜坐，貝斯，已長得比他高得了！

從寢室回來的露伊斯，直接到廚房去……從那邊傳來了打開餅蓋的聲音，從「冰盤」裏倒出「冰塊」的聲音，……二呎十二吋的「小人」史克德聽來，這些都是如車馬槍礮的噪音……

「要不要喝杯可樂！……」

從廚房那邊，露伊斯給叫過來！

「不要！……」

他搖搖首！毫無氣力地，他回答她。

「您哪！振作起來呀！千萬不要灰心，我們必須戰勝了這個逼人的魔鬼，……豈可輸給牠！……」

史克德，現在的衣服，都有如把孩子蓋上父親的衣服似地……露伊斯走出廚房之後，和他隔著小几，在對面的沙發上坐下來。曾是「六呎」綽綽有餘，是個英俊、瀟灑，……在校裏，在戰場裏，立過彪炳「戰功」的他，如今被無藥可救的「縮短病」所困……已經比五歲的女兒——貝斯——矮多了！

他看露伊斯的臉上洋溢著「同情」，差點就給惹吼了！但是終於吞下去，站起來，

走到門口……

「到那裏去？……」

「散步去！去不得呀？……」

他想打開門，但是這笨重的門，却絲毫不動搖！最近都由露伊斯代勞「孩子爸爸」

「混蛋！這個笨蛋！……老爺門！……」

露伊斯，也不會再爲他發脾氣，只好暗地裏哭泣，恨自己坎坷的命運，他連回頭也

沒有，一直向前走！

「我一道去！好不好！……」

露伊斯的說話聲，幾乎帶著哭泣聲。

「不用啦！」

他的回答聲，顯然是自暴自棄了！……其實，他的步法，並沒有他的「回答聲」有勁，走到外面的柵門，茫然無知地站著。心底下想，如果他再叫他一次，他一定很高興地回到屋裏去！……

但是她却從後面只補上一句：

「小心呀！史克德！……」

他俯著頭，茫無目標地向前走去，不去想所有的事兒，但是「該辦」的事，却一直浮現於腦海裏。

不知不覺地，走到湖畔，四下已經昏暗了，雖然說「夏天」但是處於高地的這山明水秀的「科利湖」却在夕靄暮嵐的時刻就有些寒意，附近的餐館，飲料品都「關門大吉」了！

湖面已經被薄霧籠罩著！岸邊的水波，規律地向岸上打了上來，……如果，現在，投水自盡「……？……他幻想自己沈下水裏……那情景……不由得戰慄起來！

史克德是在六個星期前，舉家搬到這裏來的。

「紐約·環球郵報」把他的「縮短病」公諸於世之後，他的「史克德」三個字，却立即成了「名人」舉國無人不知的「風雲人物」報社，那些愛管閒事的新聞記者，電視臺的邀請……他們家人都應接不暇，……

不僅如此，那些愛管閒事的人們，可以「得證」自己的「正常」而譏諷之後，投了

幾個錢回去，……史克德一家人，被這些人家，逼得透不過氣來。到頭來，不能走出公寓一步的地步了。

爲了躲避大家的一來訪「不得不搬到這山中的湖畔來，但是在生活方面，並沒有獲得改善，甚至日見拮据，捉襟見肘。

吃一天算一天的生活，家人之間，常起了勃谿，露伊斯，貝斯母女倆，一天比一天長大了，桌、椅都每天「增加」其重量，其實，這都是史克德萎縮的結果。

「史克德，周薪五十元，幾乎沒法兒維持下去，一家三口，衣、食、住、行、育、樂，全仗著這五十元，我實在沒辦法做」巧婦難爲無米之炊“……”

露伊斯透露了心聲……

「妳是要我到報館去，要他們報導我的消息之後，弄點稿費來餬口！……是嗎？……」

……

「我明白了！……」

「對不起！如果目前的情狀給維持下去！冬天一到，買些衣服啦！石油啦……一切生活費……麥帝哥哥是不是會接濟我們！……」

「我們不能再給麥帝哥哥操心呀！……」

兩人尖鋒相對之後，忽然靜默下來！如果沒有想個法子，史克德，一家三口之前，「餓死」這個鬼門關，敞開大門，向他們「招著手」呢！

到七月的最後一個星期，期然而然的事，終於來了！麥帝哥哥的「周薪支票」沒有再送來了！起初以爲，因「忙」而未送到，但是過了五天，支票還是未到。

「我們不能再等下去了！史克德！……」

露伊斯破膽直陳，管不了他的情緒如何，現實的生活爲重的。

「我們的存摺裏還有多少？……」

「大概，不足七十元了吧？……」

那一天的史克德，只管看書，足不出門……自己給恐怖的病症纏住不放，又家庭經濟的活索結頻催，貧病交迫，這也是人生苦痛之一，的確是人生的苦痛。

……爲了保障露伊斯，貝斯母女的生活，爲了突破這個難關，……到「環球郵報」求電視公司准予上演……或者是給出版自己的「傳記」……成暢銷書，這是可預期的……

……這一切的幻想式構想，沒有一種是成功的，一家的主人，他有他的重責。把自己，目前的醜態，在大眾的前面，出洋相。這種事情是做不得的，理由很簡單

，良心的遣責聲，在耳邊響徹了！

一天過去了！一個今天又來，伸長了脖子等待著的麥帝哥哥的「週薪支票」還是沒有送到。

在這個晚上，露伊斯偕了史克德拜訪哥哥麥帝去。恰好麥帝也在家，麥帝不等著他們的「說明來意」自動告訴他們道：

「真是對不起，我自己在近幾個月裏也遭遇到莫大的困難，……在不景氣的經濟循環下，大顧客的」訂單「都沒有了，契約斷了，沒有」生意「可做，手頭自個兒拮据！

……

非常抱歉，我自身難保，不能再按週送」薪「了！這愛莫能助的情況，請多包涵：

……不過，一定也有好轉的日子吧！到時候，我們可以……」

手足情深的親骨肉，麥帝哥哥，由衷的話，不得不接受，……他說完了，從薄薄的

錢袋打開之後，抽出百元，遞給史克德……這一百塊錢似乎是「道散金」

——
從湖的那邊掠過湖面吹過來的「冷風」透進人的心坎裏來，……從哥哥的手裏，拿到「一百塊錢之後，沒有其他的經濟來源了！

剩下了唯一的路途，……這是不顧一切，去除了自尊，家譽，……請記者來寫一則

「可憐而有趣的縮短病男人的故事」

「比兩歲大的幼兒還小的男人！在小孩兒的椅子上吃飯的男人！穿著幼兒服的大男人！馬戲團裏的矮小丑也認輸的小男人！……」

自個兒溜出家，到湖畔的小板橋坐著，閉目沈思的史克德，在這窮途末路，不知如何是好！

在這個當兒，忽然，從後面來了腳部聲！接著有人喊道：「喔！」小人「在這裏呀

！……」

從後面來的譏諷聲，他的確吃了一驚！

「喂！」小人「呀！你在此地幹什麼？」

「大夥兒來呀！拿他玩一下子好啦！……」

他們是附近的太保，三人組，這些不良少年來意不善，把人當「娛樂工具」的壞蛋，史克德爲了逃避他們的「玩笑」溜下了板凳，想跑了，……但是……史克德却不這麼做法，……因爲自尊心不許這麼做！……

「喂！」小人「你要到那裏去？……」

「不用慌！一慌啦！會摔了一跤的呀！……」

這些不良少年「笑」了！史克德不理睬他們，加緊腳步，向前走去。

「他好像不服我們的」禮遇「！……」

其中的一個人說道：

「這！這樣」太好啦「我就請他……」

又是另一個少年補上了一句！……

倒胃口的事兒，在眼前發生，可預見的「傷害」由衷湧上心頭。……不必去理了這些「不中用」的人們，理睬他們何用，……史克德，在憤怒的心底下，自勉自己。

他走上人行道，爬上坡道……那些太保少年却追著上來……銜著「紙烟」的少年，猛吸了烟，那火光照亮了漆黑的湖畔！

到底是「小人和大人」的競走，立即給追上……

「你們放手好不好！……」

「先生！你上那兒去？……」

把史克德的手臂抓住的太保少年，用懇切的「口吻」禮遇了他！

「我要回家去呀！……」

頭戴著棒球帽的那個少年，不過是十五、六歲的，乳臭未乾的少年吧！滿臉是青春痘，裝著威風凜凜的派頭，在嘴角，把紙烟給垂下，是個太保十足的不中用「物」

「什麼？你想家呀！……」

「真的嗎？……」

他趁著太保們的不留意，給掙扎一下，脫身了，向前邁開腳步而去！戴著「棒球帽」的那個兇暴的太保却追上來，把史克德給抓回來！

「這麼早就回家去！不能變成了個了不起的人呀！……」

「這個」小鬼「驕傲極啦！這種驕傲的小鬼，沒有來個」教育「怎麼行！……」

他們終於露出猙獰面目，史克德盡力掙扎！

「請你們放手呀！……」

他的喊叫聲顫抖著。

「好麼！你不用慌呀！我可以介紹我的伙伴給你！他就是湯米……喂！向他行個見面禮呀！……」

「我要回家去！……」

「喂！我是向你打招呼的呀！真是不懂道理的東西！沒有吃個拳雨的話，好像不聽話了！……」

史克德的下腹部，感到一陣冷水逆上來，恐怖感逼著上來。

「拜托！媽媽在家裏等著我回家的呢！……」

史克德，不知是出於哀願，忽然把兒語說出口！

「喔！在家裏，媽媽等著你啦！那我們感動了！媽媽等著你回家！我們的熱淚奪眶了！……」

戴著棒球帽的那個，太保“在口裏銜了烟，給大大的噴上史克德的臉上來，他被噎，給燻了！



I. TENAN

「喂！你有沒有錢！小孩子！……」

「沒有呀！」

史克德憤怒的回答！他們把他推了！他倒退了幾步。

「你這種口氣！什麼意思呀！……」

「俺！最討厭驕傲的，不聽話的少年人！」

「錢！媽媽不給我呀！……」

史克德焦立不安，如果沒有想辦法逃出虎口，一定被他們弄得遍體鱗傷，……他倒退了幾步！

「你不要跑呀！……」

「這個小鬼！真是，……」

他決心，出奇制勝，趁著他們沒注意，向那戴著帽子的少年，向他的「要塞」地帶狠狠的一擊，……但是他也狠狠地還擊過來，頭部給一擊，接著又一記耳光，鼻血立即湧下來！……

「喂！你們把小鬼抓住！……」

老大般的少年，命令老二、老三給抓住双臂，使他動彈不得。

「這個小鬼！沒有用火來」烤「他，好像不聽話了！」

鮮血在口中流動！他暴跳，但是他們的力氣太大了，無法相抗衡。
戴著帽子的少年點燃火柴，「探」個究竟，……

「喔！這個小鬼！不是孩子呀！……喔！我知道了！」

「你們說什麼呀！……」

「那個」縮短病「的男人！……」

「放手呀！不放手，我就叫警察來，把你們通通送去那邊，坐牢去呀！……」

「囉嘛！你再喋喋不休！一定沒有好處！」

「喂！你們看！把他看清楚！……」

那些不良少年，太保們，再擦亮了根火柴，他們把火柴給送到史克德臉「上」去，火燒上他的臉上。

「不錯！一點兒不錯！這個傢伙就是」他「，那個電視網播出的」男人「……會縮短的男人！……」

「這個混帳！太狡猾了！他竟以小孩的口吻來想瞞騙我們，……真是欺人太甚！……」

史克德的憤怒頓時變為絕望，他們已經看過電視的介紹，……心臟的跳動，不覺地亢進！

「喂！你這個小鬼，要錢就拿去吧！……」

史克德，相機逃走，戴有帽子的那個少年，把錢袋給抓出來同時：

「喂！……」

的一聲，把錢袋給扔得遠遠地，錢袋很笨重，看樣子是小孩子的「零用錢」一般，輔幣多，沒有大鈔。

那些三人幫，把眼睛注視那錢袋地方，史克德把中間的一個少年的股間給踢了上去，那個少年，受了這不意的「一記」可不得了！「要塞」地帶被擊中，雖然沒有「阿里」拳王的威力，但是痛得跳起來！終於掩住了「那個」地方蹲下去，……

史克德奮力掙扎，掙脫了另一個少年的手臂，「飛」也似「地」向黑暗中的斜坡跑……「抓住他！抓住他！絕不可原諒他！……」

他拼命向前跑，那些從後頭追上來的少年們，在口裏喊些什麼……鏗而不捨地追上來，他們的腳步聲有如雷霆，跑得怪快！一分鐘光景了吧！肚子開始疼痛了！用左手去壓住「它」，再邁開大步，向前跑！

到「家」大概還要五十碼！

他知道，沒法兒跑進自己的家裏去！因為被他們得知「住宅」後果就不難想像了！縮短病之家「如果被這些太保知道了，要把他帶去當搖錢樹也說不定。

史克德，咬緊牙根，向前拼命跑，跑過家門前之後，給左彎，右拐，倒轉……到距離家遠之處，才給躲進一個「人家」的後院去。他衝過院子……之後，很不幸，撞上木製圍籬！

「喔！逮住了！再跑看看！……」

史克德，從後面被抱住了，因恐怖，幾乎要嘔吐，把兩手臂向左右振它，一振，把少年的眼睛打中了！他看少年在揉眼睛的剎那，向前拼命再衝去！

然後奮力躍上「木圍籬」給「輕鬆」地越過它，跳下圍籬的那邊，這一跳，竟把足踝扭傷，頓時疼痛起來！扭傷了腳……但是拖著跛腳也得向前衝！……

「喂！湯米！在這裏呀！這裏呀！……」

那個戴帽子的少年叫著後面的那些少年。

史克德，不能再顧及這些，跑進窄狹的巷道裏去。來得很巧，那倉庫的戶「敞開」著。他飛也似地衝進那漆黑的倉庫裏，把門關上來。他把門關好之後，把身子給躺到門後，作「擋門」之用。一面作「整理運動」一面聳著耳朵，聽外頭的情況。

他們，那些太保們，也許看破了，既然無法逮住，又得侵入人家的家宅，恐怕被人家誤會，也就「算」了！因而自己敲起退堂鼓，撤退「而去的樣子！」

但是這一場「馬拉松比賽」使得他精疲力竭，喉嚨的水都乾涸了！兩腳痙攣不已！……不知怎麼的，史克德，悲從中來，不由得啜泣起來！這個啜泣聲，並不是一個成人的啜泣，……是個小孩兒獨處一個恐怖的黑暗中「求救」的啜泣……在坐立不安的時候，求骨肉來援的「求援式哭泣」。

……過了半個把小時了吧！他從門縫裏，向外偷偷地掃視四下，再也沒有動靜，才跨出庫門。拖著扭傷的腳，向家的方向走。回到家裏，露伊斯看了他的那種窘狀，不覺戰慄起來……

愛妻·露伊斯，一再以親切，體貼的口吻問他，但是禁若寒蟬，一口不說，……只有把頭向左右「擺」。

擴展的指套

史克德，想站起來，但是劇烈的疼痛穿過了全身，特別是背部的肌肉，幾乎要裂開了！只好側著睡，仰望那蒙上一層沙塵的「蒸汽鍋爐」。

今天已經星期四，剩下三天。

右腳陣陣作痛，膝蓋也腫了！把手摸上臉兒，滿臉都傷痕的他，幾乎支持不下，……他在痛苦呻吟中給站立起來。

這些累累的傷痕都是在這兩三天裏給造成的，是永垂不朽的勳章。在地下室的生活，已經過了三個把月，但是未曾有的這種痛苦熬過。這樣看來，愈縮短，危險也隨著增加的。

爬上泥磚上面去，好像目眩神搖，現在最要緊的是必須取了水來潤濕喉嚨。

走下泥磚，探看”指套“裏頭沒有一滴水。床鋪上也乾涸，如果要到另一個”指套——水桶——去，但是得通過長長的”絲繩“而且要下到”水槽“去。

史克德不覺地走到”木尺“邊，站立看！

「啊！糟糕！剩下七分之二吋！……」

史克德，爲了解決，目前的迫切問題——解渴——不辭辛勞，走到”幫浦“的方向去。邊走邊想！如果，現在不幸遇上毒蜘蛛。一定不堪一擊，毫無辦法來抵抗……想及於此，手脚都酥軟了！

“有生之年”不顧成了毒蜘蛛的犧牲品，到底對毒蜘蛛的恐怖，厭惡感是無法從腦裏祛除的。

走到懸崖邊來，往下俯瞰，有絲繩向下垂，打結的間隔，比以前長得多了！要”儲水“的”水桶——指套——却在百呎的深壑下，在那個溝壑底下，可怕的毒蜘蛛埋伏著也說不定！

涼鞋著地了！他從”絲繩“放開了手，因爲指頭又縮小，不會再把指頭給”咬“上，這是”進步“的一點。

走到”指套——水桶——前面，它顯得”更長“了！現在伸手上去，自己的高，却和指套同高……如果水滿”桶“溢出桶外的話，可以取之不竭。這樣看來，沒有爬上桶的頂端，無法喝到”水“。

要爬上”指套——水桶——有個困難，因爲它的”中部“有如凸透鏡向外凸出，這種球形指套”帶著十分的危險性，冒險性“。

史克德，在這緊急時刻，靈機一動，把”水桶“推看看，它却無動於衷，毫無動搖之勢。

……啊！天已經要滅我了！等死之外有何辦法？坐以待斃了吧！……他不由得，把絲繩給抓在手裏，打算”了結“自己”殘生“……但是，還是把它想”回來“要喝水解渴，只好到”水桶——指套——中去尋找。

喉嚨中乾得沒有一滴水了！已經沒法兒熬過去的，在這緊急的關頭裏，他的腦裏，還充滿著說不盡的”心事“。

雖然已經縮短得不像”話“下，史克德是有頭有腦的”人“是有理性的，有靈性的”人“是萬物的靈長。比毒蜘蛛小，比大貓沒有力氣，……但是他不是”小昆虫，小毛

虫」可比。

所以……我豈可被「關」在暗無天日的地下室裏，白白了結了我的一生……想到這裏，不覺地精神充沛了！

突然間，幫浦起動，那個「驚人」的轟隆聲響，他幾乎無法容忍，只好把兩手給掩住兩耳。但是這巨大的聲響，它的衝擊波動，很快地把史克德「衝倒」了！整個身子顫抖不已，鼓膜都幾乎破裂了，掩住耳朵上的手掌，比雷鳴來得大……史克德把眼睛瞪得大大的，靠身於壁牆，不能動彈。

四下，異常地寧靜，史克德，不覺地倒在該地，精神，肉體都崩潰似地。目眩神搖，手足都戰慄不已，過了一會，他向指套的上端伸手去……感到指甲似乎鉤上，退回來看看，指甲染上了水……水……水，他不覺地跳躍起來。……勉強支掌上來，繞著「指套」的周圍，想辦法抬高了脚跟，弄上去，但是不慎，摔了一跤，倒在地面上。

一次、二次，……史克德在痛苦呻吟中再站起來，第三次，右手的指頭，兩隻鉤上「桶」端——指套邊，再把左手掛上去……

全身的重量掛上去，這一遭可不得了，指套傾斜而倒。他全力抓住它，指套向這邊

倒下。

倒下同時，手給放了，他被拋在地板上，指套壓在他的肚子上。

全身濕淋淋，成落湯雞，一個「大浪」蓋過他身上，呼吸幾乎給窒息。

奇怪！不知什麼力量，這個「水桶」——指套，在地面搖幌三、四下，恢復「原位」他趕忙把溢出來的水給承在手裏喝它，這個「水」冷得幾乎凍人手。

喝了「水」牙齒給一咬「咔咕！咔咕！」叫了！整個身子裏，冷起來，幾乎立即患上「急性肺炎」。

史克德把衣服從頭上脫去，把濕淋淋的衣服脫掉，他跳上「絲繩」去。

約爬了十呎！手臂的肌肉疼痛不堪。身子的肌力，已不堪負荷了！把身子吊著「休息」脊椎骨，有如被刺上去針一般發痛，過了三秒之後，又開始爬。

全身起了雞皮疙瘩，咬緊牙根的口裏間隙冒出「白霧」史克德把腳纏住在絲繩上，使用兩臂的力量，往上爬！

一時，又一時……

絲繩，有時因搖幌過大，碰上壁去，一碰，感覺疲勞多了，用盡精神，緊張過度的

關係吧！

他不敢看上去。割草的農民是不會向前看去的，只注意腳下，如果看上面，因氣力沒了！放了手，會「直」掉到地面去。

不知過了多少時刻了！他搖搖擺擺走在地板上……因剛剛的冷水，惡寒與高燒互相交替著。額旁給摸一看，四十度大概不下，口裏，已經乾燥極了！啊！已經患了病了！泥漿的旁邊，有套古衣，被無數的泥巴沾上，都乾了！憤怒與疲勞相交加，身子一直戰慄起來。他一氣之下，把剩下的餅屑給集起來，摔下於海綿墊上。

爲了蓋上紙盒的蓋子，費盡力氣的他，終於倒在海綿墊上。在黑闇的空氣中，透出史克德「喘息」不已的聲音，那是微弱而可憐的聲音。

這樣躺下來之後，數分鐘，想起來吃了些，但是喉嚨却感到疼痛，連嚥下唾沫也痛苦不堪！而且，喉頭是乾涸了，一點兒水分沒有，向海綿墊壓住了自己的臉，看，是否能有奇蹟出現，但是盡平生的力氣去做，結果，滲出來的是，帶著惡臭的「臭水」吧了！

他站在萬念俱灰的窮途末路上，全身力氣都沒了！往後怎麼辦，該如何辦？如何去



ITenfu

維持到「最後的一刻」雖然是還有三天，但是在「最後關頭」要出現什麼奇蹟也不可料，糧食告罄了！」水“也必須走到遙遠的那下邊去，又無法從地下室逃出！

「啊！我病倒了！病倒了！……」

史克德把拳頭放在嘴上，輾轉呻吟，甚至啜泣來！

飢餓與發燒

在病榻上痛苦呻吟的當兒……忽然來個靈感，似乎有“怪物”逼近來般地……「啊

！……毒蜘蛛！……」

一、二、三……六、七……無疑是毒蜘蛛，缺乏了一隻脚的毒蜘蛛……我的勁敵，

……

茫然無知的……在腦裏突然出現，自己在二呎時代的情景來，二呎，這是“幼兒”之屬，在此「時代」我還能刮鬍子，用洗碟子用的小盒來洗澡，坐在幼兒用的彈簧椅裏過了一段日子！

彼時，史克德，在一個夜裏提出個建議道：

「在這樣的“逆境”中，把我賣給馬戲團如何？……」

但是，露伊斯，雖然是賢妻，却沒有一句安慰的話，最簡單的：「不要開玩笑！」也沒有說出口，所以越想越氣人。

穿著小寶寶穿的「小鞋」踩地憤怒的史克德，賢妻露伊斯回頭過來，道：

「不要嗾嗾叫呢！我馬上就來！……」

史克德，氣得眼前一片紅霞……跑出大門的門限，給貓鉤住了！

露伊斯，跑向前去，給抱前去，給抱起來之後，給帶到裏面去，從急救藥盒裏取出消毒藥擦他的傷處，邊擦，邊向他表示歉意，……但是這個歉意的表示法，更是氣人。

那種口吻是把孩兒“安撫”的口吻，沒有把他當一家的主人看待，這一點，自尊心給損傷殆盡。

他站在地下室的階梯上檢起小石子來，不知那來的「無名火」冒高三丈，握住的小石子給充滿了「怒氣」現在沒錢了，而且露伊斯也沒有想辦法找工作做……把父親當做「小弟弟」看待的貝斯……加上自己每天縮短七分之一吋的身段……

握在手中的小石子，給汗水沾濕了！

毒蜘蛛躲在壁兒的裂痕裏，他盡平生的力氣給丟過去，很巧妙地，打中了牠的一隻腳，這隻腳脫落了，給骨髓粘住於壁上脫走了。那隻蜘蛛的腳，在壁上微微地動著……

也許，我也有那麼的一天，縮短得那麼地小……但是，如今只剩兩呎，還不敢相信，真的有那麼一天！

時至今日，它已經成了事實，呈現在眼前，如果，現在，因有其他突然的原因，死掉，是不是也會照樣“每天縮短”七分之一吋“？

在箱蓋上頭的蜘蛛，放大了眼睛，如在獵物“似的，徘徊走動，但是不一會，向那邊消失去，遠遠傳來汽油爐，點上了火的，吼叫聲“颱風一般大的空氣，移動於整個地下室“裏，這個“風聲“透入他的內耳去，有如進入地獄的墓穴似地。

不知什麼時候，他睡着了，把身子捲成一團“兩手掌去掩蓋耳朵，往「惡夢的世界」彷徨著。

一覺醒來，那汽油爐，還是發著火焰燃燒著，從那時起，不知過了多少時刻，或者

只過了幾分鐘……

史克德把身子一吋吋地轉移到海綿墊的端去，想把腳“給放下去的當兒，不慎失足，從海綿墊給墜下去，他這一記，只好倒在水泥板上，不能動彈了！

很想喝水！在這舌頭下，淚珠不覺地奪眶而出。

史克德把紙盒蓋給拾起來，用他的背給撐著它出去。

看了由南邊的窗子照射來的光線，已經是午後，二時或三時了吧，史克德感慨萬千，半天的時光又溜過去！

他不知什麼心血來潮，回頭就向「紙盒蓋」給猛打它。但是只換來了拳頭的疼痛，連續幾十下的「拳雨」只帶來了「反彈」紙盒蓋却毫無損傷。

他，不幹了，不再去「修理」它，他在附近徘徊，彷徨。

聳著耳朵一聽，不知在那個方向，傳來「滴水」的聲響，……只有「水滴聲」但是它不是自個兒送到口裏來的，舌頭在口裏劇烈地活動。

往前頭一望，水泥板中有一道裂痕，走近去往下一看，大概「五十呎」足足有吧！這樣千仞溝壑……

如果，在這萬念俱灰的環境下，跳進這千仞溝壑，到底會如何？一跳了下去……從

這「深谷」裏，要到不可思議的「阿里斯邦」去，這倒是不可能的事。

他思量了一會……「好！我還是勇敢地活下去！到最後，一時——到最後一口氣為止！……」

口裏乾涸得希望有點水來潤濕喉頭，……把四下看看！在前面有一道，紅色牆壁“

定神一看！那不是牆壁，也不是石塊或木頭，他是一條「直徑」相當大的橡皮管。

史克德，看準了這條「盤踞」在眼前的「大橡皮管」想，這裏頭一定還有「流餘」的，在這種一滴水，一滴血的「今日」豈可放過這機會。

他繞個圈子，找到了「橡皮管」口，這個「口」處，有如「隧道」他靈機一動，要

走進漫長的「旅程」還是乘「金屬戒子」來轉動它，速度又快，又安全。

又想起，在「那時代」家庭園藝，把橡皮管堆，取上的時候，往裏頭還會流出不少量的「餘水」弄濕了「褲管」端。

他爲了「求生」不得不冒險而走！它被捲成一堆，蜿蜒的，窄狹的，平坦而漫長的這長隧道……一直通往裏頭。

不知轉了幾個拐彎……竟出現了一個「大水窪」他渴望已久的水，一躍進去，高興得瘋狂似地，給用手掬起它來，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喝了它。

這水窪裏的水相當冷，而且已帶有些「臭味」本來是無色、無味、無臭的水，它竟

是比「葡萄酒」好喝多了，比一般的醇酒來得好！

他不覺地「跪地合掌」感謝天地神祇，賜「給他，這一道」水“在夢裏出現過的情景，竟實現了！史克德連續地，掬起它來喝，一連十幾下，夠了「過癮」了！

這「池」雖帶著些臭味的水，它却是史克德「生命的泉源」喝下之後患了什麼「痢疾」……現在不能管得那麼多了！只知感謝「天地神祇」的賜與。

他的腦海裏，忽然掀起了另一個想法，不管如何大的「勝利」它都有它值得回憶的苦頭。自己依目前的「每日縮短七分之一吋」就神祇而言，它也許具有特別的意義。

史克德，喝它過癮了！走出「隧道」去，前些時刻，被高燒熬過的他，要站立走路就已得化了最大的努力，地下室裏，記得還有一小塊「麪包」

這一塊麪包，足夠地養活自己「最後兩天人生旅程」但是這塊「麪包」却放置於蜘蛛棲息的工具棚架上，要去取它下來吃，這當然帶著莫大的危險。

那個「黑色的未亡人」——毒蜘蛛——現在却「長」成史克德的「三倍」綽綽有餘了吧！如今，不顧和這「毒蜘蛛」來做個肉搏戰。和那全身長著刺毛的「牠」決鬥，一想之下，胃口就疼痛了！

史克德仰望，那放有「麪包」的架棚上乾著急，望著「麪包」興嘆。

他只能「興嘆」却拿他毫無辦法，向「海綿墊」方向走。在這「無能爲力」的情況下，豈有好辦法可以想。回到海綿墊的途中，一再掉頭去看「它」那「糧食庫」回頭了幾下，……

「啊！……毒蜘蛛！……」

他發見「毒蜘蛛」由那峭壁上看見史克德似地，快馬加鞭，往地面爬下。他的防禦本能，求生意望，使得他，不得不採取「守勢」他向前猛衝……但是因剛發過「高燒」手脚都酥軟了！

那裏能跑得動，有如穿著「鉛鞋」般地，非常笨重。

……但是，在這個「生死關頭」——精神一到，何事不成的一諺，却浮上念頭，使它奮力往前跑，終能在毒蜘蛛，下到地面的「瞬」前，躲進紙盒裏去！

「毒蜘蛛」還是鏗而不捨地追了上來，把「球根」似的大身子，爬在箱蓋上徘徊著。腳爪「爬著紙蓋，薩！薩！」的作響，……他在紙盒裏，咬緊牙根，熬著熱。

……他想，那塊「麪包」休想了！那隻「毒蜘蛛」在，絕沒有可能取得到它，因爲這「勁敵」因史克德的「縮短」更增加了牠的威力。

不覺地，靠壁坐下，戰慄於惡寒中，眼淚涔涔地……感嘆朝不保夕的自己……命運爲何如此坎坷？

一呎九吋時的回憶

夏天過了，學校的暑假也結束了，到湖畔的食品店來幹了一段時間的女學生，又得上學去。但是，這個「職位」却由「露伊斯」來代替，她在一個月前就已經「學」得一套「生意經」。

她出去工作，貝斯就得由史克德來照顧，但是這個時候，他的身高，已經縮短到「貝斯」的「心臟」處吧了！所以「照顧」她，有困難了！

露伊斯，決定請鄰居的一個剛畢業的女孩子來照顧「貝斯」。

「如果爲了請她來照顧貝斯，我付她薪水，剩下也就寥寥無幾了？……」

露伊斯訴苦道！

「但是……也沒有其他的辦法可想呀！……」

史克德却靜坐不語！

最後，決定了！家族會議上決定，請來一個照顧貝斯的「少女」，爲了避免給發見，這個「家」有個「縮短症」男人，所以露伊斯上班的時間裏，史克德必須去躲藏起來！地方是地下室。

露伊斯，上班的頭一天，爲他準備了三片「三明治」和熱水瓶兩個，一個是裝開水的，另一個則泡有咖啡的。

「這樣，足夠你一天的」糧食「了！最好拿了一本書去看！……」

而且一再向貝斯叮嚀：

「乖寶寶！你爸爸的事兒，千萬不要說出去！……」

吃飽了飯之後，露伊斯把「安樂椅」給搬到地下室去，史克德跟著下去。她從汽油

爐和電冰箱的中間，取出了「衣服盒」打開之後，在盒裏放了「彈簧臺」兩個，告訴史克德：

「在這個地方睡午覺好啦！……」

「好像」狗屋「呀！……」

「什麼？……」

露伊斯問回去！史克德却一言不發。

「那個孩子……不來這裏探看的話沒有問題！……不過爲了」防患未然「起見，我想鎖上門好！……」

「妳不要這樣做！……」

「但是她……下來了怎麼辦？……」

「要把我」鎖上來「這我是討厭的呀！……」

露伊斯，看上班的時刻也到了，在他的額上親一下走了！他只有把門關上，沒有上鎖！

史克德，在她出去之後，茫然無知地，站在地下室中央……不知要做什么？看看四

下。

「夠瞧的呀！……」

他「爬」上椅上去打開書來看，在「上頭」聽見露伊斯往大門走的腳步聲，更聽見一個少女的講話聲，似乎「快」而「清晰」的口齒！給人快感。

約五分鐘光景，露伊斯，好像「準備就緒」了，從外面聽來了引擎聲，這是那老爺車——用了它五年的「福特牌」她「上班」去了！

從外頭聽來，她們的說話聲，有如森林中的回聲。

據露伊斯說：這個女孩名叫「基沙琳」，她到底長個什麼樣子？紅色金髮？明眸皓齒？有如小鳥的輕盈步伐？藍色清澄的眼睛？……

她們倆在院子裏嬉戲！史克德給這噪雜聲，掀起了好奇心，想辦法爬高往外看！立即爬到油桶旁邊，疊了很多紙箱的上端去，眺望外面。

他由滿是蜘蛛網的窗戶給往外看……這個女孩，足足有五呎二吋，豐滿的腰與腳，穿著「拳擊用上衣」她有「皓齒」有小鳥般的輕盈的步伐，這却合乎自己的「想像」。雖然說「鳥」一般的步伐，不如說鴨子的「步伐」了，左右搖擺，眼睛的顏色卻沒

看見，頭髮則近乎「灰色」。

這位「新來」的「幫手」下裙是木棉製的，和貝斯兩人，在院子裏「遊蕩」

「喔！妳們家裏有地下室？是嗎？……」

基沙琳喊道。

貝斯的臉上，立即呈現難色，史克德緊張了！

「有呀！不過，裏面都沒有什麼？好多年沒用它了！」

聰明的貝斯，爲了地下室的事，給「辯護」著。

基沙琳笑了！

「是呀！又濕又悶的地方，沒人喜歡住下去！……」

倆人向那邊走去！看她們倆人向那邊走了，他就回到椅子這邊來，在椅子的手臂上，放了熱水瓶，打開了紅色塑膠杯的蓋子，給倒了滿杯的咖啡……

再去拿來了那早晨拿來的「書」放在腿上，邊看書，邊喝咖啡，這不疑是人生的享受之一。

讀了片刻，他忽然聽見有腳步聲，向這邊走來……愈來愈近，……「呿薩！呿薩！有

人想打開它！

史克德，立即把熱水瓶跟書給抱上來，敏捷地躲避石油槽後頭去，爲了安全起見，再「轉移」到紙盒堆的後頭去，……

呼吸幾乎被窒息了！她那小心翼翼的步伐……史克德從「箱子」後頭，屏住呼吸看她「到底要什麼「花樣」

「喔！沒有什麼東西呀！……」

這個「新來」的基沙琳，竟來探視「家中」認識環境。她走下階梯來……她把椅子踢了！也許想了「爲什麼地下室」的中間放有把「椅子」衣箱上放有彈簧墊子，有如貓要使用的一般……

「哇！多年沒動過手的地方！到處都是塵埃，厚厚的一層……？」
她邊說，邊把地下室「巡禮」一番，她走到蒸汽鍋的旁邊，把上頭的網子給用她的指頭去敲它。

她在各地巡禮之後，不知搞些什麼就走，自言自語道：

「啊！賺錢了！……」



不知什麼意思，她上了階梯，開了門走出地下室去。

從“油桶”下爬出來的時候，基沙琳的脚步聲却沒有了，似乎遠離而去。

史克德有如「鐵檻」裏的猛獸一般，把四下走走，踱來踱去……這個女孩……真是引狼入室“來到此地，第一天就”探查“全家各角落……也許……現在就在上頭翻箱倒櫃也不可料！……

如果，她看見衣櫥裏有男人的衣服，她作何「感想」露伊斯要怎麼去「騙」她？……史克德，已化石搬到此地來的，根本沒有「來信」在這種情況下，不可能露出馬脚的……

不過，還有一個，令他擔心的「環球郵報」的新聞記事，也許被看見也說不定，有了“相片”這就不能再有騙過去的可能！……但是，如果他有讀過這一則“故事”也許更詳細地“查”過地下室了吧！

肚子也餓了！想吃了“三明治”把那個地方看看，三明治却不翼而飛“……這一定是基沙琳”順手牽羊“

「混帳！……」

在頭的上端，基沙琳徘徊屋子裏的脚步聲給聽過來！

「這個小豬！……」

翌天早上。

「快！快！把我鎖上去呀！……」

史克德，要露伊斯敏捷一點。

「親愛的，你說，爲了不想給基沙琳發見，要我上鎖是嗎？……」

史克德靜默無語。

「如果，門開了，我就會下來！……」

露伊斯叮嚀道：

「昨天，她雖然在此地發見“三明治”，但是不能因此就可斷定“基沙琳”是會發
生疑問的……但是，如果，她食之知味……也許……」

「好啦！妳還是上鎖的好！……」

他把臉兒轉到一邊……總是“上鎖”這不是味道。

「我去了！……」

露伊斯，注視他片刻……習慣地在史克德的頭髮上一「親」，掉頭走向階梯。

史克德，呆立如木雞，歡送「她」而上，……從今以後，每天就是要過著這麼一種「

生活……露伊斯在上班前，把三明治，咖啡，熱水瓶給搬到「地下室」然後在「髮

上一吻……「再見」「上鎖」「規律的生活」……

「砰！」接著「咔嚓！……」笨重的聲響……每天聽了這種「笨重」的回聲，只有

恐怖向心坎裏猛衝上來。想「哀叫」一聲，却衝不出喉頭去！完全成了「地下囚」……

但是，爲了躲過醜陋的社會地耳目，除非這樣做，並沒有更好的「方式」了！

不過，感到奇怪！一種「吉兆」湧上心頭，鎮靜多了！他「爬上「椅子去，取出一

條紙煙給點個火，又倒了滿杯的咖啡，坐上椅子」裏「打開了露伊斯帶回來的「環球郵

報「看看它！

在第三版的中央，有個五個字標題道：

「縮短的男人！行方不明！三個月音訊杳然！」

——被天下罕有的「病例」縮短萎縮病纏住的男人！舉世矚目，風靡一時後，近三

個月，沒人再看見他！

如今，他已經是行方不明的人！」

在「尋找」他的行踪，而且還想照個相片，要「撈」一筆「新聞財」想及於此，史克德的無名火，不覺地往上冒，……

再往下看：

「——爲治療史氏的奇異縮短病，哥倫比亞長老教會醫療中心的大夫們，均嚟若寒蟬，沒有一個願意透露！……」

史克德看了這一則「新聞」立即感覺到「醫療中心」——這美國一流醫院的醫師們，尚未發明了「解毒劑」……但是，如果，現在「造就」了，也無濟於事了！不足「二呎」的身材，有何用處！……

想到這裏，汗都冒上來，緊緊地抓住椅臂，指頭上都沒有「血色」了！從指頭的間隙中透出橘黃的漆色。看了，令人厭惡，何必在院子的板凳給塗上這種顏色……這個家的「主人」一定有不好的「嗜好」。

史克德，下了椅子，到各處走走，如此，在這黑暗，潮濕的地下室裏，……每天要

過著這樣的苦悶日子？想到這裏……連書都不想去看看它……

從上頭那邊傳來了打開「網門」的聲響，從門口那裏傳來了貝斯基沙琳的談話聲！他走到透視窗去。

倆個小女孩，都穿著游泳衣。貝斯是穿紅色的，基沙琳却穿著淺淡的藍色泳衣，分為上下。

「妳的媽媽，把地下室上鎖了！……」

基沙琳用一種不可思議的眼光去看著貝斯。

「怎麼這麼做？……」

「我不知道！……」

貝斯天真無邪地回答她。

「我想跟妳玩」板球「呢！……妳知道不知道，鎖匙放在那裏？……」

「我不知道？……」

「那！我們來玩球，好不好！……」

史克德，放下心似地，爬上箱子上去，看她們倆人玩球！

大概，玩膩了，基沙琳不聲不響地，走到屋裏來，從屋子裏頭，聽來了「翻箱倒櫃」的「咔嚓！咔嚓！」聲，過了十分鐘光景了吧！基沙琳又走出院子去！

「啊！……」史克德看基沙琳的「食指」上，套鉤「著一束鎖匙，亮給貝斯看！向貝斯喊著……」

「找到了！找到了！有辦法了！……」

掉頭又跑到屋子裏來，……她……這個「內賊」竟從衣櫥裏頭，搜「到「家裏」全部的「備用鎖匙」。

史克德，又氣又怕，全身不覺地戰慄起來……立即採取行動，準備躲藏起來，……他「滑下」箱子，把三明治的「袋子，把熱水瓶兩隻都給裝上去，把剛打開的餅乾盒給扔上電冰箱去……在慌忙中給想到……」

「啊！報紙！」

史克德，正把它取上的當兒，……基沙琳把鎖匙插上「孔」裏，給「咔嚓」的一聲，打開了，他趕緊把報紙折起來，丟進桌下的紙屑桶去！

門被打開了！彼機警地躲進高大的「油桶」後面，把「大袋子」跟書抱著，屏住呼

，看了這一刻，看她到底要耍出什麼花樣？

「奇怪？連地下室也要上鎖！怕人偷東西呀！……」

基沙琳，看樣子，並不是爲了下來取「三明治」根本不在意似地，辭峰相當尖銳，不知在找什麼東西……走到東隅，又轉到西角……

「喔！有了！有了！板球用具！……」

她把「球棍」給拖出來之後，抓住它，站立了，姿勢「敲敲地板，又尖叫道：

「球，打球棍，門柱……都齊全呀！成套的呀！」

好一個不知「辛勞」的小女兒似地，雀躍三丈。

她把這些「板球用具」給整套的從棚架上取下來之後，抱起來就往外頭走！發著高大的腳步聲，向階梯去……

史克德，只好目瞪口呆地，送著她走！……

第三章 爲生存而戰

果斷



史克德，從甜蜜的睡夢中被雷霆似的巨響給驚醒過來。但是不想給下床，只把眼睛開得大大地，發呆在床上。

沒有光彩的眼睛，蒼白的臉上，毫無表情……滿臉的鬍鬚，給閉得緊緊的……過了片刻，才恢復了「意識」從喉頭不覺地發出呻吟聲，把手向額旁一觸，數道皺

痕，如溝壑般地橫掛著，被「縮短病」催老了！

那巨大的聲響是「汽油爐」點燃發出的聲響，大約五分鐘，油爐的火就熄了！

史克德，勉強站上來，頭陣陣作痛，喉嚨也痛，把手摸上額部，發熱，似乎退了些！用匍匐給爬到「海綿墊」的端頭去！然後跳下床……這一跳，使得他的足踝扭了，痛

苦不堪言。

……爲什麼那個沒有從那懸崖上給摔下來死掉，怎麼又回到這「藏匿」的地方來，睡了！

這一覺，並沒有把「活下去」的志氣給蘇醒過來，雖然沒有「喚醒」勇敢活下去的志氣，但是，也沒有把「一死了之」的念頭給萌上芽來。

今天，這「紙盒蓋子」又加重了，重得幾乎抬不起它來，……在睡覺的一夜裏，又告訴「我」縮短了七分之一吋，今天的身高，應該是「七分之二吋」了吧！

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給抬高了紙盒蓋，走出外面，但是要跨出去的時候，把腹部給擦傷，足踝被夾住，使盡了方法與力氣才給「拔」起來……這一個「工作」又逼得他渾身無力，疲憊不堪！倦極了！

坐下冷冰冰地水泥板上，目眩神搖，……約過了十分光景了吧！眼前的「螢火虫」才消失了呢！

口裏乾涸了！飢腸轆轆，……氣溫相當低……今天，三月十四日……又一天過去了！外面「灰色」的天空，太陽露出臉兒，把「有氣無力」的光線照射來！地下室也被這

一道陽光 普照

口渴了！必須解決，如今唯一的水源在於「隧道」——橡皮管——中，爲了要「喝水」得走了一段長長的隧道，向那邊走，到「池塘」裏去……

史克德又走進，不見五指的漆黑，隧道「裏」，拖著沈重的脚步，向前走，涼鞋的破洞，擦上了脚皮，陣陣作痛，非常難走。

約十分鐘的「路程」終於走到「池塘」前面來！急忙下到池塘裏，掬起水喝它，但是喉頭感到一陣疼痛！

邊喝了水，那無數的往事，條爾一幕幕地出現，有如幻燈片般地……在「當時」……我這個六呎的彪形大漢，在上班，下班或例假日就抓起它來，噴灑「那綠茵如氈的，鋪草了朝鮮草的院子，在夕陽西下的紅霞，餘暉照射充滿了愛的史克德家的每一個角落……水滴上掛上一道美麗的彩虹，……忘却了我身……

彼時的快樂人生，……和現在相比較……不知如何形容它！真是罄竹難書。

如今——已經被縮短爲這橡皮管五分之一大小的「矮人」使用小得可憐的雙手去掬起小水滴「來喝它」。

一切的幻想都消失殆盡！

他想，既然口渴也“治”了，還是走出這「長隧道」他掉頭走了！走向「隧道口」“

……在心底下不覺地，掀起了一種預感，我的「掉頭」是不是向「無」的世界走……

史克德把濕透的身子，抖動一下，向外頭闊步邁進！……再一個把星期“春天”就是來到人間，外頭的一切都蘇甦過來，萬象更新……小鳥兒轉枝頭，狗吠院中……暖和的天氣，和煦的陽光，普照著大地，……又是個春光明媚，鳥語花香的季節……

孩子們在原野上蹦蹦跳跳！不知疲地……鍛鍊體魄，探討大自然！……在這樣的大好時光裏，自己却只剩下，不到一個星期的生命，他又爲了“治”“饑餓，把泥磚的周邊給繞一圈，尋找”餅乾屑“……在腳下發見了一塊”沾“有些汚泥的餅乾屑來！

在“毒蜘蛛”的家「那邊」……還有麪包，但是那個地方是去不得的……還是回到

那濕漉漉的海綿墊的“家”去，好好兒睡個“敗北的一覺”。

……在此時，不知什麼靈機給“叫醒”他，他把腳步停住，……「對！我是有頭有腦的呀！我不能和那些毛虫，畜牲相比呀！我是有思考的頭腦，創造萬物的双手的」人

“呀！豈可……”

這地下室是由我來支配的世界！豈可“自殺”！

我必須戰勝一切的“恐怖”……雖然身高僅剩七分之二吋，換算時間，只不過是數十個小時……我必須使用我的頭腦，積極地開拓自己的人生……」

「好！我決心幹下去！勇敢地走完人生的旅程，走到旅程的盡頭！……」
史克德自言自語道，又想；

「如果沒有勇敢的意念”活下去“豈不是行屍走肉，我還是勇敢地活下去！……我要爬上那陡峭的”山崖“上去取下麪包來！維持我的生命至最後一刻……」

這個主意拿定，眼前的濃霧，頓時消散似地！地獄上的沙漠上，含有「瑞雨」被一陣風吹上來降下一般地……潤濕了大地……

挺起胸膛，把地下室闊步一周，如當時受「閱兵典禮」似的步伐，……走到西邊的盡頭，忽然發見一塊大餅乾……，一見了「它」不覺地吞下了一口唾沫。

史克德趕忙抬起“它”來咬一口，又一口……味道嗎，已經發霉了！但是……這“霉頭”已經算不了什麼！

他決心了！我得先「解決」一件最要緊的事。如果沒有把這個事情做好！一定會成了「牠」的奴隸，甚至被「毒殺」而死，不如一條狗之死了！雖然決心了，但是恐懼的心裏一直沒辦法祛除。

爲了要戰勝「牠」必須有「精良的武器」

他把手一拍「對！對！」

汽油槽的下面，放有個大紙盒箱，在那個裏頭有「縫紉用盒」從那個裏面，曾經取出兩個「指套」來當「水槽」過。衣著的材料——布——也儲在那個裏面，曾爲「獵」餅乾的「絲線」也在裏頭。

史克德，從紙盒的裂縫給穿進去，滑下了布的山堆，到了「縫紉盒」去。縫紉盒裏，有幾支閃閃發亮的針，散亂著，他想給抬上來，但是，它却有如打鯨魚的「獵鏢」一般笨重，完全拿不動。

他想，既然「針」不能舉它來，就換「大頭針」做武器，拾針而想用「大頭針」它却沒辦法找到它，仔細一看，掉在地上的之外，其他的「針」「大頭針」都給插在「木塞」上。

插針用木塞上的針，大頭針……都必須給「拔」起來，這個「插針用木塞」却長得自己的好幾倍高，必須把「木塞」給倒下來「拔」起它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終能拔起一支「大頭針」來，……好重！但是給執在手中，似乎有力揮動它！

雖然給到手了，要帶出「盒外」，這才是又一個「大問題」……史克德，靈機一動，把「粗繩」般的「絲線」撿來之後，把「線」的端頭搓開……然後給綁上「大頭針」的頭部，……另一端則給綁於針尖處……

他下了力氣「呀！」的一聲，把大頭針背上來，這就可以了，有如騎士背了「刀矛」一般，……他試看看！能不能走動……前兩三步搖擺了，但是第四步就穩了！手中已經有了「武器」攻擊那可惡的毒蜘蛛，這支「大頭矛」大概加上精神是「夠瞧的」。

但是，要「攀上」那千仞的懸崖，必須有工具，「畢肯爾」「帽釘鞋」站立了半晌，還是無法想出這些「代用品」……

「啊！對啦！『鉤子』是最好的『代用品』」就「鉤子」而言，七分之二吋的他，已經等於人與汽車之比。史克德，靈機一動，

決心再去取來一支「大頭針」給彎成「鉤子」一般的。然後繫上一條「繩索」——絲線。換句話說，把繫上「繩索」的「鉤子」丟上去，然後順著它而上，攀上那懸崖峭壁上去。

史克德，爲了求生存，爲了克服勁敵……在充滿了希望，信心的工作中，汗珠流入眼睛裏，滿身都濕透了，却不以爲苦！

「大頭矛，登山工具」都有了，飲用水和糧食，這兩個大問題却未解決。在海綿墊上，還有些「餅乾屑」如何能把這個「加工」成可帶的東西，這樣，遠征途上，才不致於餓死在征途上，貽笑四方。史克德還是做了！小心翼翼地，切成一塊，一方塊，裝進「小布袋」裏去。

「攜帶用口糧」又給準備好了，還有維持生命必須的「東西」——水。既沒有適當的「水壺」那可惱人的事，……站立了半晌，……又給想到了！

史克德打算把「海綿」給切成一小塊一小塊，給滲透「水」上去。包在「塑膠小袋」。

大約費了一個把小時，一切工作給準備「就緒」——自殺——那恐怖的事，已經不再腦

裏徘徊了！

一切「征服」勁敵所需的工具都齊全。但是抬頭仰望上去，足足有「聖母峯」高的，兩把「庭院用板凳」相疊高的地方，幾乎冷汗都冒出來，立即頓挫之感。但是不能做「退却」的打算，只有勇往邁進！

爲了攀上那懸崖峭壁，第一階段是必須上「椅子架」第二步才能上「座位板」然後可上椅子的手臂……這樣，循序以進……「對！事情都有個順序的！豈可」本末倒置「舍本逐末……」自勉之，作必要的決心與準備。

……史克德，把「鉤子」盡平生的力氣給拋上去，上蒼不負苦心人，他的「鉤子」一舉鉤上了！他沈著氣，抓住「繩索」一步一步，踏實而上。

一呎六吋時的回憶

在一個夜裏，貝斯吵著要「露伊斯」帶她到晚間開放的「兒童樂園」去。一進大門，「空中遊覽車放了」光彩「」載滿了小孩子們，緩緩地繞於空中。有如

白、黃相間的“齒輪”旋轉著似地，噴射飛艇，如流星一般飛了過去。

同轉木馬，它的「支柱」發著悅耳的聲音繞著圈，取悅於小孩子們，小火車，小汽車裏的孩子們，發著尖叫聲，向父母，兄弟揮著手，盡情玩樂……

販賣部的前面，……展覽室前面，擠滿了人群，人山人海，車水車龍，水洩不通。整個樂園的空氣，都給遊客的「二氧化碳」給污染了！青白色的光線，交織成“綢緞花”點綴在星空中。

「媽！不可以不可以搭回轉木馬去！……」

貝斯執拗地向母親請求。

「好哇！……」

露伊斯回答著貝斯，回頭看史克德去，車後的座位上，臉色蒼白的史克德毫無表情地坐著。他那個子太小了，有如一顆“黑色的果實”。

「史克德！你怎麼辦？要在車子等？或是！……」

「只好是如此吧！……」

「媽！我們走吧！……」

「好！好！妳這個寶貝！……」

露伊斯把車門上鎖了！貝斯在車邊蹣跚地敦促媽快走！

他們母女倆，拉著手，向人潮中消失了！

被留在車子裏的史克德，又是感慨萬千“爲什麼到這裏來，我好好兒留在家裏看家就夠了！何必？……”

想到這裏，他把車中的坐墊給拉過來墊高，臉兒給緊貼於窗上，……

……那少年時代，我也曾經自個兒帶了豐富的零用錢來此地，到處闖跑，……這“兒童樂園”的一切玩樂工具……那一個沒有我的足跡……東奔西跑，有如脫韁的馬，跑得臉兒都紅了，心臟跳動不已，……尤其“抓住”在噴射小飛艇旋轉的恐怖狀，……給回轉搖輓而不慎墜落的窘狀……一一浮現在目前。

一口氣買了六條熱狗，塞滿了口袋，邊啃邊走，跑遍全園，口渴了，蘇打水“的自動販賣機，能提供最好的服務，香甜可口的冰淇淋……玉米花……

這樣，眼福，口福全到……這少年時代的甜蜜生活，我也有過的呀……彼時的快樂時光歷歷在目前。

但是，如今……我已處身於那遙遠的星座中似地，在夢遊過的地方，遊蕩似地，在眼前擴展開來。

……怎麼把我鎖“在車子裏”……

史克德不覺地無名火冒了三丈，……如果大膽的“跑”出車外，迷失了路途，給人送警，給人以爲是個「幼兒」……或是身份暴露了……這又怎麼樣？

豈可被關在這悶死人的車子裏……我不能再車中“呆”下去……

但是車子的門是被鎖住，……他決定爬窗戶了！……

窗子一開，一團冷空氣，迅速地向車中流進來，他主意拿定了，腳給踩上窗框，跨出窗外，把腳踏上手把“的瞬間……

「啊！……」史克德一尖叫，不慎失足，滑落到車外，落地了！糟糕！已經不可收拾了，沒有辦法再回到車中去了！怎麼要出這個“花樣”？自己也莫名其妙！

在他的身旁，汽車飛也似地疾駛而過，雖然相距約有八呎之遠，……但是，那引擎的轟隆聲響，幾乎把他的鼓膜都震破了！

事情到頭來，一不做二不休，乾脆到外頭「遊歷」去……看前面……人群的嬉笑聲

，全家福的出動……充滿了和平氣象……史克德把馬路衝過去……

爲了躲過人家的耳目，一口氣跑到樂園的後面去，這裏卻沒人“看守”“把鐵絲網籬一掀，幼園的園生一般大的他，輕鬆地過關。

過關之後，他把一所搭著“大帳篷”下去，那個下端一掀，竟開了，立即可看到“霸王戲”。

這個帳篷，看樣子是奇禽異獸的「展示館」先映入眼簾的是「雙頭牛」牠以粗繩爲籬，給圍住其中，牠露著炯炯目光，看著遊客……仔細一看，牠是“標本”

史克德把帳篷了一瞥，還展示的“難得一見”的奇禽異獸……六隻腳的“怪狗”，人皮的“怪牛”三隻腳，四隻角的羊兒，桃色的馬……會飼養小雞的大肥豬……

把世界奇聞給集中於一處，通路的那邊，給人群擋住視線，無法看見！

這展示館，完全是蒐集世界“怪物”之「精華」史克德飽了眼福之後，忽爾想起自己來！……

……如果我給“站立”在雙頭牛給母猪養小雞的中間，故作姿態……那時候，是不也是可以成了「衆人寵物」一定集了衆人的眼光，……而且樂園的老板，保證他發了一

筆”縮短男人——史克德“的財！”

在這當兒，……從那邊的小屋走出一個彪形大漢來，這個男人，把史克德看“上”了！他感到“危機四伏”就掉頭，邁開大步走了！

「喂！小寶寶！……」

那個男的叫他停住。

史克德感覺到，這個人來意不善，跑了！跑到大拖車的後面，機警地躲到“輪間”去。

那個大男人，雖然跑到“輪邊”但是史克德太小了，屏住呼吸的他，終能躲過“厄

運”那個“抓人”的人，不知在口裏說些什麼，向那邊掉頭走了！

大拖車裏，隱約聽來女人的歌唱聲，史克德把有燈光的車窗看上去，……這個歌聲充滿了“磁性”終於吸住了史克德的脚步……

史克德，被歌聲“迷住”了！

……雖然“不自量力”但是這“愛美”是出自人的“天性”無法遏止的，決心前往拜訪“去。但是要爬上車上，史克德的身高而言，這又是個“難關”那四個階的小梯

子，是不是能爬上……

他抱著決心“百看不如一試”走上前去！把手一抓，……「啊！天啊！……」這個梯子，似乎爲他而設計般地「恰到好處」

史克德，抓住扶手，爬了上去。

打量「門」比他高了兩吋左右吧了！

從門口的小窗子，把裏頭一探，……他的喉頭幾乎給哽住了！那個裏頭竟是個「小世界」那裏頭的“佈置”傢俱……椅子啦！沙發啦！桌子啦！……都是爲「他」而訂造來的一般……

懸掛在天花板的美術燈，竟是不用墊高椅子也能把繩索開關給拉上，……

這個世界……真是有偶無獨……怎麼這麼巧，今個兒晚上，爲什麼能有這種眼福，艷遇。他“膽大包天”竟敢去探看，女人的居室，……

在邊歌唱，邊穿著的那個女人，似乎感到外頭有人，不由得掉頭過來，兩人的視線合致了！那個女人吃了一驚似地……目瞪口呆……

他也立即感到心跳“期望”的事忽爾實現似地，但是史克德，還是懷疑自己的眼睛

女的却把扣子扣上之後，向門這邊走來，她的這一走來，史克德不覺心大跳。曼波“鬆開了扶梯的手，幾乎失足，掉下去，他趕緊抓住扶手。女的給打開了門。

「您是？您是誰？……」

看史克德發呆著，一言不發……又追問：

「您是誰？……您幹什麼來的呢！……」

那個女的聲音，帶些恐懼……

史克德看著這女的舉止容貌給愣住了！小小的臉兒，塑造的「娃娃」般的鼻子，嘴唇，有如玻璃珠坎的綠色眼珠，閃閃發亮的「金髮」從髮間隱約露出的有玫瑰似的兩「朵」耳朵……

「您是誰？……」

「我叫史克德——」

他的聲音，似乎因興奮而嘶啞了！

「您！……您……和我一樣……是小……」

「是！是！是個……」

兩人互視著……

「我因為聽見妳唱的那美妙的歌聲……」

「進來！進來好嗎？……」

史克德毫無躊躇地，一招就進到大拖車裏去！這個地方一進，有如「賓至如歸」的親切感。

她把門關上來！

「你忽然出現！我不覺地吃了一驚！」

「我知道！……」

史克德毫無隱瞞，他咬緊下唇，在心底下想……乾脆全給抖出來……也許能聽到心聲……

「我……我就是在大衆傳播裏被介紹的，縮短的男人……今天在妳眼前忽然出現……把你嚇住了！對不起！」

她給這，坦白“的透露呆住了！

「原來就是！……」

她的這，回答“到底是失望的心聲，或哀憐的聲音就無法去領會它。

「我叫，克拉克利斯……請多關照！……」

兩人，不覺地握其手來，不知說些什麼好！握住了手給發著呆……如木雞的……許久許久……

「對不起！我這個“不速之客“忽然來拜訪、打擾，請原諒冒失之處……因為沒有遇著過，同類人“所以……所以我不知怎麼打個招呼法了！……」

「不！不！我衷心歡迎您的來臨呢！……」

克拉克利斯，毫不思索地回答，然而綻開了口笑了！

「我看見你，站在門口……我以為在做夢！……」

「我的事兒……您是不是在報端看過了？……」

「喔！我篇篇詳細看過了！因為我也同樣命運呢！……現在團裏是“淡季“我本來不想幹這一行的……但是這馬戲團的團長是多年的朋友……一再邀我來……在感情難却

的情形下，我終於答應他……

這樣說來，我是幸運的了！……能遇見您！……」

「如果留在家裏就沒有這個邂逅的機會了吧！……」

「奇怪！我們是初見面，但是我感到有如多年摯友……未曾見過面的……您……」

「也許，我們是“同類人“這是不是……同病相憐的結果嗎？……」

「同病相憐？……」

克拉克利斯在口裏覆唱一次！

史克德笑了！他倦了！不待克拉克利斯的招請，自個兒坐上椅子去，……一坐下，腳

却能踩在地面上，……這個“滋味“好久沒嘗了！有飄飄欲仙之感。

「您說我們是“同病相憐“的結果？……」

他把克拉克利斯困惑的臉兒給探視著，……

「我並不悲嘆自己的命運！……」

他被她的「回答」給衝上，心岸“來似地……

「喔！對不起！對不起！我本來不是這個意思！不過我該承認，我因為這個“病“

一切都變了！……自從身患「縮短病」之後，看的，聽的……都觸怒了我的肝火……幾乎養成個「孤獨性」的心狹病人……」

克拉利斯，輕輕地拉住了他的手……

「我知道，我可以了解你心境的，我也曾有夥伴，……我也曾結婚過……」

「啊！我這個人……真是！……」

「你的處境，我是可以體會的……太太，兒女……一天天的長大，但是你只能每天看著他們的成長……家人漸漸離你而你！……」

「我在不久的幾天後，會比你矮下去了！……」

克拉利斯，把史克德給拉過來，把他「投進「自己的「懷抱」裏，撫著他的頭髮，

「您不是個「可悲」的人！雖然身子比一般人矮，但是，在我的眼光裏，您是個了不起的男人，……如果能抱著這個念頭，您是不會寂寞的呢！……」

史克德，抬頭看她注視她的眼睛……她的眼神裏洋溢著，同情，勉勵之情……

「對，我還是個大男人！我的想法錯了！自己的過去……過去的生活方式給「身材



“比較，以爲不適合，不如人……身材這個東西”大小“是與生俱來的，沒有人有改變它的能力，我自己還有思考能力，……有個性，有我的自尊，……不可和命運背道而馳……”

「好！我該接受現實的挑戰！病！已經無藥可救了！這已經得了證實了！以前，我一想及此就怕了！」

被宣告爲“不治之症”曾逃過醫師的治療！

這都是事實，不得不承認，我不再咒罵我自己的命運了！

克拉利斯！您知道，我此後要做那些事嗎？……」

他笑謎謎地問她，好開心的問話！

「以後有什麼打算？……」

「我想，我要來寫個“傳記”到旅程的端頭，把自己看個清楚！從事出的原因，發生的一切經過……將可能發生的事兒，以及推測……」

使自己的“傳記”給成爲人類寶貴的記錄……爲了不虛此生，把它詳細地記錄下來……

洞察人生，分析人生……勇敢地接受命運的挑戰，超越命運！
如今！我什麼都不怕了！不再恐怖，不再恐懼……勇敢向前進，走到旅程的盡頭爲後已！……」

在這時候，有人上了大拖車階梯的大聲響……
「喂！還有三分鐘！要出場了！……」克拉利斯！」

「知道了！」

她隔著門，大聲回話。

史克德和克拉利斯的邂逅，使得在這利那之間，把心結合在一起！如果環境允許，願立即成了連理枝，比翼鳥之勢，不願這樣就分手而去……不！不！甚至……

但是“理智”却喚醒他……露伊斯的慌張狀，給想起來，不得不離“她”而去，……她——露伊斯——一定在各地方東張西望，佇起了脚跟，……“希望”我“回來！”

史克德，到底走了！向克拉利斯告別之後，嘆個大氣，下了階梯而去，過了五分鐘
光景，回到停車場，露伊斯佇立在自己的車旁……發呆著……

她看了史克德，趕緊跑上來，默默地把史克德給抱上懷裏，她的臉兒……浮現著，

怒與憂之混合，他很快地給領會它來，她給抱他回到車子去。

「到那裏去？……」

「我呀！太悶了！我散步去！……」

但是，自己心裏明白，有些「愧對良心」之感逼著他而來……雖然說不是超越「界線」。

「我回到車子來！車中竟沒有人！令人擔心了呀！」

露伊斯說著，把他「放」到後座去。

車子開動了，克拉利斯別出心裁的「家」——大拖車出現眼前，映著燈光的窗戶……小扶梯，都清晰地看見……他不再孤獨了，在今個兒晚上，收穫可不小，能邂逅自己的同類……只想及此，心胸就溫暖了！

不顯身的敵人

史克德，渾身解數，一直往上爬，把庭院用板凳，相疊兩個的「懸崖」給爬了！他

已爬到下面一個椅子的「座板」上來，他把身子依靠在有三千年原始林似的「椅臂」慢慢地嚼嚙了「餅乾」。

到此地，還未動過「水壺」——含水的海綿。他把捲成的「絲卷」，繫上鈎子的絲，閃閃發光的「大頭矛」給放在一邊……

一吃了「餅乾」，身子的疲勞，似乎一吃而消。

吃過了豐富的一餐，慢慢兒伸手去撫摸身體各部，除了「右膝蓋」有些脹腫之外，都「充滿了活力」這個理由很明顯，在爬高的時候「粗繩」搖擺不定，把膝蓋去碰山壁——椅子——的結果了吧！

希望不要「惡化」。

吃完了「餅乾屑」立即成口袋裏的小塑膠袋裏，取出「海綿」用雙手去「擠」出水滴來，慢慢地給喝下，口渴，一服見效。

它雖然已經有些「發臭」但是帶些微溫，……現在能喝到這種「水」已經感謝天都來不及……滴滴如甘露！

所以說，「它是救命用水」！

史克德把”登山用具“自製鉤子給檢視一看，因長久的時間，給吊”直“了一點，但是他自己相信要把它彎回去，這個”力量“還是有的。

在這個當兒！在上頭忽然發生了個巨響，全身不覺地戰慄起來！

抬頭一看！並沒有什麼東西？心臟的跳動加劇了，在上頭，是不是有那可怕的”黑色未亡人“躲藏著，向我相機進剿。史克德戰慄起來！

「來吧！我什麼都不怕了！……」

史克德把”大頭矛“給扛上來，它的重力壓下，膝蓋感到一陣疼痛。

「好！我要勇敢殺敵去！……」

他大聲喊道，自勉自己……咬緊牙根，彎下腰去拾起”鉤子“來。

第一階段爬完，要踏進第二階段爬上”椅臂“……這才是個”大問題“本來問題是沒有的，但是上頭沒有可鉤住鉤子的地方。距離只剩”五〇呎“左右！

他把各角落給細察一下！

「好！我就從椅背上去！……」

在壁上，有的地方，釘有”板架“它和座板平行相向。這個板架的下端，幾乎到地

板高，在這最下端的板子要把它鉤子鉤上去，這是一舉手之勞的事。

史克德主意拿定，立即走向椅子背後去”偵察形勢“然後再作考慮。座板的板子間，那個間隔雖然寬一點，但是，好像沒有問題。

最初的間隔，史克德把”繩子“——絲線——給捲成”電線狀“丟進板子間去，那個鉤子打中了”板子“就發著悅耳的金屬音……

在此時，汽油爐”偶然點燃上來，發著怒吼！……

這個猛烈的火熱，出於唐突，他幾乎給休克，把雙手壓住耳朵，把眼睛閉了下來，這個突如其來的”雷鳴“他把兩耳用手去掩住它。

整個身子都不由得戰慄起來。

約十分鐘光景，汽油爐的火熄了”吼叫聲“也跟著滅掉。他把身子站穩了姿勢之後，飛也似地出發了！

他盡了平生的力氣給躍過去，但是用力過猛，儘管”躍過“要腳尖著地的事都給忘了！以腳著地之後，一擺，全身同時落地，幾乎由天空摔下一般……

這一記，摔得可重，再走了第二個小插板。

到了下一個「間隙」時，背在背上的「大頭矛」——大頭針，給卸下來……史克德打算，先給拋過「深溝」那邊去。這樣「輕鬆」多了！

他先丟過「絲繩」然後再拋過「矛」

尖銳的「矛頭」刺進橘黃色的板子上。但是插得不深，一搖幌之後，倒下了！開始起跑了，做個助跑動作的他，看「矛」向斜面滑了！

這樣，這隻「矛」會滑落「深谷」——「板子間隙」去的，一定前功盡棄。

史克德，看情形不對，立即跑上前去，……邁開大步，跳躍似地向前去，又偏偏把疼痛不堪的「腳」給著地，這一下子可不得了，痛得咬緊牙根，追上滑落中的「大頭矛」鬆了「帶子」的涼鞋，有如不合適的「父親的雨鞋」鞋聲響徹了大地。

右腳的涼鞋脫落了！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向正滑落中的「大頭矛」猛撲過去！「啊！」史克德尖叫一聲，他的腳被不知什麼東西「刺」上了！

「矛」的滑落速度加快，他却因「刺」上了，刺「不得不拖著跛腳……忍著痛苦猛追上去……他看「大頭矛」將落下去，忍著「膝蓋、腳底」的痛苦向前一躍，猛撲而去，但是，說時快，那時慢，終於給滑下去。

這一「滑」他把眼睛給閉上來，以為一切都完了！好在，他的「大頭矛」和板子的間隙是平行的，沒有絲毫歪斜的落在「對面」的板子端。

看樣子「有救了！……」他氣喘如牛，給呆立半晌，把身子站立在「懸崖」邊，彎著腰，努力地「抓」它，「皇天不負苦心人」終於抓住它，給拉上來。

史克德把唯一的武器——大頭矛——給深深地插在自己站立的地方。

「工作」完了，腳底陣陣作痛，精神已可灌注這個方向來。史克德坐上「地板」，把腳底給彎上來，仔細檢視看看！原來是隻木條的「裂開的硬纖維」巧妙地刺上腳底，他認為，不取出來，豈可保平安。

他想辦法，把木屑頭抓住之後，用指甲給抓住之後，拔「它」起來。鮮血隨著木屑而出……雖然不敢滴下眼淚，但是沒有咬緊牙根，怎麼能配稱為大丈夫！

「刺」被拔上來，想把打得腫脹的膝蓋想給撫摸它，但是手一去，立即把它縮回來。把手掌反過來一看，一塊不小的肉被剝上來，原來在「猛追」大頭矛「的時候，跌倒是原因了吧……

胸前是濕淋淋的……連裏頭也有感到水在滴下去……他立即感到海綿墊的「水」給

擠出來”的……

他幾乎萬念俱灰“無一是處，事事不如意，史克德決定坐下來”閉目養神“看是否能恢復心緒的安寧。

史克德坐下來，閉上了眼睛……眼前條爾出現母親的臉兒，似乎告訴他，勉勵他：「德兒呀！千萬不要氣餒！不要輸給惡劣的環境！……」

遍體鱗傷“自己非以”土法“治療是不得的。

史克德，把手帕撕開之後，當繃帶，給包紮手掌上的“傷”然後其撫摸膝蓋，忍住疼痛，費了十幾分鐘的工夫，把它一直擦著……好像有些效果……

再回頭去把“脫落”的涼鞋撿回來，一層層地縛上“繩索”修理它……雖然“外觀效果不好，但是却能「實用」穿上去，比左腳的緊得多。

這個“征途”不得不再向前走，豈可輸給這種“小挫折”再向前面的板子“前進”這樣一來，不得不注意“前車之鑑”千萬不能再演出其“覆轍”。

史克德小心翼翼地，在「大頭矛」的頭部繫上繩子，先把它向前方的板子拋去，然後，自己才盡平生的力量跳躍過去。

「投擲」過去——終於成功了！人越過之後，再把“鉤子”的繩子拉動，它也隨著而來，一面留意“著地”的一脚，千萬不要以「傷脚」著地，否則越來越大的，更妙的是，結在繩子的“矛”沒有可能掉到“深谷”裏去。

據此工作上的經驗，一切事情都得“手腦並用”否則沒有成功的可能。

如此“反覆作業”數下，終於能爬上橘黃色的椅子傾斜的“座板”來，再來是陡峭的“山壁”——椅背——部份。

數下的反覆作業，有精疲力竭之感，他不得不坐下來，仰望那幾乎垂直的“千仞峭壁”“看——椅子的靠背。在數十“呎”的高處，看見“板球用門”“板子凸出，橫放於懸崖上……

他靈機一動，……這個“球門”一定能利用它……

史克德爲了“征服”這天然之險，先坐下來，整理呼吸……從口袋裏取出“海綿水壺”給僅有的“攜帶用水”擠出來滴下去，……這樣再“養精蓄銳”之後，再往“前一程”走，前一程當然是“椅臂”了！

似乎沒有多大困難，從三張板子釘成的椅背，有另外的板子去“交叉”釘合著。因

爲有了這種“結構”只要在“第一個板子”給鉤上鉤子之後攀上去，連續作了這種動作，它就可以“上去”。

拋了第四次的時候，鉤子終於鉤上第一個“板子”，背著「大頭矛」攀上第一道峭壁——第一塊板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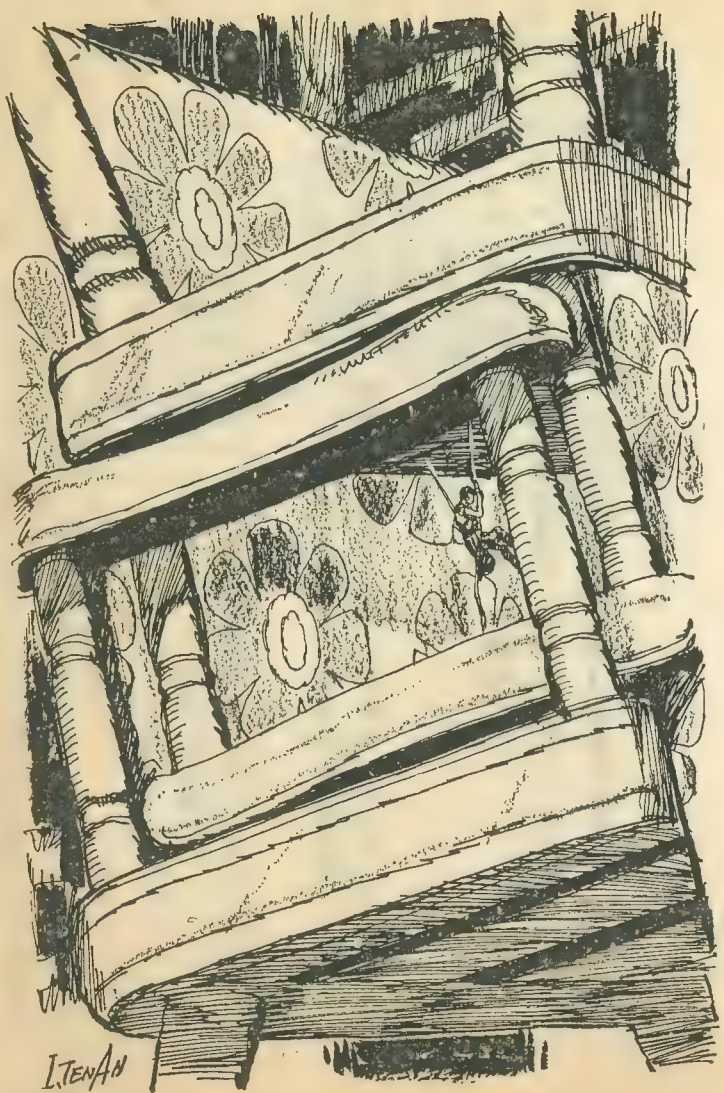
這樣，耐心地爬著，到最上頭的板子去的時候，已經過了一個把小時了！到了上頭，給彎曲的「鉤子」幾乎成了直線，也是“體重”給拉直的吧！

我不再給“加工”任其直下，做“相反”的方向掛於相疊的椅子上部一架的椅臂，依此攀上去。

費盡了氣力，終於爬上椅臂上，氣喘如牛，無法站立，只好給躺下，恢復氣力！

大約十分光景，喘氣也逐漸平靜了！勉強撐著身子站立起來……搖擺不穩的走到“懸崖”邊去，俯瞰下面，下面的「椅子」那寬敞的椅背，……一看它，不覺地感慨萬千……我曾經也是有那麼寬的“胸脯”而且很輕鬆地可以搬動了椅子。

……但是，如今……那些都是成了過去，成了“歷史的陳跡”往事如煙，只能嘆息吧了！



史克德想，這一切，追思“之，都無補於現在，……乾脆仰臥於地板上……發呆了半晌……但是精神的緊張……似乎弛緩多了……各色各樣的往事，回憶，却不再浮現於腦海中，也許肉體“的疲勞，把一切的“苦惱“給趕走了！

因“攀高“懸崖的疲勞，勞累過度，不覺地睡了下去！一覺醒來的時候，有“新鮮“的感覺，沒有做個任何的夢，這彈指之頃的，安穩的一覺，舒服極了！

不由得，把“大頭矛“給背上來，手持“鉤子“站起來，左手則拖著“笨重“的“絲線“——粗繩，走了！

走在平野一般寬廣的椅臂上，……不覺地，又想起“毒蜘蛛“的事兒來。

那個早晨以來，可惡的勁敵“毒蜘蛛“不再顯身了，却給帶來了“不安“的心緒，到此以前，牠時常出現於他“身邊“徘徊不去。

……牠是不是因“老邁“而病死？或者是？……

一片短暫的“喜悅之情“掠過腦海……也許真的死翹翹了？

但是，這個傢伙，狡猾的東西——偏偏驢首騰達……遺害人群……這個有“毒牙“的鬼怪，恐怖的怪物……最令人頭痛，牠有如黑暗中的恐怖，戰慄的化身！

史克德到此地，一面得恢復氣力，另一面就得再整理“器具“——如果那“鉤子“在攀吊中，忽然成直了怎麼辦！

他把“大頭針“自製鉤給插進椅臂的支柱之間“間隙“中，費了力氣，再去彎它。把“它“彎成到“夠用“的程度，“熟能生巧“了吧！

一彎，很快地成功了！

他必須再向前進……把結有“繩索“——“絲線“的鉤子給向上拋，又一次就成功。鉤子又鉤上“板球門“，史克德，小心翼翼地，把平滑的球門一步步地往上爬，爬上那有“麪包“之處。

這“峭壁“雖然平滑，但是在長度而言，比剛剛過來的階段而言，大約三倍長！下界是千仞之深谷，如果失去臂力，一失手，一定“明天“才能墜到“谷底“去！

這一道路程，果然不錯“比剛剛的兩道艱辛，向上攀高的途中。不知幾度失去平衡，……那“板球門“的支柱，幾乎有“十年生杉木“大的樹幹，一失去了平衡，這“繩索“竟纏上了去，為了解開它！就得煞費苦心去踢、轉、擋……等動作……

精疲力竭了，只好吊在半空中，把腳纏在“絲繩“上防止滑落之後去休息了！

但是……這一段艱鉅的「路程」上蒼卻沒有負史克德的苦心……有如「九死一生」安全地爬上棚架上端來！

肌肉都痠攣了！渾身無力……這個高度，大概七〇〇呎，足有吧！坐到懸崖邊，把腳給垂下半空中，搖幌它，這個「滋味」是很少人可以體會它的。

又過了一刻光景，站起來俯瞰「下界」這地下室鳥瞰之，這個「展望」……竟和自己過去——大人世界——所看的沒有一個地方，和它可媲美……

科羅拉多的大峽谷，黃石公園……都不在話下……

紅色的大橡皮管，有如大蟒蛇，捲曲了身子，盤踞著……彈簧椅，它露出於外的「簧，如鐵樹開花一般」怒放「著……有如沙漠綠洲中的花！

從上面眺望下界，東南隅，清晰地可見一個「洞」……有如井口大小，那是曾經，幾乎掉下的地方……現在從這裏看去，有如一個「小黑點」。

把眼睛給看去「紙盒蓋子」——那個曾是「藏身之家」從這裏看去，如一張「老郵票」成了灰色的四角體。

史克德把下界眺望了！頓感肚子轆轤了！用爬的，向椅子的「脚」部去！再來一餐

這一餐是最後的了，吃完了它就沒有了，從口袋裏掏出餅乾屑和海綿水壺……啃它，擠它……這滋味異乎尋常……沒有身歷其境，豈能體會它……

……到此地，再往上攀的「作業」却充滿了信心……這個信心「油然而生。……百尺竿頭」再進一步，也許指出而說。

果真，再進一步……那大塊麪包，却等著我去取它。如果能巧妙地把「鉤子」鉤住「道具架」上，糧食問題就迎刃而解……要下去……這倒是一件極容易的事，是一舉之勞的事！

他又費了幾次拋繩「功夫」鉤子給鉤上道具架上，把自己給吊上去……

棚架上……這個地方，已經積滿了沙漠般，蒙蓋了一層厚厚的沙塵……從破碎的玻璃窗，射進了淡而和煦的陽光，透過破窗子，能展無遺……

巨大如隧道的管子，粗繩大的鐵絲，……石塊，厚紙……左方給放置著有如巨塔的油漆罐……熱水瓶……再前方就是一大片「荒地」……

在那個約二百碼之前方……有一大塊麪包……

史克德決心橫渡「沙漠」而去，走過這一段旅程，取「它」去……但是，在腦海裏，却突然出現「毒蜘蛛」的事兒來……

——那個「傢伙」現在到底在那裏躲藏著……

附近一片靜寂，有如死的世界……一道光線，忽然射個進來，滿屋子裏的塵埃給照射出來。

史克德把「大頭矛」給從背上卸下來，他把尖銳的「矛尖」給看上……

「好！走了！……」

他闊步向前邁進！手裏帶著鉤子，繩索，大頭矛……小心翼翼地，環顧四周前進，……在沙漠上拖著它走的繩索發著「怪叫聲」令人毛骨悚然。

走了五分鐘光景了吧！史克德條爾回頭一看，……並沒有發見任何東西……但是心跳却不由得加劇了！不覺地，似乎將有時「發生」之徵兆，他把「絲線」——繩索捲成輪狀，掛上肩膀去。

又有個怪聲響，把大頭矛給執好！隨時採取攻守姿勢，應付突襲來的勁敵……站穩了腳，瞪大了眼睛，注視前方……條爾回頭，……却又沒有什麼發見。

忽然從後頭傳來了「轟隆！」一聲，有如炸裂的大聲響。

那是汽油點燃了火的聲響，這種「炸裂」似地轟隆聲，在矮小，小得可憐的史克德來說，這個是可怕事物之一，凡有大聲響，壓迫感就大了！只好用雙手去緊壓耳朵，給蹲下來！

約兩分鐘後，汽油爐的火，突然熄了！昏暗而發著「霉」似的沙漠上，又恢復寧靜……

……又掀起了一陣不小的漣漪在心頭……牠「也許把自己倒懸在天花板中，相機向我進剿而來！

不覺地牙齒「咣！咣！咣！」地作個響，在胃口裏給裝上「冷冰冰」的冰塊似地……

在「征途」中，偶爾碰上木片，磚塊，高高的沙丘……他都時予提高警覺……隨時防備那「巨大」的毒蜘蛛，……執緊了「矛槍」向前挨去，能確定「牠」沒有在那個地方……就放下了「心」再向前走……

在這種「緊張萬分」的情況下前進，的確損傷了精神不小。——史克德在心底下想

……要如此緊張，不如以無防備的情況下，向前做個“衝鋒”到麪包處去……

但是，這種有勇無謀的行動，到底是傻事，把主意拿定，還是決定以「穩健的步伐」前進，……到「麪包」處，竟忘却自己正是「飢腸轆轆」的時刻。

史克德，站立到「白聖館」邊去，這個白色建築物正是塊大麪包，從下面看上來的時候，有如一小撮的「東西」站到它的下面來有如個「七層高樓」。

這樣，幾乎取之不竭，用之不罄的「大麪包」這糧源是夠「一生」享用，但是不能搬它走呢！

史克德想：只要再一、二天的糧食就夠了，夠餬口，足夠地養活自己！

他爲了「取」它來吃，小心翼翼地，東張西望，……但是，沒有毒蜘蛛的出現……牠死了嗎？……

如果說，牠還生存在這「地球上」必須有一天，碰面「那時候正是……展開「有敵無我」的大決鬥的時候……

他想：趁著「牠」未出現之前，快快「開採」麪包，裹腹以後再做打算……史克德把大頭矛給插進砂堆裏去……用「萬能」的雙手去「挖掘」它……這個有如白聖館的建

築物，……一挖之下，很容易地崩了！

挖了一次，把它一把抓，塞進口裏去……夠滋味了！冒了一段危險的旅程，又陷於空腹的當兒，這種味道，的確難以形容的……食慾猛進，挖了挖……把「建築物」大的麪包給不知挖了幾十下……塞進口裏……

差不多了！才歇手下來！

幾十口的麪包屑，給塞進口裏之後，口裏的水分也被吸光了！無法「從口袋裏取出」海線水壺「來，小心地，打開」口「把」水壺「的水給榨出來，榨完了，隨時把它扔了！

既然裹腹了，爲了準備「後日」的糧食，擬挖成自己身子兩、三倍大小的麪包！有了這個……足夠了！……

把鈎子給鈎上「麪包」的一端，拖到「懸崖」邊去……然後脫下「鈎子」從後面拖著「它」下千仞的懸崖……

這麪包，一下，到「深谷」下的平坦地方，因爲空中的加速度……那個第一個大麪包，竟分成「三大塊」所幸，沒有被粉碎……「取糧」工作完成！

——啊！毒蜘蛛不在，這樣完成了！宿願“終於得到它了！這樣確保了糧食之後，下山“去，走到懸崖邊，回頭一看！那一望無垠的沙漠！……

不覺地心跳加快了！剛“攪得“糧食，應該放下一百個“心“的當兒……不知怎麼的……似乎有何東西“催促“般地心直上冒跳……

「對！我不得下去！我攀上這深谷上，還有個任務未完！必須把“害人精“的毒蜘蛛給殺掉，免得遺害人類……所以我歷盡滄桑而爬上來！豈可立即下去！……」

主意拿定，從地面撿起了「大頭矛」，史克德掉頭再走回“沙漠“去……疲勞一時湧上來，四肢無力……走不出一百呎，他坐上沙丘上，氣喘如牛……

把大頭矛給放在腿上……提高警覺，向四面張望……

——好！我一定等牠！等牠冒出來！……

十吋時的回憶

跟美麗的“同類人“——克拉利斯——訣別之後，回到家裏，史克德在暗地裏“取下記

錄“寫了回憶錄。

每天帶著小小的備忘簿用小鉛筆，厚敦敦的簿本……下了地下室去，除去一切「干擾」在冰冷的地下室，忘我似地“埋頭伏案“寫得手指頭都僵硬了！肩膀酸痛之後，才站起來……

在這不得已的，體力透支時，做個柔軟操，把疼痛處給揉揉，搓搓才再繼續揮筆，……

奇怪！讀書雖沒有破“萬卷“下筆却如有神，過去的一切，却一幕幕地湧上腦海裏來，……史克德深怕“回憶“即逝而去，立即疾書而下……被迫得不能停下了筆。

這樣，過了數個把星期，他所編著的“縮短的男人“一本未曾有人所著的書，連詳細的“時間、地點“也給登上了！

稿子成了！再來是校對，打字……

寫成之後，沒有可能向愛妻露伊斯透露這個秘密了！

根本無法向她「說謊」了！如果說：爲了打發時間，請她借來一架“打字機“……這在一天之內，立即露出馬脚的，她雖然是高中畢業，但是在自己的努力奮發之下，她

的文學造詣，高於大學文學系的畢業生。

「借用打字機」租金昂貴，而且就史克德的身材而言，要打字，那笨重的鍵子，對他來說，負荷過重了！家裏頭，那有租金，自己心裏明白。」

在一個晚餐之後，他向愛妻透露了「稿子」的事，露伊斯雖然沒有直接讚成這個「壯舉」但是在翌日下午，有個「打字機」公司的小工，用一輛小貨車，送來了打字機和用紙來。

他開始了！在大人時代打字方面，史克德是個「能手」現在「重新」試試看，似乎沒有忘掉過去的一套技術，每天坐在打字機前面，打下了「笨重」的鍵子，向下專心一致的當兒，一切的煩惱都沒有湧上，時間飛也似地過了！生活上充滿了希望！

在晚間，抽個空，向雜誌社，出版社寫信……到此地步，露伊斯，好像關心「出版」了！

三天過了！在兩天之內，六家出版社，都很樂意接受出版，而且高價地……

露伊斯領略到；史克德的這種做法，不疑是爲了保障她們母女的生活而爲的！不覺地熱淚盈眶而出……

一個萬里無雲，蔚藍碧天的下午，郵差來了，遞來掛號信……是紐約一家著名出版社，牛津社的大信封，抖動著的手，打開緘口一看，一張「不薄」的稿費支票，同封著一張「文情並茂」的說明信，還有一份契約副本。

露伊斯，在書齋裏和史克德面對著……

「躲著世人的眼睛，過著日子，這種生活過痛苦了！但是，爲了你著想，只好熬下去……」

露伊斯透露了心聲。

「您！還是我的丈夫！我可信賴的丈夫，……我以您爲榮！向您的奮鬥精神致敬！」

「娃娃的家」這是史克德編纂的，縮短的男人「最後一章的」題目「揮筆寫到這裏……下文就無法寫下去了！選了最小的鉛筆，握住了它，幾乎拿著球棒般一樣大。夫妻兩人商量之下，決定買個錄音機，把史克德的思想，言語透過它，給錄下來之

後，播放它，由露伊斯來「速寫」它。

這是後來的事。史克德，現在的身高，僅剩十公分。……醫學界的名醫，還是束手無措。

有一天下午，露伊斯，買回了「娃娃之家」。這時候，他是棲身於「沙發」之下，因為這個地方，不僅是足於「容」他，而且沒有被「女兒——貝斯」踩死之虞。

露伊斯把那「嶄新」的，漆上各色柔和色彩的，可愛的「小房子」放下時，史克德也走出「沙發」來。

露伊斯，跪下地板，把口靠近他的耳邊去！

「妳怎麼買這個東西！……」

史克德問她！

「我想看看您微笑的臉兒呢！……」

露伊斯把口靠近他的耳朵去，儘量以小聲告訴他，當然，爲了保護他的鼓膜故也。

史克德的臉上，毫無喜色……但是和意志「背道而馳」的話，却衝口而出：

「喔！好漂亮的屋子呀！……」

豪華型的「娃娃之家」

這時候，他的大作——縮短的男人——已經成了今年度「最暢銷的書」，版稅滾滾而入，生活上寬裕多了！

他雖然在心底下不滿，這當然是出於自己的自卑，嫉妒而生的……但是眼看見爲自己而「購買」的「新房子」這別墅，他去給試試看，個中的樂趣。

史可德走上有不銹鋼圍成的「門口」去，有個微妙的感覺湧上心頭來。有如……那個晚上……上了「克拉利斯小姐」的大拖車去一般的感覺……

把門打開，進去一看，前面是個「書房」，三道窗戶，都附有別緻的，摺有紋的窗簾……如果擺上傢俱，住下來一定舒適極了！

但是，說也奇怪，壁兒缺了一道，只有三道牆壁，由外面可以把內部一覽無遺。

從沒有牆壁的那邊，露伊斯露著溫和的眼光與微笑看著這邊來！

「有沒有傢俱？……」

「喔！傢俱！……」

露伊斯說話聲，不「小」心之下，太「大」了！史克德感著眉頭，她立即小聲地道

「對！傢俱！我給忘了！還放在車中，我去取來，請等一下！……」
露伊斯走了出去，她大如「牛步」的脚步，地板都震動了，關門的聲音，使他幾乎鬧昏了！

過了五分鐘光景，她抱著傢俱回來。

在上午中，傢俱都給「佈置」妥貼了！像個「家」爲了「安全」起見，把這「娃娃之家」給靠緊長凳子後頭的壁去，而且「開口」的部份給「靠壁」。

這樣就無法從外面看進去。

露伊斯告訴貝斯，千萬不要靠近「父親的別墅」，但是不懂事的「家貓」是個不可不防備的傢伙。

爲了「照明設備」她想到「聖誕樹」用的小燈球。上下水道則無法做到。

這些傢俱，當然不是爲了這不幸的「矮人」設計的，椅子，當然坐起來不見得舒適……床，這個東西，是「冷板子」釘成的，也沒有彈簧，更沒有「海綿墊」

露伊斯，爲了他，有舒服的床可睡，以「綿花」用布給包好之後，縫成「抹布」一般代墊。



壁上畫有「管帶風琴」它是畫在壁上的，當然沒有辦法去彈它。廚房的電冰箱，這也是「圖畫」不能使用……瓦斯臺的開關轉了它，當然沒有可能「點燃」洗衣機，這個東西，却做得維肖維妙，能裝上衣服，但是無法洗它乾淨……如果真的有「暖爐」裏，拿些木柴來，點火取暖，因沒有「煙囪」一定被燻死了！

這是「娃娃之家」不是「小人之家」

殊死鬥

史克德，坐在冷冰冰的砂土上，遠望那巨大的紙盒箱伸出來的「娃娃」的手，把眼睛給眨了眨，不能在此地「久等」如果，天一暗，危險性就大了。

和「毒蜘蛛」之間，已經成了不共戴天的大仇，到明天就會從這個宇宙上消失而去之前，很想把那「人類的勁敵」給消滅掉，不要讓牠在地球上耀武揚威。

史克德，站起來了！拖著受傷的腳，向沙漠裏走去。「我要找牠去！把它拖出來，給四分五裂，碎屍萬段！」

……又給想回來……

我現在，找牠去「向牠挑戰，真的能以小小的「大頭針」「大頭矛」來戰勝」七足腳的「大毒蜘蛛」嗎？

我想，該「以智取勝」不要去費了很大的力量，跟牠展開肉搏戰。這不一定是有把握贏得勝利的。這一場戰爭，只許成功，不許失敗，要「以智取勝」必須想出最有利的途徑，方法，才能戰勝牠，消滅牠。

要如此，必須有「謀略」「充分的準備」。

史克德坐下來想了！過了半個把小時，……他拍手道：

「對！對！用陷阱，最好沒有呀！這個毒蜘蛛的傢伙，如果掉進去的話……」

他主意拿定，從肩上卸下了「大頭矛」開始挖坑。大約費了四十分鐘了！史克德站立於坑底，如果沒有繩索繫上大頭矛的話，有如他自己掉進「陷阱」般。

然後，再用這個「大頭矛」給向上站立，用濕一點的沙土給埋住，使它穩定下來。史克德，循著繩索爬出洞外！

這樣的「詭計」會成功嗎？這個會爬地的毒蜘蛛，是不是掉進陷阱之後，立即爬上

來，……如果沒有「插中」了「大頭矛」怎麼辦？

如果，假設的情況，不幸「實現」了！手中無寸鐵，這又怎麼辦？

又想回來，還是手執大頭矛，跟「牠」展開「肉搏戰」但是……可憐，史克德，已經小了又小了！

倘若，毒蜘蛛呆頭呆腦，掉進陷阱，這時候，使用「蓋子」的方法就夠了！但是這樣，所費的時間，未免太長，必須費了一段時間……

史克德，靈機一動，必須找來一塊「厚紙片」他往前一看，有一塊厚紙片，有如神佑般……一塊厚紙板，掉在約十碼前面……假使「毒蜘蛛」這個傢伙，真地「上了當」趕緊把這個東西給從頭壓上去……

然後騎上牠的「身上」直到牠嚙下最後一口氣為止。

……這個毒蜘蛛，還是不露出牠的身子來，這樣也許躲在巢裏，……對……該去找巢窟去……想到這裏，不安的心緒偶然湧上心頭，但是，不走這一條路不可。話說回來，現在已經手無寸鐵，本來的「針」——大頭矛——已經使用在陷阱裏去了！

不覺地「恐懼」起來。

再假設說：「毒蜘蛛從」後頭「出現，又怎麼樣？如果站在陷阱與毒蜘蛛之間，……這時候，又如何躲避？

……忽然一個「怪聲響」屋子在搖幌的聲音，肌肉有些緊迫感，……外頭也漸漸昏暗了！窗外的一切，愈遠地方，那影子已逐漸加其濃度……

——啊！——果然不錯，工具架上的窗框上，有個「新」的蜘蛛網，在這「新蜘蛛網」上，那個不共戴天的仇敵——毒蜘蛛——竟把「蛋形」的軀幹給蠢動著，以黑得發亮的「真珠」似的腳給鉤住……睡著……

原來！牠就是，住在此地！

史克德給這情形嚇呆了！喉頭給哽住，抑不住心驚肉跳……幾乎暈厥過去……這個傢伙，竟把吃剩的「鐵甲虫」的外殼，做牠的床，有如睡覺般地……連動也不動地……難怪無法看出牠的影子……

史克德在本能上，立即反應道：「快！快逃呀！……」催促著他「三十六計走為上策」這防禦的本能使他自個兒倒退數碼的後頭去……說真的，依現況來判斷，不幸，被牠的「毒絲」纏上，那可不得了！再也無法逃脫牠的束縛，而喪失了一命！

——倒退了數碼，又給想回來，這一仗必須打。雖說看來是“有勇無謀”的一役，爲了消滅“大害”必須打這一仗，而且只許成功，不許失敗……否則遺害無窮……

看了上頭的仇人、勁敵……「啊！混蛋！」不知絆上了什麼東西，跌了一跤。整個身子都給倒在地上去了！爬起來一看，原來是「石塊」……

他看「它」一看，把它給拾起來，立即抬頭仰望那上頭的「大敵」——毒蜘蛛——的動靜。

史克德，不知什麼靈機來了，開始徘徊於四下，他撿了許多小石子，把它集了很多，給放在自己前面的沙堆前面……

在這當兒，汽油爐又點燃了！發著怒吼，在壁上的毒蜘蛛，似乎在動，但是定神一看，只有那些蛛絲在微動著，牠却無動於衷……

——汽油爐的火熄了！史克德下定了決心，抓住了石子，向牠擲去……

這一記，並沒有打中，只能把蜘蛛網給弄斷了幾根絲，看！牠只把腳動了一下，並沒有「動身」

「喂！你還是逃的好！」在腦裏，似乎有人告訴他一般……又聽來「喂！史克德！

快！快逃呀！……

但是史克德，已經不願走了！一不做二不休，把多年“尋找的大敵，離牠而去，這怎麼行？決心幹到底。

再投！又是不中，雖然把牠的“巢”給開個洞，但是整個巢都搖晃起來，那個“傢伙”滑落下來！但是牠，還是費了力氣往上爬……爬回到原來的位置之後，又“蒙頭大睡”似地，連動也沒了！

他喊個“呀！”同時，丟出“第三彈”這顆打中了！中了牠的“背上”被彈回來！牠——毒蜘蛛——飛了——有如飛上空中，但是依然如故，給纏住在網上？以「快速」走於網上。

史克德，看這個樣子，給嚇住了！心生恐懼，連續投了幾顆！其中的一個打中了網絲，又有一個則掠牠的腳而過，掉下地面上……

「來呀！這個混蛋！……」

史克德，再也忍不住了！向牠挑戰！

——果然，牠把身子顫了幾下，向這邊滑下來！史克德，不覺地戰慄了！立即掉頭

就跑！飛也似地跑於“沙漠”上……

牠“好像”接受“挑戰，有如”黑真珠“滑落一般追著上來！”恐懼“使牠目眩神搖，如果在這疾跑的時候，跌了一跤，可不得了！”

剛剛佈下的陷阱，卻沒看見！應該看見的東西，現在怎麼不見了……也許在前面一點的地方……側腹開始疼痛……涼鞋的摩擦聲，清晰地聽過來！

那個傢伙步步進逼而來，牠輕盈的“步法”令人生妒，巨大的鋼鐵似的腳，給一步……向這邊走來，幾乎猛撲上了！他在“沙漠”中，向前拼命跑！

——奇怪？陷阱？……到那裏去？……

是不是跑過了！……眼前，如巨塔的油漆罐，熱水瓶……給放在一起，身上一直冒著“冷汗”……

「啊！糟糕！……」

已經跑過頭了！沒有回頭不可，史克德，爲了防止直線攻擊，把身子，躲了，爲此，向右方繞個“大半圈”掉頭跑……涼鞋陷入“沙裏”去，沒辦法加快速度。

這個黑蜘蛛却“快馬加鞭”一步步猛追上來！十二碼……十一碼……十碼……

他邊跑，邊躍身於空中……爲的是想「找出」陷阱的位置呢！但是……「它」却“不見”了！着地的瞬間，他被摔倒在地上，「唉！」一聲叫……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兒，他立即站上來！

……不！記得在右邊！史克德，已經氣喘如牛……牠却已逼上五、六碼的後頭了！「啊！有了！……」逐漸擴大開來，他跑了！

到“陷阱”邊來，他在洞穴——陷阱——的邊給站立之後，掉頭一看！決心在此決一死戰……等“牠”撲上來的一刻……使得牠“活埋”陷阱裏……

牠“毫無懼色，步步逼上，牠的腳，軀幹的節，毛逐漸擴大……史克德凝視了牠……黑得發亮的眼珠，彎曲如鉗子的下顎，有如尖刺而密生的“毛腳”

……現在……不！等一下子！……」

這個傢伙，已經逼上“頭上”來，幾乎掩蓋它身上，牠用“後腳”踢上，猛撲過來！

他向右方一躍，毒蜘蛛，這個傢伙用力過猛，一搖擺，果然不錯，掉進陷阱裏去！上“當”了！



I. TEXA

「吱！……」

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聲，有如將嚥下最後一口氣的「老馬」一般……

「好！對啦！……」

史克德趕緊抓來厚紙板給蓋上陷阱口上去，從洞裏聽來尖叫聲……不知不覺地，他也發著怪叫聲！

這個狡猾，有大力的毒蜘蛛，在洞裏掙扎著，踢上的沙有時噴出洞口外，那巨大的軀幹一躍之下，厚紙板也搖了！史克德以全身的力量給壓住於上……

但是有他數量力量的「牠」一躍而上，把蓋子左右搖幌……

「啊！……」

一聲尖叫……「蓋子」給抬上來，被扔掉十呎遠處。

他被一擊，由厚紙板上「滑落」下來！

長著長而尖又密生的「腳」他不覺地大叫一聲！掉下那角的方向……邊滑邊踢走了厚紙板……史克德，飛也似地跑到「繩索」那邊去！

……定神一看！這個黑蜘蛛，身上已被他的大頭矛給「貫穿」身子，爬上地面，他

想跑了！……但是

「不！不！不能逃！……」

大聲喊叫道，自勉了！

這個「畜牲」雖向他這邊來！但是……不知怎麼的，一躍上空，給墜落下來……原來……史克德領悟了！牠是爲了「拔」去身上的「大頭矛」而掙扎著的呢！……

……對！現在！現在就得跑呀！沒有趁著這個不可失的機會「逃」被一撲，一定「

沒命」……不覺地……他的手上握上一把「鉤子」……爬山用的鉤子，他拖著繩索，抓住「鉤子」跑了！……

毒蜘蛛，鮮血淋漓，在地上掙扎著……

……突然間，牠的「努力」並沒有白費，貫穿身上的「大頭矛」脫落了！牠向著史克德這邊來！

史克德靈機一動，把手執的「爬山用鉤子」給伸長了六呎左右，如「鏈球選手」一般，揮動它起來……「鉤子」有如李小龍的「鏈刀」一般，在空中發著「咻！咻！」的吼叫聲，迴轉起來。

毒蜘蛛，仗著牠，巨大的身子，旋轉著，牠向他這邊闊步邁進，毫無恐懼，史克德做生死的抵抗……不知迴旋幾次，牠向前進來，只聽見

「嘶！」的一聲響……「鉤子」終於鉤上如「球根」般的「巨大軀幹」

「毒蜘蛛」這個傢伙，立即向後倒退，由上而向下墜落的聲響……「轟隆」一聲，他趁機，把鉤子的繩索給纏住在木片……毒蜘蛛仍被「鉤住」向前猛撲過來！

在這個剎那！牠把長而有力的「毛腳」給抬高之後，從上頭，狠狠地猛甩下來……幾乎給拉去的當兒，繩索已經無法再拉長了……千鈞一髮，他看危機萬分，放下了繩索，爬在地面，溜「了」！

毒蜘蛛，見了「血」愈加兇猛……把後腳站立之後，使前腳在空中一幌動，打開牠的大顎，從上部猛撲下來，這個時候那插上牠身子的鉤子繩索，向那邊給拉回去……

史克德，忽而一看，剛剛，牠掙扎而脫落的「大頭矛」染著粘滑的鮮血，給橫倒在地面，他立即把他用砂給一灑，去除粘滑之後，撿起它來，向牠採取攻擊姿勢……

那個傢伙也作生死之鬥，再撲個正著來，「大頭矛」的尖頭，「正中下懷」鮮血湧上來，牠却不願露出「倦狀」再三撲面而來……

有頭有腦的他，一閃，一躲，一刺……終於把這個毒蜘蛛，給刺成「千創百孔」牠已經不能再「尖叫」了！蜘蛛開始後退，或許因流血過多，有氣無力，……牠站立的腳抖動著……

史克德看了這情景……不由得起了憐憫之心……看牠奄奄一息，在死亡線上作最後的掙扎……不知怎麼的，想給「好死」之念油然而生。

除去牠的「痛苦」史克德站穩了姿勢，一步一步，小心翼翼地挨近去……這個毒蜘蛛雖「奄奄一息」但是還是盡了最後的一口氣，躍身，猛撲過來……

「呀！……」一喊，大頭矛，刺上牠正中，似乎中了心臟……只見牠全身引起了痙攣……牠抖動著……在瞬間把巨大的軀幹，給「砰」的一聲響，倒在血泊裏去……

費盡了平生力氣的史克德，再也支持不下了！一搖一擺……能崩潰似地倒了下去！

他躺下砂丘上，眼睛閉下……不知過了多少時候……醒過來「仰起身來，把」砂一把抓……想給站上來……「嗚！……」一聲，不由得呻吟了！

……眼睛打開一看……數碼之前，巨大的「死蜘蛛」死屍……那鉅大的身子……那

死屍長出了七隻腳，已向四方”散倒”著……四下都靜悄悄的……

把外頭一看，已經夕嵐暮靄的時分……昏黑以前必須下了”山崖”去……

史可德，站起來……向”毒蜘蛛”那邊走去……他必須把”鈎子”帶回去，他從”死蜘蛛”的死屍上，把”鈎子”拔上來……在沙上給擦淨了……把身子，一搖一擺，拖著鈎子一步一步向前挨去……

……”恐怖之夜”算過去了！不必蓋上”紙盒蓋”也高枕無憂，終於達到”目的”

把”鈎子”鈎住於山崖上，抓住了繩索而下……一口氣，到椅臂來了！在此地”歇一會兒……一分鐘光景，再向前進……把手抓住在”繩索”下去……

「啊！……」

他”墜落”而去，手裏還抓住著繩索……被摔在地面，……但是沒有一點恐怖感……

……只吃了些驚！墜下的地方，竟是”彈簧”上……

這一”墜落”仔細一看，原子”鈎子”因”體重”伸直了！

幸好！在彈簧上”落地”不然骨頭就酥！

安靜下來，有如被”騙”一般，這深度，大概”一百碼”有吧！奇蹟！真是奇蹟！不僅是”墜落”在彈簧上，沒有一點膚傷，沒有跌死……真是”神估”！

怎麼有這種”奇蹟”？對！這是體重有關的，現在的體重，和以前完全不一樣，因為現在的體重而言，從百呎高摔下來！還是毫無損傷……

現在太輕了！彈簧足以”支持”……這一如螞蟻一樣，牠們不管從什麼高處摔下來，也馬上轉起身來”走”了！這就是這個道理了吧！

史克德，搖搖了首，向”麪包屑”那邊走去……抱起一塊大大的，掉頭就走回海綿墊來，而且吃完之”飯”走進”隧道”裏喝水去！

這個”夜裏”史克德才過著高枕無憂的日子！

七吋時的回憶

「把我放下來呀！……」

史克德尖叫著……

他只能這樣說了！女兒貝斯把“他”緊抓在手裏……整個“胸部”給緊壓，幾乎窒息而死……眼前出現「螢火虫」。

她——女兒——貝斯，把他放到“娃娃之家”的門口去，他抓住在走廊的欄杆，氣喘如牛地……貝斯看了這個情景給嚇壞了！……

「我想把您帶去的呢！……」

他把“貝斯”盯住了！連一句話的不說地，走進“娃娃之家”去，順手把門“砰”的一聲，狠狠地關了上去……

「我沒有意思，給爸“吃苦”的呀！……」

貝斯自己說著，啜泣起來！

想像中的事兒出現了！有了這麼一天的事！老早就預料到……這樣一來，沒有告訴愛妻露伊斯，叫貝斯不要靠近來……後果是不堪設想的……

——貝斯：向外頭走了去！門扉給狠狠的關上……“娃娃的家”搖幌了！……這一

次的“災殃”是這樣引起的，貝斯從外頭回來之後，看我在外頭“走”，走了那遙遠的旅程“看了”憐憫“我的處境而做的「見義勇為」而行的……

貝斯，把“父親”一把抓，給抓上手中……她根本沒有辦法體會到“縮短病人”的心境，所以她的「所作所爲」是沒有罪愆的……但是……

史克德，給這一“握”幾乎被捏死了！全身陣陣作痛，好在沒有“骨折”的樣子！向上，仰臥……看上昏暗的天花板……不覺地……剛剛的“情景”又給浮現眼前……實在“不堪回首”……

雖然不很顯著，……但是身子開始縮短以來，他和女兒之間的距離，與日俱遠！為此會失去愛妻的“愛”這是預料中的事。但是要失去“女兒”這就“百感交集”了。怎麼，世界上只有我？……

回想起來！被這“原因不詳”的恐怖的縮短病纏住之後，在接受沒有把握的治療的時候，打從那時候起……和貝斯的談話，也不能穩定情緒……

從醫院裏回來，那時已經是“絕望”的時候，群醫束手無措，要他回去家裏，好好靜待“報佳音”來！這時候算來還「正常」為“女兒”的父親是“夠資格”的。

把貝斯抱在腿上，教她讀書，識字……陪她睡覺……但是身子的縮短日趨顯著……在心底下自個兒想……這個獨生女——貝斯——她的心目中一定沒有「父親」這個人的存在了吧！……

由兒女來說，「父親」必須具有「它」的條件，它得具有魁梧的體格，強健的體魄，這兩者就有「它」的權威，而且有一「神」的，但是，目前……這麼小的「神」已經沒有「它」的尊嚴可言。

他和貝斯同大小的「身高」，又日漸矮下去的時候，聲音也和孩兒一樣「尖又高」了！這個時候，貝斯的態度已經很明顯了！

想給看出，她的「廬山真面目」為「父」的常發出奇妙的叫聲，喜怒無常……經幾天的觀察，由貝斯看來，父親——只不過是個「矮人」了吧！

露伊斯再三叮嚀她：

「爸爸！現在雖然是矮小了！但是……他還是和以前了不起的呀！……」

雖然一再告訴她，也沒有可能了解其意。

幾乎被「抓死」的那一天晚上，史克德使用「麥克風」告訴露伊斯。

「貝斯，絕沒有惡意的呀！……」

「這我知道！但是她不了解，我現在是如何的脆弱……她要知道，必須要對待我，如『娃娃』一般……小心翼翼地……最好不要靠近我好啦！……」

這樣一來，「父女」之間的距離愈離愈遠，不僅如此，有如「斷絕」的感覺！……

搬家

史克德把眼睛打開一看！陽光普照於整個屋子裏，從階梯那邊傳來了「敲鼓聲」

「巨人」，有巨人下來了地下室，是個「大男人」藍色格子的西裝，他的鞋子，有一個磚塊的長度……這套西裝，好像很「面熟」。

「巨人」來到地下室……把四下都給亂了，到處搜尋，不知搞什麼的……他取出藍色的「衣盒」來……

接著兩個小巨人下了樓梯來！

「要不要我幫忙？麥帝伯伯！……」

「沒有！這個太重了！……」

「小的我就有辦法呀！……」

那小小的巨人是貝斯，大巨人是「哥哥·麥帝」，麥帝把張帆布的大椅子以雙手舉起之後，向那邊投去……「隆！……」一聲巨響……響徹了整個地下室……

「這個網球用品，是不是妳的？貝斯……」

兩千呎，足足有的「網球」在地板上「反彈」把地下室都給弄髒了！

史克德，把背靠牆壁，茫然兀知地看著這「突如其來」的大變化。

麥帝哥哥又從「鐵製」的桌上疊得高高的衣盒中，抽出個「衣盒」來。

我看！他們的舉動，得知他們正在「搬家」

「喂！麥帝！你要把我怎麼辦？要我留在這裏嗎？」

他幾乎陷入恐怖，不由得向前跑，不慎踩上衣袖……看樣子，露伊斯、貝斯母女倆是存心把我丟在這地下室而去的呀？……

「喂！麥帝！麥帝！我在這裏！在這裏！……」

比一隻小昆蟲來得小「我」的喊叫聲，他們豈可聽見，麥帝嘆了口氣，向「階梯」

那邊走……史克德的耳朵裏，聽來，拖著衣盒走的「大聲響」但是……現在已不是掩耳的時候！

「等一下！還有的呢！……」

登上階梯口的麥帝回頭過來！史克德以為麥帝聽見了他的「呼叫」不！這不是……

……

「貝斯！妳叫我！是嗎？……」

「是呀！伯伯！還有些我媽的東西！……」

「還有呀！我上去後再來好啦！……」

史克德跑了！跑到「巨人」的鞋子那邊去！抱住在鞋跟，大聲喊道：

「麥帝！不要去！好不好！拜托呀！……」

這個大叫聲，麥帝並沒有聽見！他還是向上面走！……突然，麥帝踩失了腳……失去了平衡，他被「拋」下地板上去！這一摔，可不小。

麥帝「不顧一屑」走了！耀眼的日光，從外頭射了進來……史克德哭了！到今日的「努力」都歸水泡，他看了幾乎有一百呎高的階梯！

——對！麥克跟貝斯說過，還要回來一次！再來取東西“要注意這最後一次機會！……要向露伊斯”展示——我還活著——這是最後的機會，以外沒有方法了吧！麥帝，褲管“下的「摺反溝」這是最好的”躲藏處……

對！相機跳進去，抓住它……

……史克德，再去拿來的「鉤子」如果能跳進槽“裏，給鉤住”溝裏“抓住繩索就夠了！

後門的“網門”開了！砰的一聲響……他趕緊到最下層的階梯下去！把鉤子拿在手裏，準備給“鉤”上去，心臟的跳動加快！這一套“技術”不知是否能一舉成功！

——果然，巨大的鞋子，又下了階梯來，前面的是露伊斯，跟在後頭的是哥哥麥帝，兩個“巨人”的頭部，幾乎在“千碼”之空中，露伊斯的臉兒，不能看見，只知她穿著紅色裙子，發著“十級颱風”大小的風，把地下室，到處走動……

「在那棚架上的東西是我們的呢！……」

「好！我來！……」

只見麥帝向棚架那邊走，他挨近之後，立即把長手伸出去之後，把那“伸出一隻手



臂“的娃娃盒給拖下來。

「從這裏出去之後，我們就可以過『新生活』了！……」

「那當然啦！」

麥帝把箱子給抱上來，旋踵就向階梯那邊去！……現在！現在！除了這個『良機』之外沒有了！

看他要上階梯的剎那，他把『鈎子』投上去——一舉成功，終於鈎上了『褲管』。在這瞬間，他的身子被吊上，飛舞於空中，向下墜落，鈎子的繩索，有時鬆，有時緊……在鬆緊的當兒，身子給震盪，碰上各種東西的角去，他盡平生的力氣，抓住在繩索上。

把大紙盒抱在前面的麥帝，並不見前方，麥帝一不小心，把最上一層的階梯踩失了腳……這個震盪可大，史克德，從繩索鬆了手……向地板掉下去！

史克德的腳底，看『上空』這樣下去！準沒命，但是體重到底是輕的，一到地面，如螞蟻般地轉起身來。

過了片刻……傢俱，一切的東西都載上車子，麥帝把露伊斯，貝斯，母女倆人送到火車站“去，在候車室裏，貝斯看了麥帝伯伯的褲管下，鈎著閃亮的東西，繫著絲線……提醒他……

「喔！這大概是在地下室」鈎“上的吧！……」

麥帝，好像不介意，取下它之後，扔到垃圾桶去……這個時候起，麥帝，貝斯都不再把這件事給重提了！

三吋時的回憶

那天，外頭是大風雪，史克德走出『娃娃之家』在屋子裏，到處走動的時候，貝斯從正門走進裏頭來！

好大的刺骨的冷風，從外面橫掃過來，史克德被這陣大風一掃，給弄到『廚房』的門去！這還好！真是『倒霉』廚房的板門，給這『勁風』吹開了，他給這一陣大風吹到外面去！

他被摔到冰天雪地上去！立即站上來，拍拍身上的“冰雪”喊道：

「貝斯！貝斯！把門開呀！……」

但是史克德的喊叫聲，却無補於事，都給消失於風雪中，連自己也沒法兒聽到自己的聲音似地！大風狠打在他身上，幾乎不能站立！

「混蛋！貝斯！把這個門開呀！……」

他盡平生的力氣，把門踢了！聲音也啞了！這零下天氣，身子幾乎凍僵了！將失去了知覺！四下已成了“銀色世界”

如果沒有趕緊設法，一定凍死的……但是，到底怎麼辦？從那裏躲進去？到那裏去？

地下室的窗子，從裏頭上有鎖的，門嗎？重得無法抬起它來！如果能躲進去，這也無補於事，因為裏頭的氣溫，和外頭是沒有多大差異的呢！

——對！——史克德，把手一拍，似乎靈感來了！打算向“正門”去，如能爬上正門，再攀上“欄杆”就可以按上門鈴了！這樣“叫人”也許能走到裏頭去！

但是，到正門，却有個“大障礙”四下都已經堆高了雪，如果不小心，跌下雪谷裏

，發生了雪崩，這可不得了！冰雪，一直往下“埋”他而死！

如果想“爭”最後一口氣，要“延年益壽”除非這樣做，以外並沒有途徑可循！如果“呆”在這裏，也許會被露伊斯發見，但是這是不能保證的。

已經不能再猶豫了！身子一直戰慄！因氣溫最低，整個身子顫抖不已！……

「好！決定幹了！……」

他主意拿定了！他從廚房的出入口，向冰天雪地中衝著出去，冰雪有如彈性似地，身上並沒有“膚傷”在身上附着了很多很多的冰雪結晶……

但是無法“跑動”——如果插進鬆一點的“地方”不能自拔，勁風把他的頭髮吹靡了！幾乎把他身上的衣服給撕開似地！……

「啊！……」抬頭仰望……上頭有一隻「巨鳥」——麻雀，向他撲個正著，他一撲，失敗了！作急遽上昇之後，再向下俯衝來，他把双臂給向上揮……

巨大的麻雀，又向上急遽上昇，又俯衝下來……想站立起來的時候“牠”拍拍大翅膀……張開了「武士刀」一般亮晶晶的口喙，向史克德猛啄上來！

他靈機一動，隨手抓上一把“雪”向牠擲去，麻雀給這一記擊中了！「吱！」的尖

叫，向上空飛去，繞個“小圈”再窺視機會，想進攻而來！

——他靈機一動，最好的方法是“躲藏”起來，三吋小人，豈能給抵禦得住牠的攻擊。——主意拿定，決定給「躲藏」起來！到那裏藏匿起來！

——對！對！地下室的窗子裏！那邊的玻璃破了一洞！——

那個執拗的麻雀，作了波狀攻擊，史克德，被逼，匍匐到地面前進，黑色的大物體，展開了大翅膀，拍著牠，向前撲過來，又飛上來！他拼命地，把“雪塊”一抓，向牠猛擲過去！

麻雀，那尖銳的口喙向他掠個去！

濕淋淋的翅膀，猛撲他而來！頭部，不知被挨打了幾下，他拼命揮動了兩手……

頭不知幾次碰上麻雀的口喙！……牠一上一下……

巨大的“麻雀”好像不終止牠的「攻擊」執拗地向他攻擊而來！史克德，跑了數吋，就又被拍倒了！爬在雪地上……

倒在雪地上，他盡了平生的力氣，把雪一直往上挖扔！不知幾十下了！他的身子，由頭而下，全濕透了！

這樣，經過了艱辛的“旅程”終能達到“地下室”的窗子來，以窗子爲背，向“牠”把雪塊抓起來，猛擲過去！在不留心的當兒，牠“從頭上給猛啄一擊……鮮血湧上來，再被一撲，撲倒在“地下室”的牆壁去！

史克德，唯一的武器是双臂吧了！竟識逐漸失了……

他好像喊個什麼，向四角型的窗框給衝上去……攀它而上，麻雀趁機，把他的身子猛啄著……

玻璃破了！他「失足」了！啊“的一聲，史克德掉進地下室去！墜落在“窗”下砂丘上。他想，勉強支持下站立上來，但是……到底，無法站上來……又崩了下去！

——大概十分鐘過了吧！廚房的門，被打開的聲音，露伊斯，貝斯……母女，在院子裏走動……邊喊著他的「名字」到處找他。但是倒下去的他……已經無力再喊叫“了！”

……大概過了一個把小時……他從一覺醒來，但是母女在外頭叫他的聲音，不絕於耳……

但是，在目前的情況下，真是無可奈何了！……

到新世界

從遠遠的地方傳來，幫浦的起動聲，不一會兒，開關給關上似地，……四下又恢復了寧靜！

——他們走了！又恢復孤獨，寧靜的世界！史克德想，這個“家”已經人去樓空了！剩下我一個人，舌頭不覺抖動著……

把頭不覺地左右搖，後頭，感覺有些疼痛，這無疑是把鉤子鉤上麥帝的褲管腳，攀住繩索，往上爬的時候，給「大震盪」碰上水泥板時的衝擊而來的。

好在……只有後頭部給打了一下子而已！爲了“療傷”他躺下來，把眼睛閉了上來！……

——
大約半個把小時過去了！他一覺醒來，舒服多了！他勉強支撐著身子給站上來！把四下掃視一看，地下室裏，面目全非……好多好多的東西不見了！

階梯口的門，已經被關上去！大概也被上了鎖吧！他被“關”上這地下室來！……史克德，深深地嘆了一口氣！胸膛在痙攣著……把乾癟的嘴唇，用舌頭去“觸摸”它……

——這，一切的一切都過去了！全歸水泡——
如果在下巴，下了些力量，整個頭部就疼痛不堪，如搭在船中……地下室一直搖晃著……

史克德在冷冰冰的地下室中走動，從“水管”裏取水來喝，回到海綿墊地方來……雖然飢腸轆轆，但是毫無食欲……忽爾倒下地板上去……

抬頭仰望石油槽上面去……已經傍晚時分了！這正是「最後的一夜」
從那個窗子，那個名叫“基沙琳”的女孩子……我透過窗子，看他的僵影。但是她的“臉兒”如今，已經沒有記得她是什麼樣子的女人？

他把身子一翻，側個身睡了！既然，不能出去，從窗子看出去，窗外的樹枝，一直搖曳著，這“大自然”已經是“痛苦”之一了！看那“絕壁”是個令人嘆氣的地方。

把“視線”給移過去，靠在絕壁上的“網球”……特別耀目，順著網球，把眼睛給

看去……重疊的椅子，各種工具……蜘蛛網……把自己的過去，給一直回想著……

「對！……」

他一翻起了身子！躍上來！

頭部、膝蓋的疼痛都給忘了！直向海線墊的那端跑，立即給跳下去！然後向絕壁那邊跑！但是……剛跑了兩步……不覺停住了腳步……

「水，糧食“這兩件東西怎麼辦？……”管他的！……“如今，一切都不需要了！到那邊“大概不必費了太多的時間了吧！

史克德，向懸崖絕壁那邊走去……把自己身子大的鋁門窗框攀上去……然後跳過有個“大轉彎“的平面去，這個「木棒」粗大，而且腳臺也非常良好，更有個方便的是“木棒“的傾斜度非常緩和。

所以要爬它上去，非常地輕鬆……加上自己的體重，比昨天，又輕多了！

他向懸崖上面爬！邊爬邊想！這個球棒，放了這個“樣子“這是偶然的，還是有意……這是“麥帝哥哥“做的……

這個“球棒“從第一個院堯，接著第二個院堯……甚至，向上延續上去……史克德



順著它一直上去……

這樣一小時後，他終於站上棚架上……這個“旅程”走完之後，真是奇蹟，沒有一點疲勞之感！

他向“沙漠”跑！跑到蜘蛛網地方去！史克德，循著網子而上，這個東西，粘粘的，但是已經管不著這些了！

——再過了片刻“走進耀目的光線普照的地方去。勁風，又上頭吹下來，他忽爾停住脚步，站立在那裏發呆著，……從口裏吐出了”口氣“涼風送爽……拂面而過……

「啊！外面！外面！」

他的腦裏，給這一句話塞滿了！外面！外面！……他的心緒很寧靜，向四角窗那裏走，攀上“木框”去！

然後，一躍而下。

——

他把“樹葉”給代墊子，用其他的葉子來做綿被……這樣就安安穩穩睡了！背後的高樓大廈，把後頭的“來風”給遮住……感到非常地溫暖……充滿了希望……

美麗的夜空……在撒丁的黑色夜裏……藍白的“鑽石”似的星兒熠熠地閃爍著，這個“最後的夜晚”沒有月亮……一望無垠的漆黑天空裏……每一個星兒都以閃爍著的針，挖個洞……

星兒……和曩昔一模一樣，沒有一點兒變化，不過，今晚所看的星兒，比往昔美麗多了！

任何人看了星兒……它是一樣大小的，想了這樣，自己不覺地高興起來！果真，他的身子，現在，夠渺小了！但是，放眼一看，地球本身，在宇宙裏，也不過是“水”的一滴吧了！

在這美麗的星空下，在數小時之後，自己將自個兒“消滅”……自己却沒有一點恐怖感！這樣，還有生命的現在是非常寶貴的……

一個難以形容的滿足感，把他包圍著……把“死”這個“恐怖”的事實，擺在眼前，毫無懼色，這臨終前的寧靜，自己也不知道，這勇氣，從何而來……

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……

史克德是個勇敢的“人”沒有任何人的同情，沒有任何人的讚詞……沈著不亂……

他微笑著……

「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了！……」

史克德在這美麗的星空下，懷著“滿足感”“安穩穩地睡著了！”

不知過了多少時間，他還是和平常一樣，醒過來了！以奇異的眼光，向四下掃視！

「喔！奇怪！這是什麼地方？……」

奇怪！這個地方！沒有天空！奇妙的形狀，前面一片藍青色，擴展開來！「天空」給撕開！被“扭歪”了！到處是洞穴，從這些洞裏，照進了亮光！

有如要穿了洞進去似地！從洞的那邊照射了強光來！他慌慌張張地站起來！「啊！」裸著全身，竟是一絲不掛，那衣服到那裏去？

他不由得抬頭仰望，那碧藍的天空！

這個東西，竟在自己的頭上，數百公尺“的地方擴展開來！定神一看！這個竟是他衣服，他的衣服已成了襤褸……

走出外面去看看！那個地方有黃色，褐色斑點，是個視野優良的大平原……這竟是

昨晚睡覺的木葉做成的「床」……

史克德慌了！自己到底要小到什麼程度？

有個“想法”掠過腦海——啊！對！這個就是「微小的世界」極小的世界。昨個兒晚上，我是由地球看宇宙的……這樣說來，宇宙——這個“東西”裏面也是有它的存在！……該這麼解釋！……

我從來是以「人類」的尺度來衡量東西的，因有此觀念，所以沒有感到另有個“極小世界”的存在，這大自然界也是用“尺度”來衡量“它”了吧！

「呎吋」這是人類使用的尺度，在人類而言「零」就是「無」了！但是這大自然裏，沒有「零」這個東西！

難怪數學的老師告訴我們“ $0 \div 0$ ”不定數“由此推理之，自己給如何地縮小下去，絕對沒有被「消滅」的可能，永遠能存在於宇宙之間的……

從一個“次元”……又可到另一個“次元”這樣永恒不滅！

這是個「大自然永恒不滅的定律」

中華民國67年4月1日出版
中華民國67年5月20日再版



超小人的奮鬥：特價三十五元

著者：R·馬西遜
翻譯：劉錦昌
封面：徐進順

發行人：林先知
出版者：文林出版社
台中市柳川東路331號
登記證：行政院新聞局
版台業字第0569號

總經銷處：大山書店
台南市自強街133號
電話：(062) 228769號
郵政劃撥：南32953號 許陳淑笑帳戶

如有缺頁·破損·倒裝·請寄回調換

史克德，領悟了！領悟到，自己絕不會變成孤獨的，伶仃的……寂寞的……“
史克德，唐突地向光線那邊衝著而去，衝進光線的時候……不知被什麼東西所感動，喉頭給哽住，幾乎無法發出聲音，這無疑是因感動而起的……
把大自然界眺望過去，欣欣向榮的青草，承受著陽光的山丘，給和風搖曳著的樹枝與葉，有如透過彩色玻璃而射進來的光線一般……非常漂亮……
史克德，從今天起，得自己去親手辦的事兒多著哩！他的生活充滿著，新希望“不論是衣、食、住、行……樣樣都得親手去辦！必須為自己建立，新生活之基”。
史克德·肯亞利——他已經到另一個「新世界」闖自己的「新天下」去！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一日出版
第貳千三百五十二號



圖書館

五十三頁：圖書人小

至西歷：月：年
日：時：分
冊：第

出版：人
出版：處
地址：市
電話：第

書：大
地址：市
電話：第

地址：市